

四库全书总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七

集部二十

別集類二十

玉井樵唱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尹廷高撰廷高字仲明別號六峯遂昌人是集首有廷高自記載其父竹坡詩一聯蓋卽戴復古石屏集以其父遺詩冠首之意竹坡名棟宋寶祐閒嘗爲紹興府幕官見此君亭詩話而廷高行履不概見惟遂昌志稱其大德閒任處州路儒學教授願嗣立元詩選小傳又謂其嘗掌教永嘉秩滿至京謝病歸與志不同永嘉志乘亦不載其名今案集中有永嘉書所見一首云此邦幸小稔竊祿似有緣又有永嘉任滿代者未至詩又有告病致仕謝掌尚書詩則廷高仕歐及謝病實非無據疑遂昌志失考也其詩氣格不高而神思清雋尚能不染俗氛集中有題虞集邵陶二菴詩則集亦重其筆墨矣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袁桷撰桷有延祐四明志已著錄其集據蘇天爵行狀及元史本傳俱稱五十卷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本也桷少從戴表元王應麟舒岳祥諸遺老游學問源淵具有所自其在朝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入登翰苑凡朝廷制冊助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碩偉麗有盛世之音尤練習學故長於考據集中如南郊十議明堂郊天異制議祭天無閒歲議郊不當立從祀議郊非辛日議諸篇皆成宗初所上其援引經訓元元本本非空談聚訟者所能當時以其精博竝採用之其詩格俊邁高華造語亦多工鍊卓然能自成一家蓋桷本舊家文獻之遺又當大德延祐閒爲元治極盛之際故其著作宏富氣象尤昌蔚爲承平雅頌之聲文采風流遂爲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其承前啓後稱一代文章之鉅公良無愧矣

此山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大正日軍...

...

...

...

元周權撰權字衡之號此山處州人嘗游京師以詩贊翰林學士袁桷桷深重之薦為館職竟報罷然詩名日起唱和日多集中有贈趙孟頫詩云瓣香未展師道微攜琴暫出松蘿中贈虞集詩云遠遊非涉聲利途願謁國丈開襟蕪贈揭傒斯詩云嗟予觀光老賓客瓣香仰止懷生平贈陳旅詩云下榻清風延孺子高樓豪氣臥元龍贈歐陽元詩云牀頭萍綠多矜色長價還從薛下門贈馬祖常詩云絕憐白髮南州士山斗彌高獨仰韓而趙孟頫贈權詩亦有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顧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之句且親為此山二字為額以贈是時文章耆宿不過此數人而數人無不酬答似權亦警氣干諷之流然孟頫等竝以儒雅風流照映一世其宏獎後進迥異於南宋末葉分明標榜之私故終元之世士大夫無鉤黨之禍權與諸人款契蓋文字之相知固未可以依門傍戶論也是集為陳旅所選定旅及袁桷歐陽元等各為之序揭傒斯又為之跋旅本作者故別擇特精旅序稱其簡淡和平無標憤放傲之色桷序稱其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元序稱其無險勁之詞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今觀其詩元所稱尤為知言矣

申齋集十五卷 續修注如 蘇家藏本

元劉岳申撰岳申字高仲吉水人以吳澄薦召為遼陽儒學副提舉不就後授秦和州判致仕是集乃其門人蕭洵所編李祜為之序元季嘗付劄劄久經兵燬顧嗣立元詩選蒐羅至備獨不及此編江西通志亦謂岳申文集今已不傳今此鈔帙僅存亦可云希覲之本矣岳申文宗法韓蘇故其氣骨道上無南宋卑冗之習豫章人物志稱所作簡約峻潔殆非虛語至集中碑誌之作居什之四五尤可據以考證史事如文天祥傳比宋史所載為詳夏貴墓誌稱其出奇計立戰功甚悉而貴之失節偷生絕不為諱且深致惋惜之詞亦非曲筆諛墓者可比觀其不妄許與其文品之矜貴可知也

霞外詩集十卷 浙江錢士 蘇家藏本

元馬孫撰孫字志道號虛中錢塘道士仇遠序是集稱其隱約西湖之濱士大夫慕與之交不過習清虛談淡泊

無一言及勢力聲利冀開序則稱大德辛丑嗣天師張真人如燕主行內應元教名流並翼然景從王子繇馬志道在焉其人蓋在通介之間者也集中鋪張富貴者數篇如嗣師吳真人詩之類頗乖山林之格然所作皆神骨秀騫風力適上琅琅有金石之音雖不能具金鳩摩海香象渡河之力而亦不類酸寒細碎蟲吟草閉觀其述懷一詩殆宋末遺老寄託黃冠而其豪逸後邁之氣無所不可政不以枯寂恬淡為高耳此本為毛晉所刻末有晉跋稱伯雨之後復有虛中今考諸家之序皆作於仁宗大德初年則臻尚在張雨前晉偶失檢也

西巖集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元張之翰撰之翰字周卿邯鄲人元史無傳惟松江府志載之翰至元末自翰林侍講學士知松江府事有古循吏風時民苦荒租額以十萬計之翰力除其弊得以蠲除至今猶祠於名宦祠生平著述甚富晚號西巖老人故以西巖名集其詩清新宕逸有蘇軾黃庭堅之遺文亦頗具唐宋舊格其集據松江府志所載本三十卷今於永樂大典中蒐採綴輯分體編次釐為二十卷雖當時舊本篇頁多寡不可知而約略大數計已得什之六七矣永樂大典所載有標題張西巖集而核其詩文實為張起巖作起巖字夢臣濟南人有華峯漫案類彙金陵集尚行於世與之翰截然兩人殆當世繕錄之人以張西巖集與張起巖集聲音略近故隨讀而譌致相淆亂今並釐正各存其真焉

蒲室集十五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釋大訢撰大訢字笑隱南昌陳氏子居杭之鳳山遷中天竺又主建康集慶寺是集詩六卷文九卷前有虞集序謂其如洞庭之野眾樂竝作鏗宏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雖稱之少溢其量然其五言古詩實足指讓於士大夫閒餘體亦不含蔬筍之氣在僧詩中猶屬雅音又文宗入繼大統改建康潛邸為集慶寺特起大訢居之授大中大夫故雖隸緇流頗諳朝廷掌故若所著王可毅尚書歷任記證以元史文宗本紀皆相符合惟本紀謂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耀珠原作皎住今改正告托歡徹爾原作

脫歡察見等交通親王於是出文宗居海南而是記則謂至治二年詭慝構禍文宗遷海南與本紀相差一年或今改正

傳寫誤元為二故與史異耶集中多與趙孟頫柯九思薩都拉原作薩都高彥敬虞集馬臻張翥李孝光往來之

作而第九卷中杭州路金剛顯教院記第十二卷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並註曰代趙魏公作則孟

頫亦嘗假手於大訢知非俗僧矣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黃玠撰玠姓名不見於史傳惟宏治湖州府志載玠字伯成慈谿人宋黃震之曾孫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游

西湖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與趙文敏游文敏稱許之有卜山集知非稿唐詩選纂韻錄等書獨不載此集之

目或後人以卜山集知非彙併為一編改題此名歟其詩不為近體視宋末江湖諸人惟從事五七言律者志趣

殊高中多勸戒之詞其上者有元結遺意次者亦近乎白居易雖宏闊深厚不能及二人要於俗音嘈囂之中讀

之如聽古鐘磬矣前有自序稱茂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於天者薄故將退藏以終其身又引文中子之說

稱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尤粹然有德之言勝矯語高蹈者萬萬也

續軒渠集十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洪希文撰附錄一卷則其父巖虎詩也巖虎字德章號吾圃莆田人宋末嘗為教諭希文字汝質號去華嘗官

訓導巖虎詩名軒渠集故希文集以續名然軒渠集斷爛不存故摭其遺詩附於卷末舊有希文自序又有

至治辛酉至正壬辰癸巳林以順林以扑卓器之南譽等題詞皆在末刻之前不言原編卷數嘉靖癸巳

其七世族孫紹興知府珠請山陰蔡宗完刊定宗完序稱刪去一百三十五首存四百三十五首編為十卷附刻

一卷則原集五百七十首也王鳳靈序則稱詩二卷為七律一百九十二首古詩九十七首絕句一百首為數

不同又皆不及其詞與雜文此本凡詩三百六十九首詞三十三首雜文十八首與兩序所言皆不符疑傳寫

者又有所刊削也宗完序謂其以山澤之臞出山澤之語譬諸夏鼎商華采雖若不足而渾厚朴素之質使

望之者知爲古器風靈序稱其能以質勝不蔽其情今觀其詩純沿宋格於元末年華縟之風明中葉堂皇之體迴焉不同故二人之論云爾實則清遒激壯亦足落落獨行也惟其以巖虎之詩附希文集未用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之例以子先父究於義未安而篇頁無多又不能如伐檀集之自爲卷帙可以孤行今特升冠此卷置希文集之前如石屏集玉井樵唱之例焉

定字集十六卷別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是集爲其族孫嘉基所刊凡文十五卷詩及詩餘一卷別集一卷則附錄序記誌狀之類櫟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學集中如澄潭贊曰惟千載心秋月寒水儒釋同處我聞朱子附會齋居感興詩句以強合於禪未免自生疵累異乎朱子之所傳然集中諸文大抵皆醇正質實不涉詭誕如深衣考之類雖未必盡合古制而援據考證究與空談說經者有閒惟詩作擊壤集派多不入格顧嗣立元詩選中所稱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柳枝水洒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煙諸句皆沙中金屑不能數數遇之也

長齋詩集十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侯克中撰克中字正卿真定人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旣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首於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書名大易通義年至九十餘而卒今通義已不傳而袁桷所作序尚見清容居士集中可略見克中本末此乃所作詩集猶元時舊刻卷首有毛晉私印蓋汲古閣所藏中閒律體最多而七言律爲尤夥卷一卷二皆咏經史之作卷八爲諧音格乃每首全以音通字異者相叶如一東叶同峒桐銅童二冬叶鏞庸容墉蓉之類凡七言三十一首五言二十一首亦克中自創之格爲古所未有其詩頗近擊壤一派多涉理路而抒情賦景之作亦時有足資諷咏者昔唐汝詢幼而失明長而能詩始蔑一集明人詫爲古所未有而不知克中已在前是亦足爲是集希傳之證又汝詢能註唐詩解而

克中乃至能詰經是所學又在汝詢上矣

知非堂稿六卷

江西巡撫
揆進本

元何中撰中有通鑑綱目測海已著錄據中自序所著尚有易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吳才老叶韻補遺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通書問一卷蘇邱述遊錄一卷措頤錄十卷今自通鑑測海以外惟通書問及此集僅存然自序稱有知非堂彙十七卷外彙十六卷顧嗣立元詩選載知非堂彙十七卷與自序合王士禎居易錄作十六卷亦與自序外彙合此集止六卷似非完書然嗣立之所錄與士禎之所稱者已均在此六卷之中又似無所亡佚者豈後人傳寫或合併其卷數抑或重為選錄汰其繁冗故篇帙雖減而名章雋句一一具存歟詩集之富唐無若白居易宋無若陸游楊萬里而珠璣並存往往使後人以多為憾是編佳製具存而蕪詞較少可謂刊糟粕而存菁華即非足本亦不必以不完為歉矣

雲林集六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元賁奎撰奎字仲章宣城人官集賢直學士追封廣陵郡侯諡文靖李黼為之狀馬祖常奉敕撰碑皆天下重望也所著有雲林小彙聽雪齋記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彙上元新錄南州紀行凡百二十卷明永樂開徵入祕府家無副本遂絕不傳惟雲林小彙宋濂所序者尚存其會孫蘭家洪熙中福州陳嶷復序而傳之宏治間其裔孫元禮復采諸書所載奎詩及遺文二篇附益成編是為今本奎詩格在虞楊范揭之間為元人巨擘王士禎居易錄論其境地未能深造殆專以神韻求之歟吳澄跋其文彙稱其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惜今不可得見矣卷末增載見婦人偶興二首鄙俚穢褻必委巷附會之說元禮不知而悞收之其為謬陋不止謝康樂集載東陽溪中贈荅也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元郭豫亨撰豫亨自號梅巖野人里籍未詳據其自序則至大辛亥作其書名蓋取宋晏殊詞唱得紅梅字字香

句也離騷偏摘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漸有賦詠而偶然寄意視之亦與諸花等自北宋林逋諸人遞相矜重
暗香疎影半樹橫枝之句作者始別立品題南宋以來遂以咏梅為詩家一大公案江湖詩人無論愛梅與否無
不借梅以自重凡別號及齋館之名多帶梅字以求附於雅人黃大輿至暫詩餘為梅苑十卷方回作流奎律髓
凡詠物俱入著題類而梅花則自立一類此倡彼和香雜不休名則耐冷之交實類附炎之局矣豫亨在至大中
距南宋之末未遠故亦染山人之積習前後二集詠梅七律至二百首與張洽之數相等然洽詩層見疊出總不
出幽香高格耽寂避喧之意描摹窠臼未免厭觀豫亨則集句為之又開新境且屬對頗能工巧亦勝李龔翦綃
集之多集絕句一花一石時逢佳勝存備詩家之小品固亦無不可矣

中菴集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敏中撰敏中有平宋錄已著錄元史載敏中中菴集二十五卷文淵閣書目作五冊不著卷數梁維樞內閣
書目不載其名則是時官書已佚明藏書之家惟葉盛葉竹堂書目僅著於錄亦無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
有其名而獨作三十五卷與史不符蓋虞稷所列諸書乃徧徵各家書目為之多未親見其本故卷數多譌存佚
不確未可盡援為據也蘇天爵元文類中僅載其賀正且表忠獻王廟碑二首其他作則不槩見今從永樂大典
所載蒐羅哀輯以類編次尚可得二十卷則所佚者不過十之二三矣其詩文率平正通達無鉤章棘句之習在
元人中亦元明善馬祖常之亞本傳稱其文理明辭備韓性原序亦謂其不藻績而華不琢鏤而工戶樞門鍵庭
旅陞列進乎古人之作固不誣也史稱敏中為御史時劾權臣僧格 原作桑哥今改正 為集賢學士時上書陳十事其文

今皆不見集中殆已散佚集中有星變奏議皇慶改元奏議則為本傳所未及蓋史佚之其金石之文如巴 延原

伯顏今廟碑哈刺哈斯原作哈刺沙 沙札該原作純直 當達里原作大達 耀珠原作咬住 布哈爾原作不阿 李唐諸

神道碑記大智全寺碑閉極寺碑皆承詔撰述之作今考元史哈刺哈斯傳即用敏中所撰墓碑然不載其在宗

正時從世皇北巡猝遇亂突出破敵事又不載其中書省時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

人材顯晦年穀豐歉采可行行之數語又度地置兩倉句兩字譌爲內字沙札該傳亦用敏中碑而其于當達里
論降襄陽取漢口破襄城功不在沙札該下而沙札該傳末乃僅附其子昂阿喇原作昂阿喇今改正名無一語及當達里
事尤爲舛漏蓋元史倉猝成書疎脫實多不但重複割裂如顧炎武所譏則是集之存併可訂史傳之譌異不徒
貴其文章矣

王文忠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王結撰結字儀伯定興人仁宗在潛邸時以薦充宿衛及卽位遷集賢直學士元統中官至中書左丞文忠其
諡也事蹟具元史本傳史稱結有集十五卷王圻續文獻通考所載亦同今久散佚惟散見永樂大典者採摭排
比尚得詩一百三十四首詩餘十三首編爲三卷又雜文九首爲一卷問答五首爲一卷善俗要義三十三條爲
一卷共成六卷結爲元代名臣張珪稱其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今觀是集殆非虛語詩多古體大
抵春容和平無鉤棘之態文亦明白暢達不涉雕華其中上宰相論八事書乃結年二十餘遊京師時所作平生
識力已具見於是問答五條皆與吳澄往復之語或闡儒理或明經義可略見其學問之根抵善俗要義乃結爲
順德路總管時所作以化導閭里凡教養之法纖悉必備雖瑣事常談一而委曲剴切謀畫周密如慈父兄之訓子
弟循吏仁愛之意諒然具見於言表尤足以見其政事之大凡統觀所作所謂詞必軌於正理學必切於實用者
也固不與文章之士爭詞采之工拙矣

靜春堂集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袁易煥易字通甫長洲人不求仕進部使者擬薦於朝謝不應行中書省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旋亦罷歸
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或棹舟載筆床茶竈古器游於江湖趙孟頫嘗爲畫臥雪圖
稱易與龔璣郭麟孫爲吳中三君子是集乃易歿之後其子泰所編延祐四年龔璣爲之序推之甚至然以王安
石擬之殊不相類卷末有厲鶚跋擬以黃陳亦未盡然易詩吐言天拔於陳與義爲近與黃庭堅之鏗鏘剴削陳

師道之深刻瘦硬其門徑實各別也有元作者綺縠居多易詩雖所傳無幾而風骨道上固足以高步一時龔璠等所作集序墨蹟至明正統中尚存吳訥題其卷末深致向往蓋其人品詩品均有動人遐想者矣

惟實集八卷外集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劉鸚撰鸚字楚奇永豐人皇慶間以薦授揚州學錄累官江州總管江西行省參政守韶州以贛寇圍城力禦不支被執抗節死其事甚烈明初修元史失於採錄不爲立傳併佚其名近邵遠平作元史類編始爲補入忠義傳然亦僅及其死節一事其生平行履則已不可考矣集爲其子遂述所編初名鸚溪文獻其稱惟實集者蓋本其祖訓以詩道貴實之語也鸚嘗官翰林修撰與虞集歐陽元揭傒斯等遊所居浮雲書院諸人皆有題咏元爲序其文集稱其詩六體皆善後斯序亦謂其高處在陶阮之間雖友朋推挹之詞例必稍過其量然今觀其集大都落落不羣無米鹽齷齪之氣可以想見其生平二人所許亦不盡出標榜也且鸚身捍封疆慷慨殉國千秋萬世精貫三光卽其文稍不入格亦當以其人重之況體裁高秀風骨清道實有卓然可傳者乎外集二卷皆前人序記輓詩乃其裔孫于廷等所重輯今仍附之集末以補史傳之闕漏焉

勤齋集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蕭耒撰耒字維斗奉元人歷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謚貞敏事蹟具元史儒林傳耒卒於仁宗延祐五年詩文多散佚順帝至正四年蘇天爵官西臺始哀輯其遺藁得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府二十八篇分爲十五卷官爲刊版於淮東蓋距耒之歿幾三十年矣自明以來刊版久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存崖略謹依類編輯得文四十二首詩二百六十一首詞四首蓋爲八卷按焦竑國史經籍志稱蕭耒勤齋貞敏集而永樂大典但題作勤齋集頗不相合然姚廣孝等修輯永樂大典距至正刊版時未遠其所據本當卽天爵所編不容有誤殆焦竑誤增其文也又按天爵滋溪集載耒墓誌銘一首稱耒於六經百氏無不通尤精三禮及易且邃於六書初鑿土室終南山下以經傳列左右思索其義至於忘寐者三十年乃表裏洞徹關輔自許衡倡明理學

之後料實繼之爲文悉本諸經元史亦稱料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爲一代醇儒今考其文氣格雖不甚高而質實簡潔往往有闕名教其辭儒學提舉書及辭免祭酒司業等狀尤可見其出處進退之大節詩非所長而陶冶性靈絕去纖穠流派亦足覘其志趣之高焉

石田集十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人居靖州之天山高祖錫里濟蘇

原作錫里吉思今改正

金末爲鳳翔兵馬判官子

孫用以官爲氏之例遂稱馬氏曾祖雅哈

原作月合今改正

從元世祖南征因家於汴後徙光州延祐中初復科舉祖常

鄉貢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察御史劾罷丞相特們德爾

原作鐵木迭兒今改正

旣而特們德爾復

相修怨黜爲開平縣尹因避禍退居特們德爾死乃除翰林待制累遷禮部尚書尋參議中書省事元統初拜御

史中承轉樞密副使乞歸至正四年卒諡文貞事蹟具元史本傳是集凡詩賦五卷文十卷名石田者以所居

有石田山房也其文精贍鴻麗一洗柔曼卑冗之習其詩才力富健如都門壯遊諸作長篇巨製迴薄奔騰具

有不受羈勒之氣至元閒蘇天爵撰文類錄其詩二十首文二十首視他家所收爲夥又請於朝刊行其集而

自爲之序稱其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效慕之文章爲之一變與會稽袁桷蜀郡虞集東平王構更迭倡和

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蓋大德延祐以後爲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等數人爲之巨擘云

渠菴集十五卷

永樂大典本

元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徙於奉元恕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開授國子司業辭不拜陝西行臺侍

御史趙世延請置寧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延祐六年立皇太子召恕爲奉議大夫左贊善明年英宗繼統以疾歸

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復辭不赴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所著渠菴

集本三十卷至正初陝西行臺御史觀音保潘惟梓等始刊布於江淮趙郡蘇天爵爲之序文淵閣書目亦載

有集卷文集一部八冊，始經籍志乃作二十卷，疑傳寫誤也。自明以來久佚，不傳。故葉氏菴竹堂書目見氏寶文堂書目，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中頗散見其詩文，謹鈔撮編，集分類排比，釐爲五十卷。詩五卷，視原本尚得半焉。其平生著作不事粉飾，而於淳厚敦朴之中，時露峻潔峭厲之氣。賈仁行狀稱其於詩喜陸放翁於文慕周益公富珠哩，狎神道碑又稱至元三十一年國史修世祖帝紀，采事四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寧王辟爲掾，典司編錄，故於元初典故最爲詳贍。集中誌狀諸作多有可與金元正史相參訂者。惟祈禳青詞本非文章正體，怨素以明道與教自任，更不宜稍涉異端，乃率爾操觚，殊爲失檢。今以其原集所有，姑附錄之，而並糾其失於此焉。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元虞集撰集，有平稿記已著錄。此集凡分四編，曰在朝藁，曰應制藁，曰歸田藁，曰方外藁。其中詩藁又別名芝亭，永言據金華黃潛序以是集爲集手自編定，然其天藻詩序云友人臨川李本伯宗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又賦謝李伯宗題云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藁二百餘篇錄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十一月間憲韓公徵先生文藁本與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藁二十卷，應制藁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方外藁六卷，所言與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園遺藁前有至正己亥眉山楊椿序以爲集季子翁歸及其門人所編與李本序合，蓋集母楊氏爲衡陽守楊文中之女，楊椿卽其外家後人，其言自當無誤。亦可證黃潛所云之不足據，是編爲李所定無疑也。自元暨明屢經刊雕，然皆從建本翻刻，亦間有參錯不合。蓋多出後人竄改，要當以元本爲正矣。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理極數窮，無往不復。有元一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爲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爲大宗。此錄所收雖不足盡集之著作，然菁華薈粹已見大凡，迹其陶鑄羣材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明人夸誕動云元無文者其殆未之詳檢乎。

元虞集撰其從孫堪編蓋以補道園學古錄之遺也凡古律詩七百四十一首附以樂府刻於至正十四年考
哀錄集之遺文者別有道園類彙以校此編類彙所已載者僅百餘篇類彙所未載者尚五百餘篇集著作雖
富而散佚亦多當李本編學古錄時已有泰山一豪芒之歎則雲煙變滅者不知凡幾堪續加蒐訪斷綴成編
縱未能片楮不遺要其名篇雋製挂漏者亦已少矣集中題花鳥圖二首元詩體要作揭傒斯詩今觀其格意
於揭為近或堪一時誤收亦未可知然元音及乾坤清氣集均載是詩又題集作此當從互見之例疑以傳疑
不足以為是書病也

楊仲宏集八卷 內府藏本

元楊載撰載字仲宏浦城人後徙杭州初以布衣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調海船萬戶府照磨會仁宗復行科
舉之制遂登延祐二年進士授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終於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事蹟具元史儒學傳焦茲國史
經籍志載楊載仲宏集四卷此本八卷不知何人所分元代詩人世推虞楊范揭史稱其文章一以氣為主而於
詩尤有法度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云蓋宋代詩派凡數變西崑傷於雕琢一變而為元祐之朴雅元祐傷
於平易一變而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江湖諸人欲變之而力不勝於是仄徑旁行相率
而為瑣屑寒陋宋詩於是掃地矣載生於詩道弊壞之後窮極而變乃復其始風規雅瞻雍雍有元祐之遺音史
之所稱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韻不及揭傒斯權奇飛動尤不及虞集而四家並稱終無忤色蓋以此也
瞿宗吉歸田詩話曰楊仲宏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挾書萬里朝
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窗閒夜雨銷銀燭城上春雲壓綠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縉經白馬馱沈雄典實先叔
祖每稱之長篇如古牆行梅梁歌亦皆為時所稱夫人瞿氏余祖姑也嘗以仲宏親筆草窠數紙授予字畫端謹
而前後點竄幾盡蓋不苟作如是則載於是事亦以苦吟得之者矣陶宗儀輟耕錄曰虞伯生先生楊仲宏先生

同在京口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云云竟謂載詩在虞集上則非其實也

范德機詩七卷

山東巡撫
孫進本

元范梈撰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以薦為左衛教授遷翰林院編修官出為嶺海廉訪使照磨歷轉江西湖東後遷翰林應奉又改閩海道知事移疾歸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使經歷以母老未赴明年母喪竟以毀卒所著有燕然臺東方臺豫章臺侯官臺江夏臺百丈臺凡十二卷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併葉子奇草木子載梈有與危素同晚步得雨止修竹閒

案諸本多誤問為
開今據原本改正

流螢夜深至二句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云

云卽今集中蒼山感秋詩也其語清微妙遠為詩家所稱然梈詩豪宕清道兼擅諸勝實不專此一格閩書又載

其為閩海道知事時以文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作閩州歌述其事廉訪使遂奏革其弊歌今亦載集中然其事可記其詩則語頗近俗與沈作喆哀扇工歌僅相伯仲尤不當以是槩梈也揭傒斯序其集曰虞伯生稱德機如唐臨晉帖終未逼真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嶮嶮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一人碧萬里云云傒斯之語雖務反虞集之評未免形容過當然梈詩格實高其機杼亦多自運未嘗規規刻畫古人固未可以唐臨晉帖一語據為定論矣

文安集十四卷

編修汪如
藻家藏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延祐初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助教告歸復召還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與修經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講學士總修遼金宋三史卒於官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事蹟具元史本傳傒斯與虞集范梈楊載齊名其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大典冊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為鉅製獨於詩則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一手然神骨秀削寄託自深要非孺紅姸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虞集嘗曰其詩如三日新婦而自目所作如漢庭老吏傒斯頗不平故作憶昨詩有學

士詩成每自誇句集見之苔以詩曰故人不宥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且
題其後曰今日新婦老矣是二人雖契好最深而甲乙間乃兩不相下考楊維禎竹枝詞序曰揭曼碩文章居處
之次如歐之有蘇會其殆定論乎顧嗣立元詩選載侯斯詩題曰秋宜集今未見焦茲國史經籍志載侯斯集一
卷今亦未見此本凡詩四卷又續集二卷制表書序記碑誌雜文八卷乃其門人錫喇布哈原作變理溝
化今改所編錫
喇布哈字元普泰定四年進士第九卷有送錫元普序即其人也所編雖不足盡侯斯之著作然師弟相傳得諸
親授終較他本為善觀元詩邊所載秋宜集中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絕句曰步出城南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
雪中故人從此去乃割裂漢樂府半首為侯斯之詩則所收必不甚精矣

翠寒集一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宋无撰无字子虛蘇州人嘗舉茂才不就是集前有自序又有元貞乙未趙孟頫序延祐庚申馮子振序然卷
末有題孟頫遺墨詩不應有孟頫序以自序考之蓋此本為无晚年自定子振為序而刻之孟頫所序乃其少作
以其名重仍刊以冠集耳子振序仿李中碧雲集序例摘錄其佳句甚悉所舉如古研歌之神媧踢雲去補天墮
下一團焦黑煙殆癩癩不復成語又如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之句亦欠自然然其他品題大抵精
當統觀其集七言古體純學李賀溫庭筠時有雋語樂府短章往往欲出新意而反失之纖五言律詩五言長律
最為擅長七言絕句次之七言律詩又次之五言古詩集中惟建業懷古一首亦僅如拗體律詩句句對偶特平
仄不諧耳蓋才所不近避而不作也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檜亭集九卷浙江鮑士
菴家藏本

元丁復撰復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游京師與楊載范梈同被薦而復辭不就放情詩酒浪迹江淮閒凡三徙居
晚乃僑寓於金陵之城北平生所作不下數千篇脫棄即棄去故多所散佚其壻饒介之及其門人李謹之各據
所得蒐輯成帙介之所編稱集謹之所編稱續集今皆未見其本此本乃至正十年南臺監察御史張惟遠合二

集編爲九卷刊於集慶學舍者其稱檜亭蓋以所居有雙檜復日哦詩其下因以爲名集中有次韻介之雙檜亭詩卽其地也復詩不事雕琢而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氣橫溢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性殆不可勝者幾乎近之偶桓乾坤清氣集多錄其詩如餞趙公子送王伯庸郭生生子諸詩字句或有小異殆由傳本各殊又蘭堂上人之金陵因寄憲府張使君諸詩此集不載則遺棄散落人閒饒介之等偶然未見者矣

伊濱集二十四卷

永樂大典本

元王沂撰沂字思魯先世雲中人徙於真定父元父官至承事郎監黃池稅務馬祖常石田集有所作元父墓碣銘敘其家世甚詳而沂始末不槩見今以集中所自述與他書參考之尚可得其大略據馬祖常碣銘稱與沂同榜則當爲延祐初進士據集中送李縣令序則嘗爲臨淮縣尹據義應侯廟記稱延祐四年佐郡伊陽考地理志伊陽在嵩州則嘗爲嵩州同知又詩中有綸巾羽服臥伊濱之句則集名伊濱亦卽起於此時據祀南鎮北嶽諸記則至順三年嘗爲國史院編修官據送瞿生序及胡節母詩序諸篇則元統三年嘗在國子學爲博士據送余闕序稱元統初佐考試見闕對策云云則嘗入試院同考而余闕實爲所得士據祀西鎮記御書跋諸篇則至元六年嘗爲翰林待制竝嘗待詔宣文閣又宋遼金三史成於至正五年而書前列修史諸臣有總裁官中大夫禮部尚書王沂之名則是時已位至列卿其後遷轉遂不可考疑卽致仕以去然集中王寅紀異詩有王寅仲春天雨雹南平城中晝驚愕自從兵革十年來頌洞風塵互沙漠之句又隣寇逼境倉皇南渡詩有隣邑舉燧燧長驅寇南平中宵始聞警挈家速遠行之句又有寓吉安林塘避桃林兵警詩王寅爲至正二十二年正中原盜起之時距沂登第已五十載尚轉側兵戈間計其年亦當過七十矣沂歷躋館閣多居文字之職廟堂著作多出其手與傳若金許有王周伯琦陳旅等俱相唱和故所作詩文春容和雅猶有先正軌度惜其名不甚著集亦絕妙流傳逸錄元詩者并不能舉其名氏今從永樂大典中哀綴編次釐爲二十四卷庶梗概尚具不至遂就湮沒焉

兩江總督
採選本

元吳萊撰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復科舉之制以春秋貢於鄉試禮部不第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蕪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僅四十四其門人金華宋濂等私謚為淵穎先生據其謚議取經義元深為淵文詞貞敏為穎也萊與黃潛柳貫竝受業於宋方鳳再傳而為宋濂遂開明代文章之派故年不登中壽身未試一官而在元人中屹然負詞宗之目與潛貫相埒遺藁甚夥濂為摘其有關學術議論之大者編為斯本青田劉基序之碑文謚議一卷別為附錄張綸林泉隨筆曰吳立夫論倭書蓋其十八歲所作規模仿司馬相如論蜀文其末所述論其王之言雖古之辨士莫能過也其他大游觀日兩賦與夫形釋泰誓論補牛尾歌等篇皆雄深卓絕真先秦兩漢間作者黃潛亦稱其文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皆未免溢量胡助謂他人忠其淺陋而萊獨患其宏博斯為篤論矣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實舉以配楊維禎而其所選七言古詩乃錄萊而不錄維禎蓋維禎為詞人之詩萊則詩人之詩恃氣縱橫與覃思冶煉門戶固殊士禎論詩絕句作於任揚州推官時而古詩選一書則其後來所定所見尤深也

黃文獻集十卷

浙江鮑上
恭家藏本

元黃潛撰潛有日損齋筆記已著錄其文原本經術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宋濂王禕皆嘗受業焉濂序稱所著日損齋稿二十五卷潛歿後縣尹胡惟信欽梓以傳又有危素所編本為二十三卷今皆未見此本乃止十卷前有嘉靖辛卯張儉序稱舊本頗闕失且兼載其一時泛應異端之求者恐非公意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為筆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尹沈璧陳珪重梓以傳云云則儉已有所刊削非濂所序之本卷首題虔守愚張儉同校一行又題溫陵張維樞重選會稽王延會補訂一行則二人又有所竄易併非儉所刻之本卷數不同有自來矣明人誕妄凡古書經一刊刻必遭一塗改數變之後遂失其真蓋往往如此然有所私損未必有所私益雖殘闕不完尚可見潛之崖略也

元歐陽元振元有拯荒事略已著錄元平生三仕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朝廷高文典冊多出其手揭傒斯作元集序稱有曰詩流者三卷曰鈔中者十卷曰驅煙者十五卷曰強學者十卷曰述真者三卷其門人王師模所編明宋濂序則謂原集一百餘冊皆燬於兵惟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二十四卷其孫祐持編錄之此本詩賦四卷文十一卷附錄一卷題宗孫銘鏞編集又非祐持之舊矣孔齊至正直記曰歐陽元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誇誕時人謂文法不及虞集揭傒斯黃潛而事實不妄則過之然榮濂稱其文如雷電恍惚雷雨交下可怖可愕及乎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實亦未減於二人也虞集道園學古錄有送元謁告還瀏陽詩曰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道真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蓋集父教授於潭州見元文大驚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汝並駕齊驅故集詩云然然則元發軔之初聲價已與集相亞矣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浙江總士
恭家藏本

元柳貫撰貫字道傳浦江人大德四年薦為江山縣教諭延祐四年授湖廣儒學副提舉六年改國子助教至治元年遷博士泰定元年遷太常博士三年出為江西儒學提舉至正元年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僅七月而卒故世稱柳待制焉事蹟附載元史黃潛傳貫雖受經於金履祥其文章軌度則出於方鳳謝翱吳思齊方回龔開仇遠戴表元胡長孺其史學及掌故舊聞則出於牟應龍具見宋濂所作行狀中學問淵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經術精湛閱肆與金華黃潛相上下早年不自存橐年四十餘北游燕始集為游橐其後有西雖橐容臺橐鍾陵橐臺靜儉齋橐西游橐蜀山橐至正十年余闕得橐於貫子卣以濂及戴良皆貫門人屬其編次凡得詩五百六十七首文二百九十四首勒為二十卷闕及危素蘇天爵各為之序濂為之後記天爵序又稱有別集二十卷今未見其傳本考濂記稱尚餘詩九百七首文二百四十八首謄為二十卷授先生子卣藏之

蓋刪汰之餘本未刻也以數計之詩僅存十之四文僅存十之六立其簡擇之精矣附錄一卷雜錄語敕祭文像贊行狀墓表之屬不知何人所編卷首亦題曰柳貫著其謬陋可想又墓表今在黃潛集中而題曰戴良記外駁尤甚以所記較史爲詳尚可考貫之始末姑仍其舊本存之云爾

閒居叢藁二十六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元蒲道源撰道源字得之號順齋世居眉州之青神徙居興元初爲郡學正罷歸皇慶中徵爲國史院編修官進國子博士年六十矣越歲復引疾去後十年召爲陝西儒學提舉不就迹其生平恬於仕宦大抵閒居之日爲多故其子機哀輶遺文題曰閒居叢藁凡詩賦八卷雜文樂府十八卷詩文俱平實顯易不尚華藻黃潛爲之序稱國家統一海宇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爲文皆雄渾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風流未墜皇慶延祐閒公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譬如良金玉不假鍛鍊雕琢而光耀自不可掩云云亦言其文之真樸也蓋元大德以後亦如明宣德正統以後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淺顯不支雖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謂之盛時則不可顧嗣立元詩選引潛此文謂當時風尚如此可以觀世運焉斯言允矣

所安遺集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陳泰撰泰字志同別號所安長沙茶陵人延祐二年進士除龍泉縣主簿栖遲薄宦惟以吟咏自適竟終於是官其著作亦未成集至其曾孫朴始哀輶以成此編故曰遺藁明成化中其來孫銓等重刊卷末有舊題六字云後段盡損惜哉則併朴所緝亦非完本也泰與歐陽元同舉於鄉以天馬賦得薦考官批其卷口氣骨蒼古音節悠然天門洞開天馬可以自見矣今賦與批詞俱載集首後元躋廡仕文章震耀一世泰集乃幾幾不傳今觀所作七言歌行居十之七八大致氣格近李白而造句則多類李賀溫庭筠雖或不免奔軼太過剽而不留又不免時傷粗獷不及元之風規大雅具有典型要其才氣縱橫頗多奇句亦自有不可湮沒者久晦而終傳於世亦有由矣

至正集八十一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元許有壬撰有壬字可用湯陰人延祐二年進士歷官集賢大學士中書左丞兼太子左諭德致仕卒諡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有壬立朝五十年三入政府於國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可紀文章亦雄渾闓肆屢切事理不為空言稱元代館閣鉅手所著至正集本一百卷據其弟有孚圭塘小彙序云門生集錄繕寫方畢先生捐館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遣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棄擲彙亦俱亡是其集自有壬既歿即已淪佚無傳明宏治間其五世孫容刊行圭塘小彙時亦未之見故葉盛水東日記載容嘗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聞楊少師嘗收有副本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泰和有無未可知也此本不知何時復出而尚闕其十九卷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載卷數正同蓋相傳祇有此本其即楊士奇家所藏歟中如箋表傳狀書簡諸體竝闕又有錄而失其辭者詩十一篇樂府八篇有孚序又稱其論天下事嘉言讜論見至正集而此本疏彙實無一篇則其散佚者亦復不少然觀元史本傳載有壬於泰定初言特捫德爾原作帖木迭兒今改正之子索南原作鎖南今改正與聞大逆乞正典刑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為辨冤復職及上正始十事諸大端皆見是集公移類中亦足窺見崖略而其論特克什原作帖實今改正之妹勿令汙染宮壺更人所難言本傳顧未之及是尤可以補史闕矣

圭塘小彙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浙江錢士恭家藏本

元許有壬撰其小彙為有壬所自輯至正庚子其弟有孚錄而序之所謂卽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道有壬既歿集本散亡而有孚所攜此本獨存因重加編次得詩文二百四十三首釐為十三卷又輯嘗寄有孚詩文八十五篇緜獻可所收文過集及林慮記遊詩文九十三篇為別集一卷其殘編斷簡得於倚尖野人家者為外集一卷有孚復為之序題層維作噩二月乃洪武二年己酉在元亡之後矣子孫世藏其書宣德間復失其外集成化己丑其五世孫南康知府容始校正刊行而以家乘載誌文祭文及有孚等倡和之作編

爲約集一卷附之於末葉盛水東日記曰相臺許可用中丞文章表著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
好問言其裔孫容尚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見之卽此本也其後至正集復出於世而闕佚未全今以兩
書校核雖大略相同亦互有出入如忍經春秋經說成中丞詩諸序雪齋書院龍德宮上清儲祥宮河南省左
右贊治堂遼山縣儒學諸記武昌萬壽崇寧宮林州同知孫承事克時原作怯烈今改正公神道諸碑皆至正集所無
而獨見於此本又別集中長短句至正集未載者亦二十三闕其他異同詳略甚多以其爲有壬手訂原本又
經有孚排定視集本之晚出者較爲精詳故並著於錄以備參證焉

禮部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有戰國策校註已著錄其集原名蘭陰山房類彙此本題曰禮部者蓋師道致仕以後授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以所進之官名之也

考張樞撰師道墓表杜本撰師道墓誌皆稱致仕後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而宋濂所作墓碑則稱以禮部郎中致仕元史本傳亦同蓋元史

卽濂所撰故與碑合然樞與本皆師道舊友不應有誤或濂記錄未眞也

凡詩九卷文十一卷流傳頗渺此本乃新城王士禎寫自崑山徐秉義家

因行於世師道少與許謙同師金履祥所著有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
卷於經術頗深所補正鮑彪戰國策註及所撰敬鄉錄於史事亦頗有考證又與黃潛柳貫吳萊相與往來倡
和故詩文具有法度其文多闡明義理排斥釋老能篤守師傳其詩則風骨道上意境亦深裒然升作者之堂
非復仁山集中格律矣蓋其早年本畱心記覽刻意詞章弱冠以後始研究眞德秀書故其所作與講學家以
餘力及之者迥不同耳

積齋集五卷

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有春秋三傳辨疑已著錄其文集元史本傳不載世亦未見傳本惟文淵閣書目有之今檢

勸永樂大典各韻中尚頗散見一二考曹安謫言長語記歐陽元爲浙省考官本房得四靈賦一卷詞意高迥

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元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督掌卷官取其本經則偉然老成筆也及

拆卷乃程端學歐陽元作端學墓誌亦稱至治癸亥浙闈秋試第二場四靈賦詞氣高迥因得與選則端學以是賦得名必載集中今所存僅陽燧賦一篇而是賦已佚則散亡亦多矣謹掇拾殘剩釐爲詩一卷文四卷以備元人之一家端學之說春秋勇於信心而輕於疑古頗不免偏執膠固之弊然其人品端謹學術亦醇故其文結構縝密頗有闕深肅括之風故曹安又記其會試經義策冠場考官白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蓋根柢既深以理勝而不以詞勝故與雕章繪句者異焉詩尚沿南宋末派觀墓誌稱端學泰定初扈蹕上都時虞集爲國子司業深相器重而不甚見兩人唱和之作則端學不以是擅長亦可見矣

燕石集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宋娶撰字顯夫大都人泰定元年進士歷官翰林直學士兼經筵講官諡文清娶博覽羣籍與兄本後先入館閣並有集行世時人以大宋小宋擬之娶集爲其姪大常奉禮郎曠所編凡詩十卷文五卷首載至正八年御史臺咨浙江行中書省刊行咨呈一道歐陽元蘇天爵許有壬呂思誠危素五序未附諡議墓誌祭文輓詩又有洪武中何之權呂夔二跋蓋猶舊本歐陽元序稱其詩務去陳言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蘇天爵序稱其詩清新飄逸閒出奇古若盧仝李賀危素序則稱其精深幽麗而長於諷諭核其所說亦約略近之至其詞藻煥發時思才多句或不檢韻成率綴如正獻公墳所寒食詩有高墳白打錢句案韋莊詩上相閒分白打錢非紙錢也張女輓詩却是貞魂埋不得句序稱其女工於屬對十歲而天案李商隱詩萬古貞魂倚暮霞非十歲末字之女也如斯之類大抵富贍之過貪多務得遂不能刮垢磨光然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論其大體足爲一家固不以字句累之矣其文爲作詩之餘事然溫潤而潔淨亦不失體裁

寫

秋聲集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黃鎮成撰鎮成有尚書通考已著錄其集據顧嗣立元詩選稱原本十卷又載有鄭潛序此本僅存四卷又

惟鎮成自序一篇而不載潛序似非完帙矣王士禎居易錄稱其秋風一首秋山小景一首五曲精舍一首以爲具有風調今觀其集大抵篇幅稍狹氣味稍薄蓋限于才弱之故然近體出以雅潔古體出以清省亦復善用其短故格韻楚楚頗得錢郎遺意較元代纖穠之體固超然塵壒之外也圖書稱鎮成至正中築室城南號南田耕舍部使者屢薦之不就似乎高隱之士鄭潛序則稱其有所激而鳴其不平今考集中南田耕舍詩序言賦者率擬之於老農人各有志同牀而不相察其第二首云種田南山下土薄良苗稀稊稗日以長茶蓼塞中畦路逢荷蓀人相顧徒嗟咨我欲芟其蕪但念筋力微終焉鮮嘉穀何以奉年饑誰令惡草根亦蒙雨露滋豈無力耕士悠悠與我思則鎮成蓋遭逢亂世有匡時之志而不能行乃有託而逃故詩多憂時感事之語潛序爲知其心徒以爲恬退之士未足罄所抱矣

雁門集三卷集外詩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薩都拉撰案薩都拉原作薩都刺今改正薩都拉字天錫號直齋其祖曰薩拉布哈案薩拉布哈原作思蘭不花今改正父曰傲拉齊案傲拉齊原作

阿魯赤今改正以世勲鎮雲代居於雁門故世稱雁門薩都拉實蒙古人也舊本有干文傳序稱薩都拉者譯言濟善也案薩都拉蒙古語親也此云濟善疑文傳以不諳譯語致悞今始仍原文而附訂於此則本以蒙古之語連三字爲名而集中溪行中秋玩月詩乃自稱爲薩氏子殊不可解又孔齊至正直記載薩都拉本朱姓非傲拉齊所生其說不知何據豈本非蒙古之人故不諳蒙古之語竟誤執名爲姓耶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據所自序稱始以進士入官爲京口錄事長南

行臺辟爲掾繼而御史臺奏爲燕南架閣官遷閩海廉訪知事進河北廉訪經歷干文傳序則稱其登泰定丁卯第應奉翰林文字除燕南經歷陞侍御史於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錄事官差後陽官閩憲幕與自序稍有不同然自序當得其實也虞集作傳若金詩序稱進士薩天錫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今讀其集信然楊瑀山居

新語嘗辨其官詞中紫衣小隊諸語及京城春日詩中飲馬御溝之語爲不諳國制其說良是然驪山詩內誤用荔枝亦何傷杜牧之詩格乎集本八卷世罕流傳毛晉得別本刊之併爲三卷後得荻圃王氏舊本乃以此

本未載者別爲集外詩一卷而其集復完其中城東觀杏花一詩今載道園學古錄中顯爲誤入則編類亦未甚確然八卷之本今不可得故姑仍以此本著錄晉跋又稱尚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爲一集惜其未見今距晉又百餘載其存佚益不可知矣

杏亭摘彙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洪歛祖撰歛祖字潛夫歛縣人是集前有危素序稱爲徽州路休寧縣尹致仕而敘其仕履乃曰年二十六爲平江路儒學錄浮梁州長蘗書院山長紹興路儒學正調衢州路儒學教授擢處州路遂昌縣主簿天歷元年六十二致仕乃不云其爲縣尹考宋濂序稱其自儒官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仕蓋是時猶沿宋例致仕者進一官使歸實未嘗任是職也歛祖嘗作羅願爾雅翼音釋至今附願書以行又有續新安志十卷亦繼願新安志而作蓋亦博洽之士是集爲其子浦江尉在所編其所居有銀杏樹大百圍歛祖嘗以杏亭自號因以名集其詩以古近體分列然五言律下註曰長律附不從高棟稱排律七言律下註曰拗律附亦宋人之舊名蓋猶當日原本未遭明人竄亂者也其詩雖純沿宋調而尚有石湖劍南風格抗衡於虞楊范揭諸家則不足以視宋季江湖末派則蟬蛻於泥滓之中矣

安雅堂集十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陳旅撰旅字眾仲莆田人以薦爲閩海儒學官中丞馬祖常奇之與遊京師又爲虞集所知平章事趙世延引爲國子助教考滿再任後出爲浙江儒學提舉又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元元年遷國子監丞越二年卒於官事蹟具元史儒學傳其集見於本傳者十四卷此本僅十三卷乃其子顓所編有張翥林泉生二序一作於至正九年一作於十一年目次與焦竑經籍志相合殆本傳筆誤以三爲四歛史稱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又稱虞集見所作有我老將休付子斯文之語張翥序亦稱天歷至順間學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其許與君特厚君亦得相與薰濡而法度加密蓋紀實也蘇天爵韜元文類其時作者林立而不以序屬諸他

人獨以屬旅殆亦知其文之足以傳信矣

傳與礪詩文集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元傳若金撰若金初字汝礪揭傒斯為改字與礪江西新喻人曹安調言長語記其少年家酷貧以織席為生又改業為針工後有所激乃讀書詩文遂膾炙人口用以勉人之自礪則亦奇士也其詩法授於同郡范梈虞集宋娶以異材薦佐使安南歸除歸廣州文學教授至正三年卒年僅四十所著詩集有初藁南征藁使還新藁牛鐸音等編范虞諸人皆嘗為之序至正間其弟若川彙銜之名清江集明洪武中又刻其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今詩文總為一編不知何人所併也揭傒斯稱每讀與礪詩如復見范德機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相伯仲王士禎居易錄則稱其歌行得老杜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與傒斯論小異當以士禎之說為然古文蓋其餘事然亦和平雅正無棘吻螫舌之音雖不能凌跨諸家要亦一時之雋才矣

瓢泉吟藁五卷

永樂大典本

元朱晞顏撰考元代有兩朱晞顏其一為作鯨背吟者其一為長興人字景淵即著此藁者也晞顏始末不甚可考惟吳澄集有晞顏父文進墓表載及晞顏稱其能詩文而為良吏亦不詳其為何官今以集中詩考之則初以習國書被選為平陽州蒙古掾又為長林丞司煮鹽賦又曾為江西瑞州監稅蓋以郡邑卑吏終其身者其集藏書之家罕見著錄惟焦茲國史經籍志載有瓢泉集四卷而世無傳本顧嗣立錄元詩三百家亦不及其名今據永樂大典所載鈔撮編次釐為詩二卷詩餘一卷文二卷又牟獻鄭偃原序二首尚存仍以弁諸卷首集中所與酬贈者為鮮于樞揭傒斯楊載諸人故耳目薰濡具有法度所作雖邊幅稍狹而神理自清牟獻序所稱擬古之作今具在集中頗得漢魏遺意異乎以割剝字句為工其雜文亦刻意研練不失繩墨惟鄭偃所賞麴生菊隱二傳浴毛穎草華之體自羅文葉嘉以來已為陳因之窠曰僊顧以奇瞻許之殆所謂士俗不可醫矣

鈞軒集十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唐元樞元字長孺歙縣人泰定丁卯以文學授平江路學錄再任建德路分水縣教諭以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卒集中朱克用總管詩會序作於至正乙酉白題七十七歲則當生於宋咸淳五年己巳始終皆當元盛時故所作多和平溫厚之音又嘗著易大義見聞錄諸書於經術頗深故議論亦不詭於正據朱文選行狀元有敬堂雜著思樂雜著吳門雜著分陽雜著金陵雜著老學叢囊幾七千篇分爲五十卷乃其子桂芳手輯故集中閒有桂芳題識此本爲程敏政編入唐氏三先生集者僅詩彙八卷文彙五卷殊非其舊觀其裔孫澤請汪抑之作序啓中亦謂兵燹之餘十存二三則此集亦蠹蝕零落幸而得存矣惟元以鄉校終身未嘗一官臺閣而集中有扈從灤陽清暑四詩又有玉堂夜直詩及察罕淖爾李陵臺諸詩未喻其故或誤收他人之作歟

侯菴集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李存撰存字明遠更字仲公安仁人少博涉典籍喜爲文章後從上饒陳立太傅陸九淵之學遂盡焚所著書其論學以省察本心爲主其論文謂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皆陸氏義也然存所學篤實非金谿流派墮於元渺併失陸氏本旨者比故其詩文皆平正醇雅不露圭角粹然有儒者之意是集爲其子卓所編凡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前有永樂乙酉鄒濟序及危素所作墓誌末附虞集書一首案道園學古錄有送李彥方閩憲詩序曰近日晚學小子不肖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聞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原中至於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賊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云云其言褊躁與陸氏學派若不載天而與存書乃深相推挹豈非以其人重之歟亦足見元儒敦樸無門戶之成見也

滋溪文集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錄所作有詩彙七卷文彙三十卷其詩彙元百家詩尚錄之今未見其本此為其文彙三十卷乃天爵官浙江行省參政時屬掾高明葛元哲所編元哲字廷哲臨川人以鄉貢第一人舉進士趙汭東山存彙中有別元哲序一篇載其行履甚詳高明字則誠永嘉人登進士第調官括蒼郡錄事趙汭又有送高則誠歸永嘉序即其人也天爵少從學於安熙然熙詩文麤野不入格天爵乃詞華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稱元代作者其波瀾意度往往出入於歐蘇突過其師遠甚至其序事之作詳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元史本傳稱其身在一代文獻之寄亦非溢美虞集賦蘇伯修滋溪書堂詩有曰積學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節魯史存采詩商頌併蓋其文章原本由沈潛典籍研究掌故而而不盡受之於熙也

青陽集四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元余闕撰闕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世居武威以父官合肥遂家焉元統元年進士累官淮南行省左丞分守安慶陳文諒陷城自剄死贈行省平章諡忠宣事蹟具元史本傳闕以文學致身於五經皆有傳註篆隸亦精緻可傳而力障東南與許遠張巡後先爭烈故集中所著皆有闕當世安危其上賀丞相四書言斬黃巢寇之策尤為深切使闕計果行則友諒之能陷江東西否尚未可知也其第二書謂往時秦哈布哈 原作秦不曼 華今改正 濟哈雅 原作鬻子海 勇今改正 并力攻斬黃賊幾就滅忽撤散各軍止有布延特穆爾 原作卜顏帖 木見今改正 駐劄蘭溪盜之復陷浴江諸郡實人謀不滅證以布延特穆爾本傳知丞相托克托 原作脫脫 今改正 雖有功於江淮而實階亂於斬黃之地又第四書曰蘭溪之功布延特穆爾平章為最曼濟哈雅中丞特因之成事布延特穆爾傳亦采用之則又是非之公足以信諸後代者也其詩以漢魏為宗優柔沈涵於元人中別為一格胡儼雜說曰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或問虞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詞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必求其人其余闕乎問何以知之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

鑒云云然則文章雖闕之餘事而心聲所發識度自殊亦有足覘其生平者矣

鯨背吟集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舊本題元朱晞顏撰前有自序署其字曰名世末又有自跋序稱至元辛卯泛海至燕京舟中成七言絕句三十餘首詩尾各以古句足之其末章云早知鯨背推敲險悔不來時只跨牛因名鯨背吟曹學佺編入十二代詩選中長洲顧嗣立編元百家詩據趙孟頫所作宋无翠寒集序謂无舊以晞顏字行先世自晉陵遷吳冒朱姓至元中其父領征東萬戶案牘當行病痿无勺以身代遂入海經高麗諸山未嘗廢吟咏鯨背吟正其時作然序稱偶託述於曹科未忘情於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與代父入征東幕府情事渺不相涉與孟頫序所稱西溪王公以茂才舉之辭不就者亦不合又不知其何故矣疑以傳疑可也

近光集三卷 扈從詩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有六書正譌已著錄當順帝時伯琦以文章知遇出入禁廷因別哀錄所作為此二集近光集乃後至元八年庚辰由國史院編修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至正元年辛巳為授經郎經筵譯文官二年壬午為簾內官四年甲申陞監書博士五年乙酉改崇文監丞迄於出為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凡五年之詩扈從詩則至正十二年壬辰由翰林直學士兵部侍郎拜監察御史扈從上京之作也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為多可以備掌故扈從詩中記邊塞間見為詳可以考風土而伯琦文章淹雅亦足以摹寫而敘述之湖元季之遺聞者此二集與楊允孚灤京百詠亦略具其梗概矣

經濟文集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李士瞻撰士瞻字彥聞先世新野人徙居荆門至正初中大都路進士中書辟充右司掾除刑部主事累官戶部尚書出督福建海漕就拜行省左丞召入為參知政事改樞密副使拜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以至正二十七年卒元史不為立傳惟順帝本紀載至正二十二年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事具列

其目大抵當時急務蓋亦謙直之士也是集為其曾孫伸所編所錄始於為右司掾時而迄於奉使閩中故元史所載時政疏不在其中然所載往來簡劄至七十餘通幾居全集之半雖多屬一時酬答之作而當時朝政之姑息兵事之乖方藩臣之跋扈多可藉以考見其彌縫匡救委曲周旋拳拳憂國之忱亦不在所上時政疏下元史於順帝時事最稱疏略存此一集深足為考證之助正不徒重其文章矣

純白齋類彙二十卷附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胡助撰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州東陽人始舉茂才為建康路儒學學錄歷美化書院山長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薦再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秩滿授承信郎太常博士致仕歸時至正五年也是集乃助所自編本三十卷歷年既久殘闕失次明正德中其六世孫淮撥拾散佚重編此本僅存賦一卷詩十六卷雜文三卷又附錄當時投贈詩文一卷仍以純白齋類彙為名而卷帙已減三之一非其舊本虞集嘗跋其上京紀行集稱其龍門以後詩尤佳今已散入集中鄧文原吳澄嘗跋其鑿坡小錄及升學祭器文此本不載則當在亡佚十卷中也助詩文皆平易近人無深湛奇警之思而亦無支離破碎之病要不失為中聲吳澄稱其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濯濯幽媚娟娟靜好則形容過當反不肖其品格矣

圭峯集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盧琦撰琦字希韓號立齋惠安人圭峯其所居地鈔木或作圭齋集傳寫誤也至正二年進士授州錄事遷永春縣尹改調寧德歷官漕司提舉除平陽州命下而卒事蹟具元史良吏傳徐燊筆精曰圭峯集歲久弗傳近歲惠安莊戶部徵甫蒐而梓之悞入薩天錫詩六十餘首此本為元陳誠中所編明萬歷初邑人朱一龍福州董應舉序而刻之在莊本之前然已多竄入他作如五言古詩春日思遠遊則在陳旅集中又五言古詩中過嶺至崇安送吳甫至揚州題焦山方丈壁秋日池上度閩關宿臺山寺絕頂早發黃河等篇七言古詩中有事居庸關走筆贈孟禮樂陵臺望月夜泊釣臺江南樂江南怨雪山辭雀鎮阻風遊吳山馳峯紫陽菴江上聞笛別友寒夜聞

笛點淡灘歌清湖曲海棠曲儒有薩氏子等篇七言律詩中高郵城樓晚望燕將軍出獵寄鶴林長老和王維學海南還韻三衢守索題爛柯石橋登鎮陽龍興寺閣寄參政許可用送僉憲王君實金陵道中再過鍾山萬壽寺等篇共三十二首皆在薩都拉集中至於薩都拉溪行中秋玩月一篇自序稱余乃薩氏子云云班班可考此集乃改題曰儒有薩氏子序末又刪共至元丁丑仲秋書一句尤爲顯然作偽不得謂之誤收蓋編輯之時務盈卷帙以誇蒐采之富故眞贗混淆如此也琦官雖不高而列名良史可不藉詩而傳卽以詩論其清詞雅韻亦不在陳旅薩都拉下編錄者移甲爲乙亦非無因矣集又載賦三篇記六篇誌銘二篇祭文一篇啟三篇雜著九篇則確出琦作非由假借今刪其詩之妄錄者併其文錄之以存琦之眞焉

蛻菴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張翥撰翥字仲舉晉寧人至元初用隱逸薦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會修宋遼金三史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累遷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加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給俸終身事蹟具元史本傳案金明昌承安閒亦有張翥字曰仲揚劉祁歸潛志記其矮窗小戶寒不到一爐香火四圍書西風了却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諸句稱其浮豔諸書援引或誤爲一人非也翥嘗從學於李存傳陸九淵之說詩法則受於仇遠得其音律之奧其詩清圓穩貼格調頗高近體長短句極爲當時所推然其古體亦伉爽可誦詞多諷諭往往得元白張王之遺亦非苟作王士禎居易錄曰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皆有法度無論子昂伯庸輩卽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其論當矣史稱翥遺藁不傳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王士禎則稱蛻菴集四卷明洪武三年錫山郎成鈔本此本乃朱彝尊所藏明初釋大杓手鈔本前後有來復宗泐二人序跋蓋大杓與翥爲方外交元末翥沒無嗣大杓取其遺藁歸江南別爲選次而錄存之考元音乾坤清氣集玉山雅集諸書所錄翥詩尙有出此集之外者則亦非全本也

五峯集六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李孝光撰孝光字季和樂清人隱居教授白野泰哈布哈原作泰不嘗師事之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

著作郎召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所著詩文歲久散佚是編乃宏治甲子懷遠錢景為樂清令訪求遺藁得全

集於儒生周綸家因俛綸編次刊版景自為之序仍以五舉集為名其詩文不分卷帙但以各體分編今定以樂

府四言詩為一卷五七言古詩為一卷五言律詩為一卷七言律詩為一卷絕句為一卷雜文為一卷卷首別有

逸文目四篇曰南村草堂記曰郭翼遷善齋記曰姚文煥書齋記曰孝善坊記皆有錄無書蓋傳為復佚今亦

闕之元詩綺靡者多孝光獨風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樂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不作庸音近體五言疎秀有唐調

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而俊偉之氣自不可遏中閒如贈潘九霞絕句所云道士自稱潘九霞身騎黃鶴大如車

借我北窗眠一夜酒醒共喫白丹砂失之麤獷者亦閒有之然不害其風格也雜文凡二十首皆矯矯無凡語

楊維禎作陳樵集序舉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與姚燧吳澄虞集並稱亦不虛矣末附題朱澤民畫一首蓋古

樂府之末章誤編於文集今仍移附樂府末云

野處集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邵亨貞撰亨貞字復孺楊樞濬故述載其本淳安人至正閒為松江訓導占籍華亭今考集中有送族兄安

仲還鄉序云至元中大父處縣君以弗終仕於宋晦述華亭別業先子遂生華亭至德閒大父歸葬故里先子

弗克舉家去至今為華亭人則自其祖已占籍松江樞所述猶未盡也是編後有馮遷汪程二跋謂其書本出

上海陸深家深之孫鄰以授稷而刊行之并所著蛾術詩選蛾述詞選為十六卷今詩詞二選世已無傳惟此

本獨存其雜文六十八首亨貞終於儒官足蹟又不出鄉里故無雄篇巨製以發其奇氣而文章大致清快步

伐井然猶能守先民遺矩者其詩詞世不多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所作咏眉目沁園春詞一首雋永清麗

頗有可觀蓋所長尤在於是惜詞選今已久佚矣

夢觀集五卷浙江鮑士蒞家藏本

元釋大圭撰大圭字恆白姓廖氏晉江人至正間居泉州之紫雲寺其集本二十四卷首為夢法一卷夢傷一卷夢事一卷次為詩六卷次為文十五卷所謂夢法夢傷夢事者皆宗門語錄不當列之集中其雜文亦多青詞疏引不出釋氏之本色皆無可取惟其詩氣骨磊落無元代纖穠之習亦無宋末江湖蔬筍之氣吳鑿原序稱其華實相副詞達而意到不雕鏤而工去纂組而麗屏耕鋤而秀雖朋友推獎之詞然核以所作亦不盡出於溢美蓋石湖劍南之餘風猶存於方以外矣今刪除其夢法等卷併刪除其雜文惟錄古今體詩編為五卷沙磧既捐精華斯露取長棄短期於不失雅音其三乘宗旨聽釋氏之徒自傳之固不必為彼法計也

金臺集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納新

原本作題今改正

撰納新有河朔訪古記已著錄是集為危素所編前有歐陽元李好文貢師泰三序作於至

正壬辰又有黃潛題詞作於至正庚寅末有至正乙酉揭傒斯跋至正辛卯程文跋至正乙未楊彝跋至正己

丑泰哈布哈

原本作泰不華今改正

題字至正戊子張起巖題詩復有虞集詩一首及危素一跋均不著年月素跋稱易

之金臺前彙余既序之及再至京師又得後彙一卷則此集二卷乃合兩彙編之故集中稱揭傒斯諡為揭文

安而集末乃有侯斯跋也納新天才宏秀去元好問為近雖晚年內登翰林外參戎幕而仕進非所汲汲惟以

遊覽唱酬為事故氣格軒翥無世俗猥瑣之態其名少亞薩都拉核其所作視薩都拉無不及也

子淵詩集六卷

水樂大典本

案子淵詩集散見永樂大典中但題曰元人文淵閣書目載之亦不著撰人名氏考集中有歲盡詩云照我鄉

關夢相隨到鄆城鄆故城在鄆縣東唐時析鄆置鄆慈率鎮四邑隸明州元為慶元路納新金臺集有懷明州

張子淵七律一首又有依韻奉荅子淵七律二首今倡和詩俱在集中韻亦相符則當為慶元路人又鐵金中

蓮詩題下自註敘同時並賦諸人有暨仲深之語則其名當為仲深又有懷兄子益在橫浦詩以其兄字推之

則子淵當為其字矣集久不傳茲分體綴輯得詩六卷多與納新楊維禎張雨危素袁華周煥文韋性烏本良

斯道兄弟唱和之作而納新爲尤夥古詩冲澹頗具陶韋風格律詩雖頗涉江湖末派格意未高然五言如曉市魚鯉集秋田笋蕨多驛路隨江盡湖雲類海寬地通江棧關天入海門低明月孤城柝秋風弱客心枯萑晴似雪獨鶴夜如人七言如江村夜迴傳金鼓池館秋深老芰荷滿面炎塵依客帽一川離思屬荷花家僮解事故攜酒野鳥避人低度牆北風吹沙弓力勁落日照海旌旗寒林荒乏釀茶爲酒魚熟難賒米當錢西江返照連虹影南鎮殘山入雁行亦皆楚楚有致其見重於當時名輩亦有以也

午溪集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陳鑑撰鑑字伯銖麗水人嘗官松陽教授後築室午溪上遂以午溪名其集卷首題前進士曲阜孔賜編遜前進士青田劉基校正有黃潛張翥孫炎及賜基五人序翥序稱其學於外舅周衡炎序又稱其學於翥故其詩才地雖覺稍弱而吐言清脫不失風調蓋淵源有所自來前又載基賜手柬各一通基東稱其體製皆佳而近日應酬之作去其一二則純矣賜東則稱其篇篇合律而中呂字字鏗金而鏘玉今觀其集基言爲是基序稱午溪集一卷炎序稱二卷賜序則稱四百餘篇此本十卷豈基所欲去者賜仍爲存之乎

藥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吳景奎撰景奎字文可蘭溪人年三十海道萬戶劉貞爲浙東憲府掾嘗辟爲從事明年貞去景奎亦歸久之用部使者薦署興化縣儒學錄以母老辭不就至正十五年卒於家黃潛爲誌其墓深相惋惜是集乃其子履與其門人黃琪所編中間五言古體皆源出自居易七言古體閒似李賀近體亦音節宏敞豪放自喜宋濂爲作集序亦極相推挹特編次時失於簡汰如偶成詩云挾才勝德世所薄寧我負人天可欺士之言行苟如此聖經賢傳將奚爲殆劉克莊所謂有韻語錄殊不入格其他應俗之作亦多榛楛勿翦是則履等輯錄之過然其善華自在亦不以此相掩也

栲栳山人集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岑安卿撰安卿字靜能餘姚人所居近栲栳峯故以自號志行高潔窮陋以終其詩有云老成媿荷得童稚
羞無官又云人觀所爲主結交慎攀援足見其堅苦自立之意集中次韓明善題推蓬圖詩稱坡翁仙去二百
春以蘇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計之蓋當元之中葉故上得見厲元吉下得見危素也是集爲安卿邑人宋禧
編輯禧初名元禧洪武開召修元史會爲安卿題像述其生平今亦附載於集中其詩憂憂孤往如其爲人惟
七言古詩時雜李賀溫庭筠之體蓋有元一代風氣如斯然氣骨本清究亦不同纖媚穠冶之格顧嗣立元詩
選曰安卿嘗作三哀詩弔宋遺民之在里中者寄託深遠有俯仰今昔之思案三哀詩一曰厲元吉宋末舉進
士第爲烏程尉入元不仕以終安卿之師也一曰高師魯佚其名而爲安卿家三世之交總角時曾得見之一
曰李天錫則其里之老儒安卿未及相識者詳其詞意前二篇爲追念故交後一篇爲表章潛德其閒雖有新
亭黍離諸語乃追敘三人之遺事非安卿自有是感詩語甚明嗣立遽以思宋爲說穿鑿殊甚又集中出門偶
賦詩有側聞朝廷遺徵集賢著作空盈庭中書堂上日羊飯世祖山河如砥平則身見元政漸弛文恬武嬉
方深以國事爲憂而望以無忘祖宗之勗業豈復睠睠於宋者乎嗣立以詞害意遂使安卿首鼠兩端今謹訂
正其誤俾讀者無惑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二十一

別集類二十一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吳鎮撰鎮字仲圭自號梅花道人嘉興人嘉興志稱其卒於明洪武中考鎮自書墓碣稱生於至元十七年庚辰卒於至正十四年甲午則未嘗入明志為舛誤又陳繼儒梅花菴記稱鎮自題墓碣為梅花和尚之塔後扎木揚喇勒智原作楊理真所至椎冢燔榔獨鎮之墓疑為僧塔遂舍去考扎木揚喇勒智發宋陵在至元甲申乙酉之間元史與癸辛雜識所記竝同是時鎮方五六歲安有預題墓碣之事此好事者因鎮明於易數故神其說而未思歲月之顛舛繼儒據以為說亦疎謬也鎮以畫傳初不以文章見重而抗懷孤往窮餓不移胸次既高吐屬自能拔俗舊無專集此本題曰遺墨乃其鄉人錢棻拈拾題畫之作薈粹成編其中如題竹詩陰涼生硯池葉葉秋可數東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一篇考鎮杜門高隱終於魏塘足蹟未至京師不應有東華客夢之句核以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乃知為鮮于樞詩鎮偶書之非其自作棻蓋未之詳審又鎮畫深自矜重不冝輕為人作後來假名求售贗蹟頗多亦往往有庸俗畫賈偽為題識如題畫骷髏之心園春詞無論歷代畫家從無畫及骷髏之事即詞中漏洩元陽爹娘搬販至今未休諸句鄙俚荒謬亦決非鎮之所為又如嘉禾八景之酒泉子詞詞既舛陋其序末乃稱梅花道人鎮頓首偶自作畫為誰頓首耶即題竹佚句之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亦字也字重疊而用鎮亦不應昧於字義如此凡斯之類棻皆一例編載未免失於決擇然偽本雖多真跡亦在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要未可以揉雜之故一例廢斥之矣

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貢師泰撰師泰字泰甫宣城人以國子生中江浙鄉試除泰和州判官薦充應奉翰林文字出為紹興府推

官復入翰林遷宣文閣授經郎至正十四年擢吏部侍郎除浙江都水庸田使尋拜禮部尚書調平江路總管張士誠據吳遊之海上江浙行省丞相承制授參知政事二十年改戶部尚書命督海運二十二年召爲祕書卿道卒事蹟具元史本傳明嘉靖中李默作是集跋云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者爲言其先世禮部公流寓海寧時自名其里曰小桃源元命旣革宋學士景濂嘗過之公爲置酒飲夜分乃起就臥仰藥而斃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則據其門人朱鑑所作紀年錄及揭汝所作墓誌載至正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公抱印隱居吳淞江上主釣臺山長吳景文家易姓名爲端木氏號辰契子開州翁二十六年卒於海寧寓舍證默跋所紀之誣案明史宋濂傳濂乞假歸省在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師泰沒於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其時濂無由至海寧且太祖稱吳王在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稱吳元年在二十七年丁未元順帝北趨上都二十八戊申七月是爲洪武元年師泰旣沒於壬寅尙在元亡前六年何以稱元命旣革此其後人之飾詞欲附於王蠲之節殊非事實嗣立疑之當矣師泰所著有友汪集余闕序之玩齋集黃潛序之東軒集程文序之又有一與莫集閩南集見於李國鳳之序其門人謝肅劉欽類爲一篇總名曰玩齋集今未之見明天順開寧國守會稽沈性重加蒐輯得詩文六百五十三首釐爲十卷又補遺一卷其年譜之類別爲一卷附之是爲今本師泰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奎家學又從吳澄受業復與虞集揭傒斯游故文章亦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厲一時詩格尤爲高雅虞楊范揭之後可謂挺然晚秀矣集中題陶淵明五柳圖絕句明詩別裁集以爲燕王篡位之後建文舊臣江右袁敬所作併記敬所本末甚詳今考明孫原禮所撰元音成於洪武甲子張中達爲之刊版在建文辛巳均在遜國以前而收入是詩題爲師泰所作則爲師泰之詩誤附會於敬所非敬所之詩誤竄入師泰集中明矣

羽庭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仁本撰仁本字德元天台人以進士乙科歷官温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方國珍據有溫台招延諸郡士大夫仁本入其幕中參預謀議國珍歲治海舟輸江淮之粟於大都仁本實司其事其所署省郎

官蓋卽元所授故集中諸作大都感慨陸危眷懷王室其從國珍蓋欲借其力以有爲徐圖興復亦如羅隱之仕吳越實心不忘唐觀其贈李員外自集慶回河南詩云漢兵早已定中華孫述猶鳴井底蛙於明祖顯然指斥其志可知厥後國珍兵敗仁本就擒抗節不撓至鞭背潰瀾而死則仁本終始元人未嘗一日入明永樂大典題曰國朝劉仁本非其實也仁本學問淹雅工於吟詠多與趙做謝理朱右等唱和嘗治兵餘姚作雲詠亭於龍泉左麓髮髯蘭亭景物集一時文士修禊賦詩自爲之序其文雖不見於集中而石刻今日猶存文采風流可以想見故所作皆清雋絕俗不染塵氛其序記諸篇述方國珍與察罕通使及歲漕大都諸事多記傳所不載亦可補史闕原本久佚謹就永樂大典所載以類編次釐爲詩四卷文二卷仍改題曰元劉仁本以存其真焉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陳高撰高字子上溫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士授慶元路錄事未三年輒自免去平陽陷棄妻子女往來閩

浙間自號不繫舟漁者至正十六年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庫庫特穆爾

原作廣廓鐵木兒今改正

於懷慶密論江南虛實

庫庫特穆爾欲官之會疾作卒蓋當國祚危猶力謀匡復明太祖稱王保保眞男子

卽庫庫特穆爾

如高者事雖不

就其志亦不愧王保保矣不但詩之足傳也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成編題曰子存彙此本題不

繫舟漁集不知何人所改文格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擅揚絕句亦不甚經意其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體

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季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柏其詩亦名不繫舟集見顧嗣

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蓋與高同時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

此庶來者無疑焉

居竹軒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成廷珪撰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禮執揚州人好學不求仕進惟以吟咏自娛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開

次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一

一

頗有山林意趣因扁其燕息之所曰居竹軒晚遭世亂避地吳中蹤跡多在松江故集中有欲卜居海上之作後竟沒於雲間其年蓋已七十餘矣此集乃其友邵肅劉欽搜輯遺藁所刊也廷珪與河東張翥爲忘年交其詩言律體製多得法於翥而聲價亦與翥相亞觀詩中所載酬答者如楊維禎危素楊基李瀚余闕張雨倪瓚皆一代勝流而翥與闕之忠義瓚之孤僻尤非標榜聲氣之輩其傾倒於廷珪必有所以取之矣劉欽稱廷珪五言務自然不事雕劇七言律最爲工深合唐人之體今觀其七言古詩亦頗適麗惟五言古詩竟無一篇似不應全卷遺佚或自知此體不擅長遂不復作亦如宋无之翠寒集歟

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張雨撰雨有元品錄已著錄其平生詩文嘗手錄成帙然當時未及刊版改零繾斷素賞鑒家多傳其墨蹟而集則無傳明成化間姚綬始購得其藁嘉靖甲午陳應符始釐爲三卷校讎付刊而以劉基所作墓誌姚綬所作小傳附之崇禎中常熟毛晉復取烏程閔元衢所錄佚詩爲補遺三卷附以同時酬贈之作晉又與甥馮武搜得雨集外詩若干首續刻於後仍以徐世達原序冠於簡端者卽此本也雨詩文豪邁灑落體格適上早年及識趙孟頫晚年猶及見倪瓚顧阿瑛楊維禎中閒如虞集范梈袁桷黃潛諸人皆以方外之交深爲投契故耳濡目染具有典型雖託蹟黃冠而談藝之家位置於文士之列不復以異教視之厥有由矣

僑吳集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鄭元祐撰元祐有遂昌雜錄已著錄元祐家本遂昌徙於錢塘而流寓平江凡四十年爲時最久故其集名以僑吳實則杭州所作亦在其內蓋從其多者言之也集本其晚年所定以授謝徽今此本後有宏治丙辰張習跋乃稱元祐本有遂昌山人集與僑吳集多繁蕪重出因通錄之得詩文之精純者併爲十二卷仍名僑吳集用梓以傳則此本爲習所重訂非元祐手編之本矣凡文六卷詩六卷其中與張德常書有僕贊郡無補嘗移構李之諱而蘇大年所作墓誌盧熊蘇州府誌皆稱元祐以大府薦兩爲校官不言嘗爲他職與元祐仕履不合豈代人

所作失於標註耶其文頗疎宕有氣詩亦蒼古蓋元祐生於至元之末猶及見咸淳遺老中閒又得見虞集諸人得其緒論末年所與游者亦皆顧阿瑛倪瓚張雨之流互相薰染其氣韻不同固亦有自來矣

詠物詩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謝宗可撰宗可自稱金陵人其始末無考相傳爲元人故顧嗣立元百家詩選錄是編於戊集之末亦不知其當何代也昔屈原頌橘苟况賦蠶詠物之作萌芽於是然特賦家流耳漢武之天馬班固之白雉寶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於刻畫一物其託物寄懷見於詩篇者蔡邕詠庭前石榴其始見也沿及六朝此風漸盛王融謝朓至以唱和相高而大致多主於隸事唐宋兩朝則作者蔚起不可以屈指計矣其特出者杜甫之比興深微蘇軾黃庭堅之譬喻奇巧皆挺出眾流其餘則唐尚形容宋參議論而寄情寓諷旁見側出於其中具大較也中閒如雍鷺鶯雀鴛鴦鄭鷓鴣各以摹寫之工得名當世而宋代謝蝴蝶等遂一題行至百首但以得句相誇不必緣情而作於是別岐爲詩家小品而詠物之變極矣宗可此編凡一百六首皆七言律詩如不詠燕蝶而詠睡燕睡蝶不詠鴈鶯而詠鴈字鶯梭其標題亦皆纖仄蓋沿雍陶諸人之波而彌趨新巧翟宗吉歸田詩話曰謝宗可百詠詩世多傳誦除走馬燈蓮葉舟混堂睡燕數篇難得全首佳者其說信然然四詩亦非高作顧嗣立錄其四十首又摘其警句二十聯其中如筆陣之怒捲龍蛇雲霧泣長驅風雨鬼神驚則傷於麤豪螻蛄之鬢雪冷侵霜斧落髮雲低壓翠裳空則傷於湊砌特以格調雖卑才思尙豔詩教廣大宜無所不有元人舊帙姑存之備一體耳歸田詩話又曰曩見邱彥能誦宗可賣花聲詩一首百詠中不載蓋性既喜此一格則隨事成吟非作此一集而絕筆彥能所誦始出於此集既成之後歟

鹿皮子集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陳樵撰樵字居采婺州東陽人至正中遭亂不仕遁居團谷每衣鹿皮因自號鹿皮子考所作北山別業詩三十八首備水石花竹之趣則亦顧阿瑛倪瓚之流非窮鄉苦寒之士也鄭善夫經世要言稱其經學爲獨到然所

稱神所知者謂之智實慈湖之緒餘而姚江之先導論其所長當仍在文章是集題曰盧聯子友編其古賦落落有奇氣詩古體五言勝七言近體七言勝五言大抵七言古體學溫庭筠以幽豔爲宗七言近體學陸龜蒙而雕削往往太甚如春在地中常不死月行天盡又飛來之類則傷於麤俗詩無獷髓痕猶在夢有鸞膠斷若何之類則傷於纖巧顧嗣立元詩選乃標爲佳句列於小傳之內殊失別裁又古詩用韻多以真諄臻侵同用洽史核韻補之謬註殊乖古法近體多以支脂之微齊通押蓋亦誤信吳棫之說夫詩各有體裁韻亦各有界限既僻於復古自可竟作古詩何必更作今體既作今體而又不用今韻則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贏矣是皆賢智之過亦不必曲爲樵謹也

林外野言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郭翼撰翼有雪履齋筆記已著錄翼學問博洽既老不得志僂蹇學官惟刻意於詩古文嘗自號東郭生又稱野翁而名所著集曰林外野言今所傳本凡二卷附與顧仲瑛書一篇考玉山名勝及乾坤清氣諸集所錄翼詩不見此集者尚多又如題劉龍洲墓道士游武當諸詩又皆別見呂誠集疑或後人重編故多所舛漏未必卽翼手定之稟也翼從楊維禎遊詩頗近其流派其問如望夫石精衛詞諸篇皆用鐵崖樂府體尤爲酷似要其筆力挺勁絕無儒響在元季詩人中可謂矯然特出者矣

傲軒吟藁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胡天游撰天游名乘龍以字行號松竹主人又號傲軒岳州平江人當元季之亂隱居不仕邑人艾科爲作傳稱使天假其年遇明太祖必爲劉基宋濂則沒於順帝末年也其集兵燹之餘僅存十一傳稱其七歲能詩已具作者風力名籍籍一時視伯生子昂不輸一籌今觀所作大都悲壯激烈而頗痛羸豪非惟未足抗虞集亦未足以敵趙孟頫傳所稱者殊過然長歌慷慨之中能發乎情止乎禮義身處末季倦倦然想見太平猶有詩人忠厚之遺其在元季要亦不失爲作者也集中陌上花詩小序誤以錢鏐爲梁元帝頗爲乖舛蓋與酣落筆記憶偶

疎庾信桂華之語談讀漢書王維垂楊之句諷解莊子取其大端則小疵可略論古人者正不在尋章摘句閒矣
師山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 安徽巡撫 宋進本

元鄭王撰王有春秋闕疑已著錄是編文集八卷前有至正丁亥程序文序又有至正庚寅玉自序蓋即玉所自編
惟序稱名曰餘力彙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詞則集名似後人追改然王禕序及楊士奇跋已皆稱師山集則初
刻時已改名矣遺文五卷不知何人所編程敏政跋玉鈞臺詩卷稱其裔孫蚪裝潢成冊張駿和敏政詩跋亦稱
玉裔孫鯨蚪皆能詩其或出蚪等之手歟附錄一卷則當時酬贈詩文及後人題詠也玉自序謂韓柳歐蘇塗天
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道之不明文章障之道之不行文章尼之其與洪君實書又力詆唐皇甫湜其
言殊妄汪克寬作玉行狀稱其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為雄渾警拔之詞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為
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其推尊亦太過然玉學術本醇克寬所謂大抵
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者其論不誣其文皆雅潔不支歐陽元所謂嚴而有法者 宋元此語亦見克寬誌中 亦為不愧其送葛子
熙序稱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所人之途有不同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
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
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此豈善學聖賢者哉又與汪真卿書稱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同異歸之
至當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
道一變而為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以所到之深淺為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所見雖遠而皆空言
此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其言皆辨別真偽洞見癥結無講學家門戶之見知其授命成仁措挂名教
不自剽竊語錄中來矣

友石山人遺彙一卷 與修汪如 葉家藏本

元王翰撰翰字用文其先西夏人元初從下江淮授領兵千戶鎮廬州因家焉翰少襲爵有能名累遷江西福建

行省郎中陳友定畱居幕府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三州友定敗浮海抵交趾不果屏居永福之觀獵山
著黃冠服者十一年洪武開釋書再至翰以幼子侑託其故人吳海遂自引決翰本將家子志匡時難不幸遭宗
邦顛沛其慷慨激烈之氣往往託之聲詩故雖篇什無多而沈鬱頓挫凜然足見其志節如題畫葵花云憐渠自
是無情物猶解傾心向太陽送陳仲實還潮陽云歸去故人如有問春山從此蕪蕪大都樵悴行吟不忘故國
其絕命詩云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祀絕宗良可恥今年辭書親到門丁男屋
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了却君親恩蓋翰於死生之際明決如此亦可見其志之素定也顧嗣立元詩
選僅載翰詩二十七首此本乃其子侑所輯凡諸體詩八十四首前有陳仲述序後附誌銘表詞等七篇皆吳海
所作也

聞過齋集八卷 兩淮鹽政 探進本

元吳海撰海字朝宗閩縣人至正末遭逢兵亂絕意仕進明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得免既而徵諸史局
亦力辭不起事蹟具明史隱逸傳是集為其門人王侑所編初海與永福王翰善元亡之後海以翰嘗仕元勸
以死節而自撫其遺孤教之成立即侑是也史稱其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又載海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
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豔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
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肆不得輒鬻云云雖持論少狹非古人兼資博考之義然其宗旨之正亦於此可
見矣其題曰聞過齋者海平生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嘗以聞過名其齋侑因以名其集云

學言詩彙六卷 江西巡撫 探進本

元吳當撰當字伯尚崇仁人澄之孫也以廕授萬億四庫照磨薦為國子助教預修宋遼金三史除翰林修撰
累遷直學士江南兵起拜江西肅政廉訪使左遷撫州路總管旋罷歸後復擢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上官而
陳友諒已陷江西遂遯迹不出友諒遣人召之當堅臥以死自誓昇牀載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屈友諒滅乃

免洪武初復追致之見太祖長揖不拜竟得放歸隱居古水之谷坪完節以終所著有周禮筮言今已佚惟此集存原本九卷明崇仁知縣新安葉良貴所刊此本六卷則國朝臨川李紱重刊所併也澄於元代致位通顯號曰大儒然實宋咸淳鄉貢士出處之間猶不免責備於賢者當不受僭竊之碎則高於張憲諸人乃天下已定仍不降禮於萬乘尤在楊維禎諸人上蓋死生久付之度外其不爲謝枋得者特天幸耳有元遺老當其最矯矯乎其詩風格道健忠義之氣凜凜如生亦元季之翹楚顧嗣立元百家詩僅掇其潯陽舟中詩三首送樊秀才詩一首附澄草廬集末其始未見此本歟

北郭集六卷補遺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許恕撰恕字如心江陰人至正中薦授澄江書院山長旋棄去會天下已亂乃遁迹賣藥於海上與山僧野人為侶善自晦匿罕相識者故徵召不及至洪武甲寅乃卒是集其子禮部主事節所輯范餘慶跋稱其後張簡編爲七卷今考定原本爲六卷是今本六卷乃其原數顧嗣立元詩選云所著北郭集十卷或十字七字字畫相近而誤歎集中每卷之首皆題五七言古一行其實乃古體近體雜編殊不可解疑或傳錄者所妄加補遺卷內附錄其子節詩六首孫輅詩二首又許穆詩二首許雲詩一首則其族孫裔所續入也恕詩格力頗道往往意境沈鬱而音節高朗無元季靡靡之音近體頗似陳與義或其所宗法者在簡齋集耶中多愁苦之詞然如偶成詩之一選豆苗綠獨行溪水西繁露墜叢竹新流漲芳堤偶與樵者語忽聞幽鳥啼云云亦未嘗不愴然清遠蓋遭逢喪亂故哀怨獨深有不能率其恬夷之素者矣

玉筍集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張憲撰憲字思廉山陰人家玉筍山因以爲號少負才不羈晚爲張士誠所招署太尉府參謀稍遷樞密院都事元亡後變姓名寄食僧寺以沒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然二人出處不同非氣類也是集卷首有同時楊維禎周砥戴良及成化初安成劉鈞四序又孫大雅玉筍生傳一篇楊基玉筍生傳書後一篇其平生事

狀尚略具梗概憲早歲入元都所作紅驕馬歌酬海一漚諸篇皆在集中奇氣鬱勃頗有志於功名後從淮張之招非其本願故其枕上感興詩云拓疆良在念擇木詎忘覩嘉猷固久抱忠憤欲誰展蓋初同王粲之依劉晚類韋莊之仕蜀亦自知所託非人而貧賤衝恩不能自拔讀其詞可以知其志矣憲學詩於楊維禎維禎許其獨能古樂府今集中樂府琴操凡五卷皆頗得維禎之體其他感時懷古諸作類多磊落翫骸豪氣全涌詩末開附評語蓋亦維禎所點定云

青村遺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金涓撰涓字德原義烏人本姓劉先世避吳越王錢鏐嫌名改為金氏嘗受經於許謙又學文章於黃潛嘗為虞集柳貫所知交薦於朝皆辭不赴明初州郡辟召亦堅拒不起竟教授鄉里以終所著有湖西青村二集其四十卷兵燹不存嘉靖中其六世孫魁始搜拾散亡編為此本魁子江始刊版印行以所存無幾非涓手定之原集故題曰遺藁涓於宋濂王禕為同學權贈涓詩有惜哉承平世遺此磊落姿句頗嗟其沈晦而涓送李子威之金陵詩云若見潛溪宋夫子勿云江漢有扁舟乃深慮其薦達志趣頗高然其詩則不出江湖舊派摹寫山林篇篇一律殊未為超詣觀集中有錢塘行在一篇以元統至正間人何至指錢塘為行在知由耽玩宋末諸集以習熟而誤洽舊語矣特以託意蕭閒不待矯語清高自無俗韻又恬於仕宦疏散冥營亦無所怨尤故品格終在江湖詩上耳詩道關乎性情此亦一證矣

丁鶴年集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元丁鶴年撰鶴年字亦曰鶴年蓋用孟浩然字浩然例也色目人本世家子遭亂不求仕宦篤尚志操兼以孝聞烏斯道戴良為作傳皆以申屠蟠擬之元亡避地四明後歸老武昌山中明史文苑傳附見戴良傳末其詩本名海巢集此本題丁鶴年先生集不知何人所編未附有鶴年長兄浙東僉事都元帥吉雅摩迪音原作吉雅諫丁今改正詩九首次兄翰林應奉阿里沙詩三首又鶴年表兄樊川吳惟善詩五首亦不知何人所續入也鶴年既絕意於

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頗深尤長於五七言近體往往沈鬱頓挫逼近古人無元季纖靡之習至順帝北狩以後興亡之感一託於詩悱惻纏綿眷眷然不忘故國瞿宗吉歸田詩話所稱行蹤不異臯東徒心事惟隨雁北飛句及逃禪室與蘇主話舊一篇可以知其素志宗吉又稱其梧桐竹軒詩謂其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爲徵衽今考其詩中一聯堆砌無味徒以起二句用鳳凰事以棲梧桐食竹實關合末二句用蔡邕事以雋尾桐柯亭竹關合頗爲工巧耳以是求鶴年之詩失之遠矣

貞素齋集八卷附錄一卷北莊遺彙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舒頤撰頤字道原績溪人至元丁丑江東憲使辟爲貴池教諭秩滿調丹徒至正庚寅轉台州路儒學正以道梗不赴歸隱山中明興屢召不出名所居曰貞素齋著自守之志也所著有古淡彙華陽集今皆不傳此本乃嘉靖中其曾孫旭元孫孔昭等所輯績溪知縣遂寧趙春所刊其文章頗有法律詩則縱橫排宕不尙纖巧織組之習七言古體尤爲擅場卷首有頤自序及自作小傳均以陶潛自比而其文乃多頌明功德蓋元綱失馭海水羣飛有德者與人歸天與原無所容其怨尤特遺老孤臣義存故主自抱其區區之志耳頤不忘舊國之恩爲出處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與劇秦美新一例而論也附錄一卷載俞希魯唐仲實等所作銘記數篇北莊遺彙一卷則頤弟遠遜遺詩亦孔昭等所採入今竝仍其舊錄之焉

一山文集九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李繼本撰繼本名延興以字行東安人占籍北平登至正十七年進士授太常奉禮兼翰林檢討考其代雄縣知縣所作禱雨文內稱洪武二十七年則其人明初尙存矣此集前有李敏序稱爲其子方曙方煦所輯而景泰中黎公穎序則曰其孫容城教諭伸所編意其父子相繼爲之歟朱彝尊明詩綜蒐羅最備獨未錄是集殆以未仕於明故與楊維禎諸人一例不載顧嗣立元百家詩選亦未收入則疑流傳頗少嗣立偶未見也其詩文俊偉疏達能不失前人規範長歌縱橫磊落尤爲擅場中有學李白不成流爲虛全馬異格調者好奇之弊其失不免

瘡而野然愈於剪紅刻翠以詞爲詩者多矣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元錢惟善撰惟善字思復自號心白道人錢塘人領至正元年鄉薦官至儒學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退隱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明洪武初卒惟善初應鄉試時題曰羅刹江賦鎖院三千人不知所出獨惟善引枚乘七發證錢塘之曲江卽羅刹江大爲主司所稱由是知名其作西湖竹枝詞乃稱斷橋日段家橋爲瞿宗範所議並見瞿宗吉歸田詩話然考證之疎密與吟咏之工拙各自一事不以地理之偶誤病及其詩也其集在明不甚顯故焦竑撰國史經籍志收元人詩集頗夥而惟善所作不著錄其傳於世者惟賴良大雅集所錄詩九首而已此本初爲惟善手書真跡藏於練川陸氏家後歸嘉興曹溶康熙中金侃於溶家鈔得又以甫里許氏藏本較其異同始行於世顧嗣立元詩選所錄卽據此本採入者也前有陳旅序稱其妥適清雋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品題頗當又有至元五年淳安夏溥序以宋末四靈指爲曉唐之人紕謬殊甚今惟錄旅序以弁首溥序則削不載焉

龜巢集十七卷

魏修注如
漢家藏本

元謝應芳撰應芳有思賢錄已著錄集一卷爲賦二卷至五卷爲詩六卷至十一卷爲雜文十二卷爲詩餘十三卷至十五卷又爲雜文十六卷十七卷又爲詩編次頗爲無緒疑後人傳寫亂其善第抑或本爲前集十二卷後集五卷一則先詩而後文一則先文而後詩傳寫誤併爲一集故參錯如是也史稱其詩文雅麗溫藉今集中詩頗雅潔文則多應酬之作然其中如上周郎中論五事啟上奉使宣撫書與王氏諸子書上周參政正風俗書上何太守書上武進樊大尹書與林孝論請建先賢祠書皆有關於國計民生人心風俗非徒以筆墨爲物役者史稱其年益高學行益邵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其廬應芳布衣章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蓋不誑焉

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周霆震，震字亨遠，安成人。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田子。初省其文，則曰石初。早年刻意學問，多從宋諸遺老游，得其緒論，延祐中行科舉法，再試不售。遂杜門專意詩古文，是集為盧陵晏所編集，後行狀誌銘之，屬亦璧所附也。霆震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卒於明洪武十二年己未，年八十有八。親見元代之盛，又親見元代之亡，故其詩憂時傷亂，感憤至深。如二月十六日青兵逼城，古金城謠李潯陽死節歌，兵前鼓農謠，杜鵬行過玉成岩關城曲，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龍劍歌，寇至雜咏，寇自北來軍中苦樂謠，宿州歌，詩篇並敘述亂離沈痛酸楚，使異代尙如見其情狀。昔汪元量水雲集論者，以為宋末之詩史，霆震此集，其亦元末之詩史歟。

山窗餘藁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甘復，撰復字克敬，餘干人。其詩源出於張翥，雖不及翥之才力富健，諸體兼備，而風懷澄澹，意境雋然。五言古體綽有韋柳之遺，其格韻乃似在翥上。蓋才有所偏，長詣有所獨至也。元亡之後，遁跡以終，著作散佚，僅存手墨於同里趙石浦家。凡文數十篇，詩十餘首，明成化中石浦之孫琥始為繕錄，開雕復見於世。雖零篇斷簡，所剩無多，而詩格文筆一一高潔，疑復當日自擇其最得意者手錄此帙，故篇篇率有可觀，轉勝於珠璣雜陳，務盈卷帙，徒供覆瓿者矣。顧嗣立元詩選稱琥刻是編，劉憲為序，此本僅有琥跋，不載憲序，蓋刊版散失之後，輾轉傳鈔，佚之矣。然復集自足傳，亦不以序之有無為輕重也。

梧溪集七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王逢，撰逢字原吉，自稱席帽山人。江陰人。當至正間，被薦不就，避地吳淞江築室。上海之烏涇，適張氏據吳東南之士，咸為之用，逢獨高蹈遠引。及洪武初，徵召甚迫，又以老疾辭。明史文苑傳附載於戴良傳中，以二人皆義不負元者也。逢少學詩於陳漢卿，得虞集之傳，才氣宏敞而不失謹嚴。集中載宋元之際忠孝節義之事甚備，每作小序以標其崖略，足補史傳所未及。蓋其微意所寓也是。書傳本差稀，王士禛屬其鄉人楊名時訪得明末江

陰老備周榮起手錄本乃盛傳於世榮起號硯農究心六書毛晉汲古閣刊版多其所校蓋亦好古之士云

吾吾類彙三卷 永樂大典

元吳卓撰卓元史無傳志乘亦失載其姓名獨永樂大典各韻中頗採錄其詩文題作吳舜舉吾吾類彙又別收胡居敬等原序二篇略具行履知其為臨川人乃宋丞相吳潛諸孫早游吳激之門嘗官臨江路儒學教授元亡後抗志不出遯跡以終而不著其名惟王圻續文獻通考載有吳卓吾吾類彙之目而集中祝文亦有卓忝游宦語知卓為其名舜舉乃其字也卓工於韻語所作大都以朴澹為主不涉元末佻巧纖靡之習詩中紀年多有庚寅壬辰及癸卯甲辰等歲名時值至正之季盜賊縱橫目擊艱危每深憂憤如和劉聞廷擬古十章反覆於國步將傾藩維弛節而繼之以堂堂潯陽守重義知所本云云特表李黼之忠烈以激厲當時其志有可憫者雖其骨格未堅尚不能抗行古作者而纏綿悱惻要不失變雅之遺意焉集佚已久顧嗣立元詩選蒐羅最廣亦闕而不載今從永樂大典哀輯共得詩一百二十餘首釐為三卷其雜文十餘首亦附於後備考核焉

樵雲獨唱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葉容撰容字景南金華人志行高潔結廬城山東隅名其地曰雲顛自號雲顛天民是集乃其孫雍所編前有自序謂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響故名曰樵雲獨唱序凡二篇皆題至正甲午而集中多載入明詩且後篇乃明興後語疑原本後篇末著年月傳寫者誤以前篇年月補入也顧嗣立元詩選載葉樵雲容字伯愷洪武中登進士官行人司副免歸案集中挽琳荆山上人云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以年計之當洪武戊申景南年六十有九矣其獨樂歌云屈指今年七十五集中詩皆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袁布政凱序云使先生後生數年際我朝之明盛與一時俊又並列庶職其事業必有可觀惜其不然而徒於言語文字間見之其志不亦可哀乎袁序作於成化間不應有誤元詩選所引未知何所據也又震澤編載東山葉容字伯昂嘗以鄉貢為和靖書院山長則又一同名姓者耳云云其辨甚明案太學題名碑建文庚辰科有葉容亦金

華人庚辰爲建文三年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三年元詩選所引當必因此而譌嗣立特未之詳考也其詩寫閒適之懷頗有流於頹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天機所到固不必以繩削求矣

桐山老農文集四卷

浙江范懋杜家天一閣藏本

元魯貞撰貞字起元自號桐山老農開化人集中萬青軒記自稱曲阜人蓋曲阜其祖貫也是集凡文三卷詩一卷凡元代所作皆題至正年號其入明以後惟題甲子殆亦栗里之遺意詩不出元末之格且閒有累句殊非所長其文亦間見頗狹或失考正如武安王廟記迎神詞中有蘭佩下兮桂旗揚乘赤兔兮從周倉句考周倉之名不見史傳是直以委巷俚語鐫刻金石殊乖大雅然人品既高胸懷夷曠一切塵俗俗狀無由入其筆端故稱臆而談自饒清韻警諸深山幽谷老柏蒼松雖不中繩規而天然有出塵之意其改正不在語言文字閒矣

靜思集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郭鈺撰鈺字彥章吉水人江西通志稱其元末遭亂隱居不仕明初以茂才徵辭疾不就集首有洪武二年廬陵羅大已序亦稱其有經濟能自守今案集中有辛亥秋詔舉秀才余以耳聾足蹇縣司逼迫非情因成短句一詩辛亥爲洪武四年又在作序後二年則所謂能自守者信矣又癸丑首正詩中有盲廢倦題新甲子醉來謾說舊山川貞元朝士今誰在東郭先生每自憐之句是其不忘故國抗跡行吟志操可以概見又有乙卯新元六十年生辰詩則其入明已八年矣跡其生平大抵轉側兵戈流離道路目擊時事陪危之狀故見諸吟咏者每多愁苦之詞如悲廬陵悲武昌諸篇慷慨激昂於元末盜賊殘破郡邑事實言之確鑿尤足裨史傳之闕其遺集本藏於家嘉靖閒羅洪先始爲序而傳之而其孫廷詔等不知編次之法前後舛錯殊無義例以行世既久今亦姑仍其舊錄之二云爾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補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戴良撰良字叔能浦江人嘗學文於柳貫黃潛吳萊學詩於余闕明史文苑傳明太祖初定金華時用爲學正

良棗官逃去至正辛丑順帝用薦者言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後至吳中依張士誠知士誠不足與謀挈家浮海至膠州欲閒道歸庫庫軍庫庫卽世所稱王保保百戰以圖恢復者也會道梗不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辭太祖怒羈置不釋次年四月卒於京師然迄未食明祿也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故自號九靈山人其集曰山居棗曰吳游棗曰鄞遊棗曰越遊棗後跋又云集外有和陶詩一卷今檢集中越遊棗內已有和陶詩一卷而其門人趙友同所作墓誌亦云和陶詩一卷九靈集三十卷不在集目之內或本別有和陶詩一卷而爲後人合併於集中者未可知也良詩風骨高秀迥出一時瞻懷宗國慷慨激烈發爲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故其自贊謂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刺水殘山之句蘇伯衡贊其畫像亦謂其跋涉道途如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如正則之自放云

灤京雜詠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允孚撰允孚字和吉吉水人其始末未詳惟集後羅大已跋稱楊君以布衣襪被歲走萬里竄西北之勝凡山川物產典章風俗無不以詠歌記之則允孚似未登仕版者然第四十九首註稱每湯羊一膳具數十六餐餘必賜左右大臣日以爲常予嘗職賜故悉其詳云云則亦順帝時尚食供奉之官非游士矣又末數首中一則曰宮監何年百念消冠簪驚見髻蕭蕭挑燈細說前朝事客子朱顏一夕凋一則曰強欲澆愁酒一卮解鞍聞看古祠碑居庸千載興亡事惟有中天月色知一則曰試將往事記從頭老髮征衫總是愁天上人閒今又昔灤河珍重水長流則是集蓋作於人明之後故羅大已序有兵燹所過莽爲邱墟回視曩遊慨然永嘆語也其詩凡一百八首題曰百詠蓋舉成數其曰灤京者以灤河逕上都城南故元時亦有此稱詩中所記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詳其詩下自註亦皆駭悉蓋其體本王建宮詞而故宮禾黍之感則與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吳自牧之夢梁錄周密之武林舊事同一用意矣

元李祁撰祁字一初別號希遠茶陵人元統元年進士除應奉翰林文字改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以母憂解職會天下已亂遂隱永新山中元亡自稱不二心老人年七十餘乃卒祁爲詩冲融和平自合節度文章亦雅潔有法其初登第也元制以漢人南人爲左膀蒙古色目人爲右右膀案元制尚右故元史樂增傳稱諫安右此祁爲左膀第二人其右膀第三人則余闕也後闕死節而祁獨轉側兵戈間嘗爲闕序青陽集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爲恨又稱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視然以面目視人者斯文之喪益掃地盡矣蓋與闕雖出處稍殊死生各異而其惓惓故主義不負元則大節如一昔宋理宗寶祐四年闕得文天祥爲狀元又得陸秀夫謝枋得二人是旃得李黼爲狀元而又得祁與闕二人不慚不愧文天祥闕不愧陸秀夫而祁亦不愧謝枋得是二旃者後先輝映亦可云科名之盛事矣初明兵至永新祁中刃僵道左千戶俞子茂詢知爲祁昇歸禮待之雖幸不死然洪武中徵召舊儒祁獨力拒不起子茂重其爲人祁沒之後子茂爲刻其遺集十卷至宏治間其五世從孫東陽搜輯遺藁屬吉安守顧天錫重鈔卽此本也 國朝康熙中廣州釋大汕復以意刪削併爲四卷然大汕雖號方外實權利之流其學識不足以知祁去取深爲未當故今仍以原本著錄存其眞焉

南湖集七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貢性之撰性之字友初歸田詩話作有初未詳孰是也宣城人尚書師秦之族子元季以胄子除簿尉後補閩省理官洪武初徵錄師秦後人大臣以性之薦性之避居山陰更名悅其從弟仕於朝者迎歸金陵宣城俱不往躬耕自給以終其身其集名曰南湖雖仍以宣城祖居爲目實則沒於浙東終未歸也集中題畫馬詩云記得曾陪仙仗立五雲深處隔花看題葡萄詩云憶騎官馬過灤陽馬乳纍纍架香蓋倦倦不忘故國又題墨菊詩曰柴桑生事日蕭然解印歸來只自憐醉眼不知秋色改看花渾似隔輕煙題陶靖節像曰解印歸來尙黑頭風塵吹滿故園秋一生成心事無人識剛道逢迎愧督郵其不事二姓之意尤灼然可見貢欽作是集序曰會稽王元章善畫梅得其畫者無貢南湖題詩則不貴重故集中多咏梅詩嘗題絕句云王郎胸次亦清奇畫寫孤山雪後枝

老我江南無俗事爲渠日日賦新詩又云王郎日日寫梅花寫徧杭州百萬家向我題詩如索債詩成贏得世人誇其他題畫之作尤多蓋人品既高故得其題詞則緣素爲之增價有不全繫乎詩者歸田詩話稱其吳山游女及送戴伯貞之廣西兩篇未足以盡性之也

佩玉齋類集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楊嗣撰翻字文舉上元人父剛中大德間官翰林待制著有霜月集今已不傳翻初爲江浙行省掾至正中官休寧主簿歷江浙儒學提舉遷太常博士剛中爲時名宿所學具有原本當代勝流多與之遊翻承其家訓益鏤厲爲古文辭觀虞集楊維禎等所作序皆儼然以父執自居則其指授提撕必爲親切故其文章格律多得自師友見聞恣態波瀾能不失先民矩矱雖邊幅未廣醞釀未深而法度謹嚴視無所師承徒以才氣馳騁者則相去遠矣是集刊於至正末而劉仔肩選明雅頌正音乃採入其詩又楊基集悼楊文舉博士詩亦有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還鄉句則翻之沒當在洪武初年今以其未受明祿故仍系之元人焉

清閨閣集十二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元倪瓚撰瓚字元鎮號雲林

梁清遠韻耶雜錄曰倪雲林字元鎮而華亭夏正長寅贈陳進之序稱爲太字不知其何據謹附識於此

無錫人畫居逸品詩文不

屑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以繩墨明天順間宣興蹇朝陽有刻本至萬歷中其八世孫理等復爲彙刊凡十五卷歲久漫漶惟毛晉所刊十元人集本行世 國朝康熙癸巳上海曹培廉重爲編定校勘付梓多所

增補考未存理樓居雜著有題雲林子詩後一篇稱素愛其詩每見一篇一詠輒收錄之近得蹇氏新刻本參校

其所遺者存而萃集成帙多吳遊之作計得諸體詩及雜文共若干篇爲外集一卷則蹇刻原非足本故培廉更爲蒐輯也凡詩八卷雜文二卷外紀二卷上卷列遺事傳銘並贈答甲輓之作下卷專載諸家品題詩畫語毛晉

嘗刊雲林遺事於集外別行培廉哀爲一編瓚之始末備列無遺矣世又有別本文集二卷末有崇禎戊寅紀同人跋曰雲林詩集毛子晉家有刊本此文集二卷自滄江劉氏鈔得之蓋哀斬墨蹟而成非原本也後見刻本較

此本增多數篇分爲四卷序次亦稍不同然文中荆溪圖序一首據空輿縣志載入者核之卽題陳惟允畫荆溪圖之節本前後復見略不一檢則冗雜無緒可知不及此本之清整也云云其考正頗核今考集中所載如題天香深處卷後題紫華周公碑傳行狀後題師子林圖重覽紫華周公碑傳題周遜學府君遺翰後鶴林周元初像贊等六篇皆詞意狠鄙決非瓊筆蓋自僞本墨蹟鈔撮竄入同人未及辨正培廉此本亦尙載集中以流傳既久始仍刊本存之而附著其可疑如右

玉山璞葉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顧瑛瑛瑛一名阿瑛又名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少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與天下勝流相唱和舉茂才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年四十卽以家產盡付其子元臣卜築玉山草堂池館營伎圖書器玩甲於江左風流文采傾動一時後元臣仕爲水軍副都萬戶元亡隨例徙臨濠瑛亦偕往洪武二年卒嘗自題其畫像曰儒衣僧帽道人屨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舊時豪俠興五陵衣馬浴陽街紀其實也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楊循吉蘇談曰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諸客而詞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非獨以財故也今觀所作雖生當元季正詩格綺靡之時未能自拔於流俗而清麗芊綿出入於溫岐李賀間亦復自饒高韻未可概以詩餘斥之集末附步虛詞四章體摹真誥又小詞二首文二篇拜石壇記頗疎峭玉鸞一傳爲楊維禎得簫而作摹擬毛穎草華則不免陳因窠臼矣

麟原文集二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王禮撰禮字子尚後更字子讓廬陵人元末爲廣東元帥府照磨明興不仕聘爲考官亦不執江西通志載吉安人物有王子讓而無王禮蓋誤以子讓爲名也禮工於文章著述甚富嘗選輯同時人詩爲天地間集 案謝翱遺民詩爲天地間集此 其名見於郭鈺靜思集中今已久佚惟是編尙存分前後兩集各十二卷前有李祁劉定之 案謝翱遺民詩爲天地間集此 其名蓋陰以自寓 其二序定之序謂其託耕鑿以棲迹於運去物改之餘依翹葉以逃名於頭重齒豁之際其文奇氣磅礴胸臆以

未祿將周京故也有與子讓同出元科目佐幕府其氣亦有掣碧海蒼旻之奇及攀附龍鳳自擬留文成然有所作噫嚅鬱伊捫舌駢頰曩昔豪氣漸泯無餘矣意蓋借禮以詆劉基然所評與禮文不甚似祁序稱其藹然仁義之詞凜然忠憤之氣深切懇至無不可人意者斯得之矣

來鶴亭詩八卷補遺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呂誠撰誠字敬夫崑山人工於吟詠詩格清麗與同里郭翼陸仁袁華相唱和嘗於園林蓄一鶴後有鶴自來為伍因築來鶴亭併以名其詩集考集中第一卷多嶺南詩二卷有洪武辛亥南歸重渡梅關詩云去年竄逐下南濱萬里歸來鬢已星星亥為洪武四年是明初嘗論遷廣東已而赦歸其緣何事獲謫則不可考第八卷詩內有洪武癸酉紀年癸酉為洪武二十六年而楊維禎前序作於至正七年丁亥至是已四十七年計其時誠亦耄矣諸書皆稱呂處士無言其嘗仕於明者則仍元遺老也集不知何人所編維禎序稱嘗和其古樂府自上京至江南謠弄若干首今集中皆無之則原序雖存詩已多所散佚非其原本又顧嗣立元人百家詩選稱其尚有既白軒竹洲歸田諸彙今所見者惟此集或維禎所言在其他集之內歟

雲松巢集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朱希晦撰希晦樂清人至正末隱居瑤州與四明吳主一蕭臺趙彥銘游詠雁山之中稱雁山三老明初有薦於朝者朝命未至而卒是集乃其子商所編天台鮑原宏為之序正統中其元孫元諫刊版章畎又為之序原宏序稱其飄逸放曠宗於李典雅雄壯宗於杜阮序稱其思致精深詞意豐贍滔滔汨汨如鸞鷲怒瀾蛟鼉出沒而可駭可愕今觀其詩五言詩氣格頗清而篇幅少狹與象未深數首以外詞旨略同七言稍為振拔古體又勝於近體溯其宗派蓋辨香於劍南一集原序所稱未為篤論也

環谷集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禮經補遺已著錄其平生以聚徒講學為業本不留意於文章談藝之家亦未有以文章

稱克寬者然其學以朱子爲宗故其文皆持論謹嚴數詞明達無支離迂怪之習詩僅存十餘首雖亦濂洛風雅之派而其中七言古詩數首造語新警乃頗近濼庭筠李賀之格較諸演語錄以成篇方言俚字無不可以入集者亦殊勝之在其鄉人中不失爲陳櫟胡炳文之亞文士之文以詞勝而防其害理詞勝而不至害理則其詞可傳道學之文以理勝而病其不文理勝而不至不文則其理亦可傳固不必以一格繩古人矣此集爲 國朝康熙初其裔孫宗豫所輯前列行狀墓表年譜未附以汪澤民等序文爲胡傳纂疏諸書而作者前有 三原孫枝蔚序稱祁門三汪先生集今以時代不同析之各著錄焉

性情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周異撰異事蹟不見於他書其詩集諸家亦未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周異泉性情集一部一冊與永樂大典標題同吉安府志又載有周異亨白鷺洲洗耳亭二詩檢勘亦與此集相合而集中擬古樂府小序則自題曰龍唐孝艾周異云云以諸條參互考之知異爲其名而異泉異亨乃其號與字也集中自稱嘗從征道賀二縣徭寇以功授永明簿則在元會登仕版而所紀干支有丙辰九月當爲洪武九年則明初尚存矣異詩格不高頗乏沈鬱頓挫之致然其抒懷寫景亦頗近自然要自不失雅則集以性情爲名其所尚蓋可知也元末吉州一郡如周霆震楊允孚郭鈺等皆有詩集流傳而異詩獨佚殆亦有幸不幸歟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蒐羅編輯釐爲六卷俾與石初諸集竝存於世亦未嘗不分路爭馳矣

花溪集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沈夢麟撰夢麟字原昭吳興人舉後至元己卯鄉薦授婺州學正遷武康令至正中解官歸隱明初以賢良徵辭不起應聘入浙闕校文者三爲 會試同考者再太祖稱之曰老試官然知其志不可屈亦不强以仕年垂九十而卒夢麟以前朝遺老不能銷聲滅蹟自遁於雲山煙水之間乃出預新朝貢舉之事此與楊維禎等之修元史胡行簡等之修禮書其蹤蹟相類以較丁鶴年諸人當降一格然身經徵徭卒不受官較改節希榮者終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一等仍繫諸元曲諒其本志也是集爲其元孫江西按察司僉事清所編凡詩文四百二十四篇夢麟與趙孟頫爲姻家傳其詩法七言律體最工時稱沈八句劉基早與之遊嘗寄贈曰杜陵老去詩千首陶令歸來酒一罇其文其人具見於是矣

樗隱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胡行簡撰行簡字居敬新喻人至正二年進士授國子監助教歷翰林修撰除江南道御史遷江西廉訪司經歷遭世亂乞歸以經學教授鄉里事蹟見江西通志中考明史禮志載洪武二年詔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同修禮書至者八人而行簡與焉是明初尚存故集中晏公廟嘯真人二碑均有洪武年號然明太祖實錄又載徵江西儒士劉子胡行簡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尚未受明官也行簡文章以沖和淡雅爲宗雖波瀾未闕而能確守法度不爲支離冗贅之詞擬之元末殆李祁雲陽集之流其詩傳者無多墨竹一章於故君舊國之思再三致意亦頗可見其節操焦竑經籍志所列元末明初諸集爲數最夥而獨無此集之目是明代傳本已缺今從永樂大典蒐輯編綴釐爲六卷存其概焉

東山存彙七卷附錄一卷

內府藏本

元趙汝愚撰汝有周易文詮已著錄初汝於洪武二年應召修元史歸未逾月而卒其門人汪陸哀輯遺文爲一編後其門人范準又蒐羅補綴汪仲魯爲之序但稱若干卷而不詳其數似作序時尚未編定也又有嘉靖戊午鮑志定序稱文集散佚聞輯於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於先生爲莫逆交故諸所撰述畱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好收撫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攜遊北雍潛川豫菴汪君亟請續梓云云則此本乃志定之父所編非汪陸范準之舊也凡詩詞一卷文六卷附錄一卷詩文閒註本事有似汝自註者有稱汝爲先生如贈推命焦月巖咏蟋蟀二詩及虞集私試江西六君子策之類灼然爲後人所加者詳其語意殆汪范二人所附歎康熙辛酉趙吉士重刊跋稱第六卷虞集行狀中闕二頁今考此篇之末其文末畢蓋尙闕其末一頁不但二頁也

有元一代經術莫深於黃澤文律莫精於虞集仿經術出於澤文律得於集其淵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議論有根柢而波瀾意度均有典型在元季亦翹然獨出詩詞不甚留意然往往頗近元祐體無雕鏤繁碎之態蓋有本之學與無所師承剽竊語錄自炫爲載道之文者固迥乎殊矣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元楊維禎撰維禎有春秋合題著說已著錄此其初刊詩文集也維禎以詩文奇逸凌跨一時此編乃錄文二十八卷詩僅兩卷又以雜文六篇足之蓋以文爲主詩特附行耳朱國禎湧幢小品載王彝嘗詆維禎爲文妖今觀所傳諸集詩歌樂府出入於盧仝李賀之閒奇奇怪怪溢爲牛鬼蛇神者誠所不免至其文則文從字順無所謂翦紅刻翠以爲塗飾督牙棘口以爲古奧者也觀其於句讀疑似之處必旁注一句字使讀者無所歧誤此豈故爲險僻欲使人讀不可解者哉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龐義淫非傳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修周敦頤蘇洵父子我朝則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觀其所論則維禎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陶宗儀輟耕錄載維禎辨統論一篇大旨謂元繼宋而不繼遼金此集不載此篇未喻其故今恭奉論旨補入集內蓋維禎雖反頗吹主罪甚揚雄而其言可採則不以其人廢之仰見聖人衮鉞之公上超萬古非儒生淺見之能窺也

鐵崖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楊維禎撰其門人吳復所編維禎以樂府擅名此其全帙也樂府始於漢武後遂以官署之名爲文章之名其初郊祀等歌依律製詩橫吹諸曲採詩協律與古詩原不甚分後乃聲調迥殊與詩異格或擬舊譜或製新題輒轉日增體裁百出大抵奇矯始於鮑照變化極於李白幽盤奇詭別出蹊徑岐於李賀元之季年多效溫庭筠體柔媚旖旎全類小詞維禎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矯之根柢於青蓮昌谷縱橫排募自闢町畦其高者或

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時而彈射者亦復四起然其中如擬白頭吟一篇曰買妾千黃

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與三百篇風人之旨亦復何異特其才務馳騁意務新異不免滋末

流之弊是其一短耳去其甚則可欲寬廢之則究不可磨滅也惟維楨於明初被召不肖受官賦老客婦語以

復古詩集六卷

編修汪如陳家藏本

自況其志操頗有可取而樂府補內有所作大明鏡歌鼓吹曲乃多非刺故國頌美新朝判然若出兩手據危

素跋蓋聘至金陵時所作或者懼明祖之羈留故以遜詞脫禍歟然核以大義不止於白璧之微瑕矣

元楊維禎撰所載皆琴操宮詞冶春遊仙香奩等作而古樂府亦雜廁其間乃其門人章琬所編以其體皆時

俗所置而不爲故以復古爲名琬序稱輯前後所製者二百首連吳復所編又三百首而今止一百五十二首

數不相符或後人已有所刪削非完本歟其中香奩諸詩爲他本所不載古樂府諸篇則與鐵崖樂府相複者

數十首而稍有異同如石婦操山夫折山花句上樂府本尙有峩峩孤竹岡上有石魯魯二句山頭朝石婦句

樂府本作歲歲山頭歌石婦又烽燧曲一首樂府本以上二句作下二句其文互有顛倒又樂府本所載詩題

與此本異者如北郭詞之作屈婦詞秦宮曲之作桑陰曲合歡詞之作生合歡空桑曲之作高樓曲此類不一而

足蓋吳復編鐵崖樂府在至正六年琬編此集在至正二十四年相距幾二十載殆維楨於舊槩又有所改定故

琬據而錄之此當從其定本不當況其初藁者矣

麗則遺音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楊維禎撰維禎東維子集不載所作古賦鐵崖文集中亦僅有土圭蓮花漏記里鼓車三作而他賦概未之及

是集爲賦三十有二首皆其應舉時私擬程試之作乃維禎門人陳存禮所編而刊版於錢塘者至正二年維禎自爲之序其後漸佚不傳明史藝文志中備錄維禎著述書目亦無是集之名明末常熟毛晉偶得元乙亥科湖廣鄉試荆山璞賦一冊而是集實附卷末始爲重刻以行其荆山璞賦五首并綴錄於後以存其舊元代設科

例用古賦行之既久亦復剽竊相仍末年尤甚如劉基龍虎臺賦以場屋之作爲世傳誦者百中不一二也維
植才力富健回鶻馳霆激之氣以就有司之繩尺格律不更而神采迥異遽擬諸詩人之賦雖未易言然在科
舉之文亦可云卷舒風雲吐納珠玉者矣

夷白齋彙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陳基撰基字敬初臨海人受業黃潛之門所作詩文皆操縱馳騁而自有雍容揖讓之度能不失其師傳至
正中以薦授經筵檢討嘗爲人草諫草幾獲罪引避歸張士誠據吳引爲學士書檄多出其手明興太祖召修
元史賜金而還明史文苑傳附見趙堦傳中基寓舍有夷白齋數以名其彙凡內集詩十一卷文二十四卷外
集詩文合一卷大抵皆元世所作也朱存理棲居雜著有跋夷白齋彙一篇稱得鈔本於王東郭家臨寫一部
計二百九十六番裝爲五冊而不言其卷數又有跋夷白齋拾遺一篇稱尙寶李公前修鄞郡乘時先得海虞人
家本一冊復有遺文三十五篇子悉錄之今得王氏本相較異同於海虞本錄出爲拾遺一卷吳中尤氏有遺
墨數紙內有陳基傳謝徽詩併存拾遺後云云據其所言頗與今本相近然存理但云拾遺爲遺文而此本外
集有詩或後人又有所更定歟

庸菴集十四卷

永樂大典本

元宋禧撰禧初名元禧後改名禧字无逸庸菴其號也餘姚人元至正庚寅中浙江鄉試補繁昌教諭尋棄歸
洪武初召修元史所撰外國傳自高麗以下悉出其手書成不受職乞還山復與樵彥辰同徵主考福建故明
史列之文苑中附見趙堦傳未然集中題桐江釣隱圖有云黃冠漫憶濯脚章老病憐予簡書趣又寄宋景謙
云當時十八士去畱各有緣而戴良贈以詩亦有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之句則亦沈夢麟趙訪
之流非危素諸人比也禧學問源出楊維禎維禎才力橫軼所作詩歌以奇譎兀莽凌驟一世效之者號爲鐵
體而禧詩乃清和婉轉獨以自然爲宗頗出人香山劍南之閒文亦詳瞻明達而不詭於理可謂善學柳下惠

莫如魯男子矣黃虞稷千頃堂書曰載庸菴文集三十卷又庸菴詩集十卷自明以來未有刊版故流播絕稀今浙江所採進者乃其詩集即千頃堂書曰所云十卷之本而文集則已久佚惟永樂大典各韻內詩文並載尚具梗概以浙本相校其詩惟多七言絕句四首詞一首其他轉不若浙本之詳備疑編錄之時多所刪汰其雜文每題之下各載年月檢勘皆至正間所作而入明乃無一篇當亦不免有所遺脫然世無傳本惟藉此以獲見一斑尤不可不亟為甄錄謹據浙本參互考證仍編詩集為十卷文集則別釐為四卷又從西湖志補詩二首餘姚志補文二首統題作庸菴集以備元末之一家焉

可開老人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張昱撰昱字光弼自號一笑居士廬陵人元末左丞楊旺扎勒原作楊完者今改正鎮江浙參謀軍府官至左右司

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元末棄官不仕張士誠招禮之不屈明太祖徵之至京召見憫其老曰可開矣厚賜遣歸更號可開老人放浪山水年八十三乃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趙鶴謙傳中瞿宗吉歸田詩話記其在楊旺扎勒幕中諸作又記其酒酣自誦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曰我死葬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其風調可以想見也其詩學出於虞集故具有典型舊彙散佚正統元年楊士奇始得殘帙於給事中夏時以授浮梁縣丞時昌刻之此本即從正統刻本傳寫者士奇原序尚載於卷端其詩才氣縱逸往往隨筆酬答或不免於類唐然如五王行春圖歌風臺諸作皆蒼莽雄肆有沈鬱悲涼之概天寶宮詞筆下曲宮中詞諸作不獨詠古之工且足備史乘所未載顧嗣立元詩選管錄其詩於辛集中其小傳引楊士奇序云云所見蓋即此本舊版久佚流傳漸寡國初金侃得毛晉家所藏別本改題曰廬陵集侃復為校正開附案語於下方然其本亦從此本傳錄非兩書也

石門集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詩演義已著錄其集世有二本一即此本乃馬氏玲瓏山館所鈔一為新喻知縣崇安暨用所刊

本分爲十卷與此本稍有詳略而其大致不甚相遠蓋卽此本而析其卷帙以就成數耳寅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皆有訓釋又有策要史斷諸書頗究心於史學又有老言論林苑古集格物編諸書亦兼講考證故其文理極醇雅而持論多有根柢不同剽掇語錄之空談詩格尤春容澹遠規仿陶韋惟河源一記過信篤什所傳其謬與潘昂霄相類蓋儒生拘限舊聞故承譌襲誤然有元一代皆主火教腦見之說不獨寅一人爲然存而不論焉可矣

玉笥集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鄧雅撰原本集首但題鄧伯言而不著其名今案集中洪武壬戌辭聘詩有雅以菲才例蒙郡舉云云知其名爲雅而伯言乃其字也又雅雖辭聘而末一卷乃爲朝京紀行詩且有應制賦鍾山雲氣沍寒之作蓋當時未允其辭起送入都之後始得放還與張昱等相類也時梁寅方講學石門山中雅與之游此集卽寅所勘定然江西通志失載其人此集諸家書目亦未著錄惟此鈔帙流傳僅存至今耳卷首有梁寅序及答書一首又何淑丁節戴正心序各一首謝觀題詞一首皆極相推挹今觀其詩雖未免稍涉率易而氣味冲澹頗有自然之致究爲不失雅音與梁寅石門集體裁正復相近宜其契分之深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一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續編卷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九

集部二十二

別集類二十二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巡按直隸督學御史姚士觀南京戶部督儲主事沈欽全校刊分十六類曰詔曰制曰誥曰書曰敕命曰策問曰敕問曰論曰樂章曰樂歌曰文曰碑曰記曰序曰說曰雜著曰祭文曰詩案太祖集初刻於洪武七年劉基及宋濂文集所載序文俱云五卷稱翰林學士樂韶鳳所編錄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已不著錄所著錄者有太祖文集三十卷註曰甲集二卷乙集三卷丙集文十四卷詩一卷丁集十卷又太祖文集類編十二卷又太祖詩集五卷又太祖御製書彙三卷均與此本不符竊竝國史經籍志列太祖文集二十卷又三十卷此本卷數與竝所列前一本合當即竝所著錄歟其刻在萬歷十四年編次不知出誰手目錄之末有姚士觀等跋語乃據舊本刻於中都亦未能詳考所自來也考朱彝尊明詩綜載有太祖神風操一首而集內無之則亦未為賅備然所謂三十卷者今未見傳本其存佚均未可知近時諸家所藏竝大抵皆即士觀等所刻今亦據以著錄存有明一代開國之著作焉

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

內府
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篇海類編已著錄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潛為一朝之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潛其授受具有源流又早從聞人夢吉講貫五經其學問亦具有根柢明史濂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竝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燕饗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鉅卿碑記刻石之詞咸以委濂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其文集劉基傳中又稱基所為文章氣昌而奇與濂竝為一代之宗今觀

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濶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略有閒矣方孝孺受業於濂努力繼之然較其品格亦終如蘇之與歐蓋基講經世之略所學不及濂之醇方孝孺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濂之粹也

宋景濂未刻集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宋濂撰濂集重刻於嘉靖中行世已久此本乃國朝順治乙未濂裔孫實穎得文徵明家所藏舊藁以示金壇蔣超超擇其中今本未載者得三十八篇編為此集以補其遺今以韓叔陽刻本重勘其中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等十一篇皆今本所已載超蓋檢之未審其餘二十七篇則實屬佚文推究當日之意蓋或以元代功臣諸頌及誌銘諸篇大抵作於前朝至明不免有所諱或以尊崇二氏不免過當嫌於耽溺異學而隱之觀楊士奇東里集倪謙文偉集並用楊傑無爲集例凡爲二氏而作者皆別爲卷帙附綴末簡不散入各體之中則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之持論可大略觀矣然古來操觚之士如韓愈之於高閑文暢持論終始謹嚴固其正也其餘若蘇黃諸集不入學派者勿論至於胡寅真德秀皆講學家所謂大儒致堂西山二集此類正復不少蓋文章一道隨事立言與訓詁經義排纂語錄其例小殊宋儒尙不能拘則濂作釋老之文又何必欲滅其迹歟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基撰基有國初禮賢錄已著錄其詩文雜著凡郁離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寫情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羣眉公集二卷本各自爲書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賢等始合爲一帙而冠以基孫薦等所撰翔運錄蓋以中載詔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書究屬薦編用以編入卷數使此集標基之名而開卷乃他人之書殊乖體例今移綴是錄於末簡以正其譌餘十九卷則悉仍戴本之原次以存其舊基遭逢典運參預帷幄秘計深謀多所裨贊世遂謬謂爲前凡識緯術數之說一切附會於基神怪謬妄無所不至方技家遞相熒惑百無一真惟此一集尙眞出基手其詩沈鬱頓挫自成一家足與高啟相抗其文闕深肅括亦宋濂王禕之亞楊守陳序謂子房之策不

見詞章元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可謂千古人豪斯言允矣大抵其學問智略如耶律楚材劉秉忠而文章則非二人所及也

風池吟藁十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汪廣洋撰廣洋字朝宗高郵人流寓太平元末舉進士太祖渡江召爲元帥府令史官至右丞相封忠勤伯洪武十二年坐貶廣南於中途賜死事蹟具明史本傳廣洋有幹濟才屢參政柄亦無他罪惡徒以初與楊憲同爲中書左右丞又與胡惟庸同爲左右丞相俱隱忍依違不能發其姦狀卒以黨誅蓋巧宦而適以巧敗故史稱其有負於爰立至於學問文章則史稱其少師余闕淹通經史善篆隸工爲詩歌今觀是集大都清剛典重一洗元人纖媚之習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摘其五言之平沙誰戲馬落日自登臺湖水當門落松雲傍枕浮懷人當永夜看月上疎桐對客開春酒當門掃落花天垂芳草地漁唱夕陽村等句數十聯以爲可入唐人主客圖靜居北郭猶當遜之母論益載其論頗爲允愜雖當時爲宋濂諸人盛名所掩世不甚稱然觀其遺作究不愧一代開國之音也

陶學士集二十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陶安撰安字主敬當塗人元至正八年中浙江鄉試入明官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蹟具明史本傳其詩一日辭達集一日知新近藁一日黃崗寓藁一日鶴沙小記一日江行雜咏本各自爲集此本分體編次與所作詞賦共爲十卷其文亦十卷而送人之序引居其半或以安文章宿望人得其贈言以爲榮故求之者多耶又安以儒臣司著作於郊社宗廟典禮皆有奏議若明初分祭南北郊及四代各一廟之制皆定於安又刑律亦安所裁而集中均不載其文殆以朝廷公牘同署者不一人故不復列入私集也世言祝壽之序自歸有光始入集考此集已有二篇則不自有光始矣安聲價亞於宋濂然學術深醇其詞皆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一代開國之初應運而生者其氣象固終不侔也

西隱集十卷

浙江汪汝琛家藏本

明宋訥撰訥字仲敏滑縣人元至正中舉進士官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爲國子助教陞翰林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遷國子祭酒卒正德中追諡文恪事蹟具明史本傳劉三吾接訥墓誌稱所著西隱集十七卷而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十卷此本有東萊劉師魯序稱其集初爲上海張趨所手錄滑人王崇之令上海從其後求得而刻之歲久漫漶師魯因鳩工重刻蓋卽十卷之本豈張趨繕錄之時又有所刪併故與墓誌不合歟集前四卷爲賦詩後六卷爲雜文附以明太祖手敕四道及白雲茅屋賦二篇記一篇白雲茅屋者訥所築別墅之名也訥領成均胄子之任師道嚴正爲一時典型文章亦渾厚醇雅其奉敕製太學碑極爲太祖所賞今載集中又有壬子歲考試秋闈次北平詩及秋闈卽事諸詩壬子乃洪武六年蓋訥未仕之前已應聘爲北平考官而本傳墓誌均未之載其過元故宮詩十九首尤纏綿悱惻有風人忠厚之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甚推其半船涼色潮生海兩岸秋風浪拍沙華表柱頭相語鶴林陵江上獨歸鴻諸佳句云

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禕撰禕有大事記續編已著錄是集前十二卷題鄱陽劉傑編輯廬陵劉同校正十三卷以下則編輯者改題同校正者改題傑意二人各刊其半歟傑卽正統六年爲義烏丞時表禕之忠於朝得贈官賜諡者也禕所著本爲華川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傑等合編爲此本卷端胡翰胡行簡二序皆爲前集作宋濂蘇伯衡二序皆爲後集作其楊士奇一序則爲此本作也禕師黃潛友宋濂學有淵源故其文醇朴宏肆有宋人軌範濂序稱其文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可謂知禕之深矣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精密而氣弱非篤論也集中多代擬古人之作蓋學文之時設身處地以殫揣摩之功宋代諸集往往有此亦未可以遊戲譏焉

笠屏集四卷

浙江汪汝琛家藏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有春王正月考已著錄是集爲宣德三年所刊陳璉爲之序稱以寧文集爲其子孟晦所編宋濂序之詩集爲其門人石光霽所編劉三吾陳南賓序之其孫南雄教官隆復以安南稟續版行世今三序皆冠集首而詩文集總題光霽編次嗣孫德慶州訓導淮續編與序不同未喻其故其文神鋒萬利稍乏渾涵深厚之氣其詩五言古體意境清逸七言古體亦道警惟倦繡篇洗衣曲等數章稍未脫元季綺縟之習近體皆清新閒有涉於纖仄者如次李宗烈韻詩浮生萬古有萬古濁酒一杯復一杯之類然偶一見之不爲全體之累也明史文苑傳稱以寧在元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在朝宿儒虞集歐陽元揭傒斯黃潛之屬相繼物故以寧有俊才博學強記擅名於時人呼小張學士云云則以寧兼以文章顯不但以春秋名家徐泰詩談稱以寧詩高雅俊逸超絕畦畛如翠屏千仞可望而不可躋雖推挹稍過然亦幾乎近似矣

說學齋臺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危素撰素有草廬年譜已著錄據千頃堂書目其文集本五十卷明代已散佚不存此本乃嘉靖三十八年歸有光從吳氏得素手稟傳鈔其文不分卷帙但於紙尾記所作年歲皆在元時所作有光跋稱其一百三十六篇此本乃止一百三十三篇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集跋稱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以有光跋爲傳寫之誤然據懋竑所列實止一百三十七首數亦不符殆舊無刊版好事者遞相傳錄故篇數參差不能畫一實則一本也素晚節不終爲世僂笑其人本不足稱而文章則歐處黃柳之後屹爲大宗懋竑跋稱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可幾及非熙甫莫知其深其珍重鈔傳蓋非漫然矣

雲林集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危素撰皆在元代所作之詩納新爲編次成集者也素家居臨川相近有雲林山嘗讀書其上上方壺爲作雲林圖陳旅等俱賦詩以記其事故集卽以是爲名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發雕於後至元三年則彝尊所見乃元時舊版此本卷帙相符蓋猶從原刻鈔傳者特彝尊尊跋稱前有虞集序而此本所載乃集贈行序一篇絕與詩集無涉

似爲後人所附入觀其靜志居詩話亦稱前有虞集送行序則已自知其誤而改之矣素於元末負盛名入明以後其人不少爲世所重其文亦遂不復收拾故說學齋集僅存在元之文而此集亦僅存在元之詩不足盡素之著作然氣格雄偉風骨道上足以陵轍一時就詩論詩要不能不推爲元季一作者矣原集其詩七十六首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本復從他書蒐採增入補遺十四首較爲完備今竝仍而錄之焉

白雲集七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唐桂芳撰桂芳一名仲字仲實號白雲又號三峯歙縣人教授元之第五子少從洪焱祖學弱冠爲明道書院司訓元至正中用薦授建寧路崇安縣教諭再任南雄路學正以憂歸明太祖定徽州召對稱旨命之仕以警廢辭尋攝紫陽書院山長卒年七十有三此集在程敏政所編唐氏三先生集中廬陵鍾晦撰桂芳行狀稱其文一以氣爲主今觀集中有與陳浩浩書稱嘗慕蘇老泉閉戶探蹟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筆源源而無艱險窘迫態輒謂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此蘇老家傳法也蓋其平生宗旨如此故所作容與逶迤絕無齟齬牙晦澀之習詩亦清諧婉麗頗合雅音集中重修興安府孔子廟記稱龍鳳元年大丞相統軍下太平克應天六年冬僉事黃公行郡興安重建府學又贈注德元序稱大丞相吳國公又黃憲僉唱酬詩序稱大丞相位冢宰之明年案龍鳳乃韓林兒年號大丞相卽明太祖蓋明興時實假爲宋號令故用其紀年徽州改興安府在丁酉年見明史地理志其爲冢宰事則明史不載蓋必林兒所加官而其後諱之此亦可以證史也

登州集二十三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林弼撰弼字元凱龍溪人元至正戊子進士爲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修禮樂書授吏部主事官至登州府知府弼嘗與王廉同使安南以御贖金爲太祖所器生平著作有梅雪齋彙使南安集是集總名登州蓋彙爲一編總題以所終之官也凡詩七卷文十六卷其使安南集宋濂曾爲之序稱其文辭爾雅王禕亦嘗贈以詩與之唱酬其墓誌卽王廉所作稱其詩文皆雄偉跌宕清峻之語覓出塵表蓋明初閩南以明經學古擅名文苑者弼

實爲之冠也。弼又名唐臣，以時禁國號，名氏遂仍舊名。是弼其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詩綜則云：弼初名唐臣，當由宋濂序謂唐臣更名爲弼，致誤。然宋序未嘗言初名唐臣也。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尙署林唐臣，揆殊乖其實。今仍署弼名著之錄焉。

槎翁詩集八卷

浙江汝琛家藏本

明劉崧，撰崧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元末舉於鄉。洪武三年，以人材薦授職方郎中，遷北平按察司副使，坐事輸作京師十三年，手敕召爲禮部侍郎，擢吏部尙書，致仕十四年，復召爲國子司業，未旬日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崧七歲能賦詩，及長日課一篇，讀書天寒皴裂不少輟，其在官舍孤燈誦，夜分不休，蓋一生耽嗜吟咏，至爲刻苦。故徐泰詩談稱其如冬嶺孤松老，而愈秀。胡應麟詩數稱當明之初，吳中詩派昉於高啟，越中詩派昉於劉基，閩中詩派昉於林鴻，嶺南詩派昉於孫賈，而江右詩派則昉於崧。史亦稱崧善爲詩，豫章人宗之爲西江派，大抵以清和婉約之音，提導後進。迨楊士奇等嗣起，復變爲臺閣博大之體，久之遂浸成冗漫。北地信陽乃乘其弊而力排之，遂分正嘉之門戶。然崧詩正平典雅，實不失爲正聲，固不能以末流放失併咎初始之人矣。

東臯錄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釋妙聲，撰妙聲字九臯，吳縣人。元末居景德寺，後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禪寺。洪武三年，與釋萬金同被召莅天下釋教，所作詩文繕寫藏之山房。洪武十七年，其徒德猷始刊行之。明史藝文志明僧宏秀集，皆作七卷。此本有汲古閣印，蓋毛晉家鈔本。前有晉題識，亦稱德猷所刻。凡詩三卷，雜文四卷，而其書雜文及詩僅共爲三卷。蓋傳錄時所合併也。妙聲入明時年已六十餘，詩文多至正中所作，故顧嗣立元詩選亦錄之。集然方外者，流不嬰爵祿，不能以受官與否爲兩朝之斷限。既已謁帝金門，卽屬歸誠，新主不能復以遺老稱矣。今繫之明從其實也。妙聲與袁桷、張翥、危素等俱相友善，故所作頗有士風。當元季擾攘之時，感事抒懷，往往激昂可誦。雜文體裁清整，四六儷語亦具有南宋遺風。在縉流之內，雖未能語帶煙霞，固猶非氣含蔬筍者也。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同撰同字大同自號紫陽山樵休寧人翰林學士升之子明史附見升傳末是集末有范櫟跋稱洪武中以人材舉為東宮官尋進禮部侍郎而同時范準作雲漢歸隱圖跋則云由吏部員外郎陞禮部侍郎準字平仲嘗受業於升與同交至契所記宜得其實又明史但載同坐事死而不著其詳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乃云同以詞翰受知宮人多乞書便面一日御溝有浮尸帝疑之遂賜死其說頗荒唐未可信也集凡詩三卷多元末之作爽朗有格文四卷議論純粹不愧儒者之言惟編錄者不解體裁知有拗體律詩而不知何者為拗體遂以七言古體之八句者列為律詩余陋殊甚今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謬焉

柘軒集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凌雲翰撰雲翰字彥猗錢塘人元至正十九年舉浙江鄉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洪武辛酉以薦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貢舉乏人謫南荒以卒事見歸田詩話瞿宗吉與之最契語必不誣或以為卒於官者誤也所作詩文雜著藏彙於家至永樂中其孫始編為四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雲翰學於陳眾仲故其詩華而不為靡馳騁而不離乎軌今案集有宣德中王羽序云莆田陳眾仲提舉浙路儒學政以文鳴於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柘軒汎掃程門獲承指授其里人夏節作雲翰行述亦云早遊黟南程以文之門是雲翰所師事者乃程以文而非陳旅諸家所記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據至謂其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獵圖才情奔放不可羈勒直可摹卻離之旗摩青邱之壘則評品頗當於雲翰非溢量也

白雲囊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朱右撰右字伯賢臨海人自號鄒陽子元至正二十一年嘗詣闕獻河清頌不遇而歸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歷除翰林院編修七年修洪武正韻尋遷晉府右長史卒於官明史文苑傳附載趙璠傳中所著白雲囊本十卷今世所傳僅存五卷雜文之後僅有琴操而無詩檢勘諸本並同無可校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後五卷

嘗得內閣本一過眼恨未鈔成足本則蘇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右爲文不矯語秦漢惟以唐宋爲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爲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實權輿於此其格律淵源悉出於是故所作類多修潔自好不爲支蔓之詞亦不爲艱深之語雖謹守規程罕能變化未免意言並盡而較諸野調蕪詞馳騁自喜終不知先民矩矱爲何物者有上下牀之別矣

密菴集八卷

水樂大典本

明謝肅撰肅字原功上虞人元至正末張士誠據吳肅慨然欲見宰相獻偃兵息民之策卒無所遇歸隱於越洪武中舉明經授福建按察司僉事以事被逮下獄死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載肅密菴集十卷而傳本久稀藏書家罕著於錄惟永樂大典中所收肅詩文頗多其時肅沒未久而姚廣孝等已錄其遺集與古人同列知當日卽重其文矣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肅初謁貢師泰於吳山仰高亭時貢方奉詔漕閩廣東當泛舟大海因與同載至海昌雷居州北執經問難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折衷論議必當於理乃已肅之學問淵源實出師泰觀集中題天風海濤亭詩序云用先師尙書賈公玩齋所詠詩一句爲起以仰止於公又師泰遺集亦肅所刊行均惓惓不忘其本故所作古文詞格律具有法程其在濰州寄人一詩載所與同徵修禮書者有張紳楊翻等十人之名爲明史禮志所未及又送行人蔡天英頌琉球國王印寶一詩考之明史外國傳但有賜中山山南北三王鍍金銀印一事而不言曾遣行人凡此之類於考史尤有所裨益謹採掇編次釐爲八卷又戴良原序二首別見九靈集中今竝取弁簡端以略還其舊焉

清江詩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

編修注加
藻家藏本

明貝瓊撰瓊字廷珺一名闕字廷臣崇德人元末領鄉薦遭亂退居爰山明初徵修元史除國子監助教事蹟附見明史宋訥傳考程慶珣聲文會遜以貝闕貝瓊爲二人然陶宗儀輟耕錄載妓女眞眞事云嘉興貝闕有詩今眞眞曲載此集中則瓊一名闕審矣兩浙名賢錄載瓊集二十卷明萬歷中所刻乃止三卷此本凡詩集十卷文

集分海昌集一卷雲間集七卷兩峯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彙九卷歸田彙一卷僅有鈔本流傳康熙丁亥桐鄉金檀購得之始爲刊版瓊學詩於楊維禎然其論文稱立言不在蕪絕刻峭而平行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雖出於維禎之門而學其所長不學其所短宗旨頗不相襲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詩爽豁類汪廣洋整麗似劉基圓秀勝林鴻清空近袁凱風華亞高啟朗淨過張羽繁縟愈孫賈足以領袖一時鄉曲之言未免過實然其詩溫厚之中自然高秀雖不能兼有諸人之勝而馳驟於諸人之閒實固無所多讓其文亦冲融和雅有一唱三歎之音史稱宋濂爲司業建議立四學竝祀舜禹湯文爲先聖瓊作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則其考證古禮尤有依據不但詞采之工矣

蘇平仲集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蘇伯衡撰伯衡有空同子警說已著錄是集卷首有洪武四年劉基序而集中厚德菴記云菴成於洪武壬戌十二月則是記乃洪武十五年以後之作基所序者尙未定之初稟也又集末有洪武八年胡翰跋謂伯衡選爲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考明史稱伯衡以丙午歲爲國子學錄伯衡所著國子學同官記稱以丁未陞學正其詩又有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編摩國史口號則伯衡由學正擢編修實在洪武三年上距丙午僅五年翰與伯衡同時所敘不應有誤或史誤移後一年歟集爲正統壬戌處州推官黎諒所重刻宋濂序稱其不求似古人而未嘗不似又明史文苑傳稱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薦伯衡自代稱其文詞蔚瞻有法殆非虛美鄭瑗井觀瓊言病其用意太苦遺詞太繁縟不可爲法則過高之論矣

胡仲子集十卷

浙江汪汝環家藏本

明胡翰撰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以薦爲衢州府教授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乃其門人劉剛及清陽王懋溫所編以洪武十四年刊版今印本罕傳惟寫本猶存於世凡文九卷詩一卷史稱其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今合爲一集豈剛等所併歟史又稱翰少從吳師道及吳萊學爲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今

觀其文章多得二吳遺法而持論多切世用與謙之坐談誠敬小殊然嘗與修元史五行志序論即其所撰今見集中於天人和同之際剖析頗微儀每辨宗法論諸篇亦湛深經術則又未嘗不精究儒理也詩不多作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爲高秀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金華承黃文獻滑柳文肅貫吳貞文萊之後多以古文詞鳴詩非所好以詩論吾必以仲申爲巨擘焉獨孤及之論曰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疏越太羹遺味之歎誦仲申五言正猶路鼓出於土鼓象籥生於鳥跡庶幾哉升堂之彥乎宜潛溪有學林老虎文淵鯨之目也斯言允矣

始豐彙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一夔撰一夔有藝圃搜奇已著錄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大章遺彙罕傳余於京師見之新城王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是足本案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當卽朱彝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爲前彙自四卷至十四卷爲後彙皆雜文無詩當卽王士禛家所藏矣據千頃堂書目載一夔始豐類彙十五卷此本所佚不過詩一卷耳其文皆謹嚴有法度無元季冗沓之習其與王禕論修史書明史載之於本傳陳繼儒嘗稱其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核精確王士禛又稱其錢塘鐵箭辨精於考核其歐史十國年譜備證一篇謂歐陽氏於吳越改元止據寶石山制稱寶正六年爲證一夔復得錢鏐將許俊墓磚有寶正三年字以證歐史之不誣又謂元璫襲位後不復改元立說皆有根據觀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閒錢德洪所撰吳越世家疑辨請改元之事別無證據者特爲先世諱耳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工也

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彝撰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仕元爲崑山教授遂遷嘉定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賜金幣遣還尋遷入翰林以母老乞歸養自號媯媯子後以魏觀上梁文事與高啟併誅明史文苑傳附載趙璜傳中其集本名三近齋彙宏治中都穆編爲文三卷詩一卷劉廷璋浦杲又輯補遺一卷今世所傳鈔本又有續補遺一卷不

知何人所輯考其體格與全集相類似非贗作也王士禎香祖筆記曰王徵士集都少卿元敬編元敬稱其古文
明暢英發又或以爲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鈞墮入惡道餘體亦不能
佳安能與高楊相頡頏乎云云案彝之學出天台孟夢恂夢恂之學出婺州金履祥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
故持論過嚴或激而至於已甚集中文妖一篇爲楊維禎而作者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俄而爲女婦而
世之男子惑焉則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無乎不至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婦女也則非婦女而
有室家之道焉此狐之所以妖也浙之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子觀其文以淫詞謔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
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奄然以自媚互乎世之爲男子者之惑之也云云其言矯枉過直而詬厲亦
復傷雅雖石介怪說以詆楊億不至於是士禎所云或亦有激而報之乎然其文大致淳謹詩亦尚不失風
格雖不足以勝張羽必以爲一無可取則又太過香祖筆記成於士禎晚年詆訶過厲時復有之固未可據爲
定論矣

白石山房逸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張孟兼撰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洪武初徵爲國子監學錄與修元史以太常丞出爲山西按察司僉事
遷山東按察司副使以執法不阿爲吳印所誣棄市明史文苑傳附載趙堦傳中藝文志載孟兼文集六卷焦
竑國史經籍志亦同其本久已散佚近時有孟兼十一世孫思煌者始掇拾他書所載重編定爲五卷而集內收
他人唱和題贈之作幾十之七八孟兼著作仍寥寥無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視思煌本較多數首疑尙出明人
哀集故思煌未之見也孟兼與宋濂同里其被召也濂實薦之太祖與劉基論一時文人基稱宋濂第一而已居
其次又其次卽孟兼今雖不覩其全集而卽二卷以觀其詩文溫雅清麗具有體裁而龍驤虎步之氣亦隱然
不可遏抑接迹二人良足驂駕基雖一時之論卽以爲定評可矣

滄螺集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孫作撰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陰人元至正末避兵於吳初受張士誠之招旋去之松江洪武癸丑召修日歷書成除翰林院編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教授入爲國子助教尋遷司業以事廢爲民後復官長樂縣教諭作自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推抱甚至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是集凡詩一卷文五卷其詩力追黃庭堅在元季自爲別調集中與陳檢校詩有曰蘇子落筆崩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濤絕崖岸粵粵木石森劍架二子低昂久不下數澤遂包羅與鍾至今雜選呼從賓誰敢崛強二子角吾尤愛璋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其宗旨灼然可見然才力不及庭堅之富鎔鑄陶冶亦不及庭堅之深雖頗拔俗而未能造古東家子傳一字不及其詩蓋有微意非漏略也至於文則磊落奇偉而隱有程度卓然足以自傳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東於理則詞不暢肆於詞則理不直惟作詞曷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關之則詞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明史文苑傳亦稱其文醇正典雅云

臨安集六卷

水樂大典本

明錢宰撰宰字子予一字伯均會稽人元至正中中甲科親老不赴公車教授於鄉明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去洪武六年授國子助教以賦早朝詩忤旨遣歸二十七年又召修書傳會選書成優賚加博士致仕事蹟附見明史趙儼傳考集中金陵形勝論末署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國子博士致仕錢宰進是致仕即在奉召之年蓋雷京師者不及一歲也宰學有原本在元末已稱宿儒韓宣可唐之淳皆其弟子其詩吐辭清拔寓意高遠刻意古調不屑爲豔仄之體徐泰詩談譬以霜曉鯨言自然洪亮古文雖非所擅長而謹守法度亦無卑冗之習其集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俱未著錄則在明代行世已稀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編排參以諸選本所錄釐爲六卷以備明初之一家宰本浙東人集以臨安名者蓋自以爲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從其舊貫也

尚絅齋集五卷

編修朱鈞家藏本

明童冀撰冀字中州金華人洪武九年徵入書館後爲湖州府教授調北平坐罪死此集不知何人所編分詩文

爲二集體例雜採殆不可讀就其編目考之原目當爲金華集南行集雪川集北游集四種前三集兼載詩文惟北游集有詩無文後人不知古法以詩歸詩以文歸文分爲二集而詩文之中又不各歸其類前後複疊職此之由幸其雖經割裂尚未竄亂其次第猶有端緒可尋今詳考標題仍分爲四集中開時有闕文又雪川集末跋唐五王醉歸圖一篇書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後一篇書王簡死事傳後一篇書金節婦傳後一篇書集芳詩文卷後一篇卜釋一篇悉有錄無書蓋蠹蝕殘闕今亦仍其舊冀在明初與宋濂張羽姚廣孝相唱和詞意清剛不染元季綺靡之習雖名不甚者而在一時作者之中固亦足相羽翼也

考古文集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有六書本義已著錄明詩綜引黃宗羲之言謂其詩集名考古餘事几千首不傳於世今考焦竑國史經籍志撝謙集已不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列其名而不著卷數則亦未見原本信乎其久不傳也此本所錄詩僅十餘篇古文亦祇五十餘篇前有順治丁酉黃世春序稱其子孫式微已甚而能錄其遺集出沒於藏書之家殆天將藉是而彰考古云云蓋其後人掇拾散亡重哀成帙者耳集後附遺言十六條又載其裔孫諸生護上瓊州姜參政請復姓書及與浙中族姓札數通蓋撝謙沒後其幼子流寓海南依母族冒吳姓故護請於姜而復之又撝謙所作造化經綸圖亦附於後編次頗無條理然傳刻充集者多因祖父以附子孫自宋元以來卽往往以文集爲家牒陋例相沿亦不自是編始矣撝謙以小學名家不甚以文章著此本又僅存殘賸未必得其精華而意度波瀾頗存古法究與鈔語錄者有別是則學有原本之故也

劉彥昂集九卷

編修汪汝藻家藏本

明劉炳撰炳字彥昂以字行鄱陽人洪武初獻書言事授中書典籤出爲大都督府掌記除東阿知縣閱兩考引疾歸明史文苑傳附載王冕傳中所著詩文本名春雨軒集乃其門人劉子昇所編楊維禎嘗爲評定其評亦附載集中維禎及危素宋濂徐矩皆爲作序王禮俞貞木周象初皆爲作跋此本題曰劉彥昂集不知何人所改也

炳當元季兵亂時與弟煜結里閭相保寇至輒却走依余闕於安慶以其孤軍不振辭歸蓋亦才識之士故詩格
伉爽挺拔類其爲人惟未附雜文一卷氣象蕭弱殊遜其詩知所長不在此特以餘事及之耳案炳事蹟略具明
史文苑傳中而江西通志引豫章人物志所紀炳歷官本末與史多有不合如史云炳至正中從軍於浙而志乃
云爲參政于光使金陵不知所據史云炳以言事爲典籤而志乃云先參贊沐總制守鎮江尋授廣東衛知事考
其弔余闕墓文結銜稱大都督府掌記在洪武十二年而哀曹國公詩有三年參記府句沐西平輓詩有十年參
幕府句李文忠以洪武三年領大都督事沐英以洪武四年同知大都督府以年數計之不應未授典籤先參贊
沐英軍事前後亦相舛迕蓋裨官野史傳聞異詞往往如此今一以史文爲據而竝存其同異以備考核又舊本
中書元國號皆作原字蓋以明初刊版之時猶未奉二名不偏諱之詔故以原代元而傳寫者仍之歟事隔前朝
理無避忌今悉改正從本文焉

藍山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明藍仁撰仁字靜之崇安人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稱元末杜本隱居武夷山仁與弟智往師之授以四
明任松鄉詩法遂謝科舉一意爲詩後辟武夷書院山長遷邵武尉不赴又稱其明初內附隨例徙臨濠則之嘗
仕張士誠又集中有甲寅仲冬攝官詩甲寅爲洪武七年則放歸又嘗仕宦特其始末不可考耳仁詩規摹唐調
而時時流入中晚蔣易作是集序稱其和平雅澹詞意融怡語不彫鏤氣無脂粉出乎性情之正而有太平之風
惜其不列承明著作浮湛里閭傲視林泉有達士之襟懷無騷人之哀怨卽屢更患難而心恒裕如要其所作皆
治世之音也雖推之稍過實亦近之闔中詩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爲之開先遂沒其軀始之功非
公論也明史藝文志載仁集六卷朱彝尊作明詩綜時猶及見之今外閒絕少傳本杭世駿言吳焯家有之語詳
集條下然吳氏藏書今進入書局者未見此本其存佚不可知恐遂湮沒謹從永樂大典中採掇哀憫得詩五百餘
篇仍釐爲六卷以符原目著之於錄焉

明藍智撰其字諸書皆作明之而永樂大典獨題性之當時去明初未遠必有所據疑作明之者誤也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未稱洪武十年以薦授廣西按察司僉事著廉聲志乘均失載其事迹考集中有書懷詩十首乃在粵時所作以寄其子雲松樵者張策為之跋稱其持身廉正處事平允三載始終無失則史言著廉聲者當必有據劉彥昂集有輓藍氏昆季詩云桂林持節還高風振林谷則晚年又嘗謝事歸里矣智詩清新婉約足以肩隨其兄五言結構高雅簡然塵外雖雄快不足而簡逸有餘七言頓挫瀏亮亦無失唐人矩矱與藍山一集卓然可稱二難靜志居詩話謂藍山藍澗集中詩邊家互有參錯殆亦因其格調相近不能猝辨歟智集原目已不可考觀焦竑經籍志所載惟有藍靜之集而藍澗集獨未之及是明之中葉已有散佚近亦未見傳本故杭世駿榕城詩話曰二藍集閩人無知者何氏聞書藍仁有藍山集藍智有藍澗集竹垞嘗輯入詩綜中以爲子之先詩派實其昆友倡之集本合刻吳明經焯嘗於吳門買得藍山集是洪武時刊有蔣易張架二序與竹垞言膾合而藍澗集究不可購徐惟和輯晉安風雅時二藍闕焉則此集之亡久矣云云惟永樂大典各韻中所收尙夥蒐輯哀綴共得古今體三百餘首雖篇什不及藍山集之富而大略已見謹以類編次聲爲六卷俾其兄弟著作均不致泯沒於後世云

大全集十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啟撰啟字季迪長洲人元末避張士誠之亂遁居松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至戶部侍郎後坐撰魏觀上梁文被誅年僅三十九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所著有吹臺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藁姑蘇雜詠凡二千餘首自選定爲缶鳴集十二卷凡九百餘首啟沒無子其姪立於永樂元年鏤版行之至景泰初徐庸拾遺佚合爲一編題曰大全集劉昌爲之序即此本也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縹靡之習

而返之於古啟實爲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爲
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祓帖究非硬黃雙鉤者
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爲後人詬病焉

覺藻集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高啟撰唐時爲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爲鉅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爲古文者主於宗先正
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啟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爲一代巨擘
而古文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爲庸廓冗香號臺閣體者所及是
集不知誰所編以其詩集例之殆亦啟自定末有魏夫人宋氏墓誌銘魏夫人者蘇州知府魏觀母也按明史本
傳啟坐爲觀作上梁文見法則爲其末年之作蓋平生古文盡於此集矣初無刻本周忱爲蘇州巡撫時始得鈔
本於郡人周立立之姑卽啟婦也正統九年監察御史錢塘鄭士昂又得本於忱因命教授張素校刊之而忱爲
之序此本爲雍正戊申桐鄉金檀所刻卽因鄭本而正其譌多所校正檀卽註啟詩集者故併刻是集成一家完
書云

眉菴集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楊基撰基字孟載其先嘉州人祖官吳中因家焉始爲張士誠記室洪武初起爲萊陽縣知縣歷官山西按察
使尋以事奪官輪作卒於工所明史文苑傳附載高啟傳中史稱基少以鐵笛歌爲楊維禎所稱與高啟張羽
徐賁號明初四傑其詩頗沿元季穠纖之習都穆南濠詩話摘其佳句十二聯其所品題得失參半李東陽懷
麓堂詩話謂孟載春草詩最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袿已不能脫元詩氣質至廉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
來簾幙怕朝東直豔詞耳故徐泰詩談謂其天機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啟之冲雅王世貞藝苑
厄言謂其情至之語風雅掃地宋彝尊靜志居詩話亦摘其詩語類詞者至數十聯而獨推重其五言古體然

近體之佳者亦自清俊流逸雖不能方駕青邱要非餘子所及也集初為鄭鋼版行成化中吳人張習重刻嘉

州江朝宗為之序習為後志云

靜居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羽撰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更字附鳳本溇陽人僑居吳興元末領鄉薦為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吳洪武初徵授太常寺丞尋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死明史文苑傳附載高啟傳中史稱其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詩太祖重其文洪武十六年嘗自述滁陽王事令羽撰廟碑何喬遠名山藏亦稱其文詞典雅紀載行事詳而有體顧其詩名尤著故編集者亦僅錄其詩而文則未之及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五言微嫌鬱輻近體亦非所長頗不免於微詞今觀其集律詩意取俊逸誠多失之平熟五言古體低昂婉轉殊有瀏亮之作亦不盡如彝尊所云至於歌行筆力雄放音節諧暢足為一時之豪以之接跡青邱先驅北郭盧前王後之閒亦未必遽作蜂腰矣

北郭集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徐賁撰賁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張士誠開閩辟為屬官賁與張羽俱避居湖州之蜀山洪武七年被薦至京嘗奉使晉冀有所廉訪及還檢其橐惟紀行詩數首太祖悅授給事中歷官河南左布政使會征洮岷兵過其境坐犒勞不時下獄死明史文苑傳附載高啟傳中賁善畫亦工於書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其楷筆秀整端慎不為杳抱自恣詹景鳳小辨亦稱其小楷法鍾兼虞然皆拘拘法內蓋其天性端謹不踰規矩故其詩才氣不及高楊張而法律謹嚴字句熨貼長篇短什並首尾溫麗於三家別為一格其客吳時常居城北之齊門故名集曰北郭舊本為吳人張習編次今是集前後無序跋題曰陳邦瞻校蓋萬歷閒重刻之本又非習所編之舊矣

鳴盛集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林鴻撰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薦授將樂縣訓導歷官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年未四十自免歸事蹟具
明史文苑傳明初閩中善詩者有長樂陳亮高廷禮閩縣王恭唐泰鄭定王袞周元永福王偁侯官黃元而鴻
爲之冠號十才子其論詩惟主唐言所作以格調勝是爲晉安詩派之祖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林子羽鳴盛
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能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併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
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自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是在宏正之間已有異議故論者謂閩中才雋輩出彬
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
云云是其末流且馴至爲世口實然鴻倡始之時固未嘗不春容諧雅自協正聲未可以作法於涼遽相詆斥
況高棟尙不免庸音鴻則時饒清韻尤未可不分甲乙一例攢排矣此本爲成化初鴻郡人溫州知府邵銅所
編未有銅跋稱覽其舊藁慨然興思因詳加校勘補其闕略然如張紅橋唱和詩詞事之有無不可知卽才人
放佚容或有之決無存諸本集之理此必銅摭小說妄增之夢游仙記一首疑亦寓言紅橋之事觀其名目乃
襲元稹夢游春詩可以意會銅亦附之簡末殊爲無識葉盛水東日記載銅天順中爲御史以言事忤權姦左
遷知縣則其人亦錚錚者或平生以氣節自勵文章體例非所素嫻歟

白雲樵唱集四卷附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恭撰恭字安中閩縣人自稱皆山樵者閩中十子之一也成祖初以儒士薦修永樂大典授翰林院典籍明
史文苑傳附載林鴻傳中其詩凡三集一曰鳳臺清嘯乃官翰林以後作此集及草澤狂歌則皆未仕以前所作
恭沒之後湮晦不傳成化癸卯南京戶部尚書黃鏞蒐菴遺藁始得此集於吏部郎中長樂黃汝明家因屬汝明
編次分爲前後二集卷首有永樂三年林環舊序兼爲三集而作者序中所列次第以此集爲首知其詩在草澤
狂歌以前卷末又有水樂中林蕙諸人所作皆山樵者傳贊辭說則刻成之後續爲增入者也恭與同邑高棟齊
名同以布衣徵入翰林然棟出山以後詩應酬潦倒無復清思恭則歷官未久投牒遽歸迹其性情本耽山野此

集又作於田居之日故吐言清拔不染俗塵得大歷十子之遺意其格韻遠在標上當時次第甲乙以棟居第三
恭居第四殆亦所謂恥居王後者矣

草澤狂歌五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王恭撰案恭所作三集鳳臺清嘯已不傳故千頃堂書目有其名而闕其卷數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存其白雲
樵唱而無此集此集出自秀水汪氏蓋幾佚而僅存也大致與白雲樵唱相近而中年所作情思較深靜志居詩
語嘗摘舉其集中佳句數聯然如渭水寒流秦塞晚瀟陵殘雨漢原秋棧欄葉上驚新雨砧杵聲中憶故園幾處
移家驚落葉一年歸夢在孤舟諸句皆詩家常語至雲歸獨樹天邊小雪罷孤峯鳥外青句則小字形容頗拙罷
字節次未明又鳥外明河秋一葉天涯涼月夜千峯句尤為疵累夫晝見飛鳥不見明河夜見明河不見飛鳥上
四字自不相貫一葉落而知秋不係乎明河天河夏月已明不係乎落葉下三字亦不相屬蓋與之所到偶然拈
及不足以盡其所長讀恭詩者毋執是以刻舟求劍可矣

半軒集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行撰行字止仲長洲人少授徒於城北齋門洪武初有司延為學校師後館涼國公藍玉家玉薦之太祖得
召見玉誅行亦坐死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時文士以藍黨誅者有行與孫賁然賁特為玉偶題一畫無所攀附
於其間其詩今在黃集中亦竝無假借溢分之語行則性喜談兵當元末兩浙兵起時嘗默坐籌其勝負與所親
言之恒百不失一二益以自負及藍玉延之課其子遂數以兵法說玉頗與密議又與道行深相投契嘗告以盍
有所待不當以浮屠老蓋負其桀黠之才有不冒槁死牖下者故其文往往踔厲風發縱橫排奐極其意所馳騁
而不能悉歸之醇正頗肖其為人詩格亦清剛肅爽在北郭十子之中

案明史文苑傳行與高啟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號北郭十

友亦曰才子與高啟稱為勃敬就文論文不能不推一代奇才也

西卷集九卷

浙江汪汝琛家藏本

明孫黃撰黃字仲行廣東順德人洪武三年舉於鄉旋登進士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召入爲翰林院典籍出爲平原主簿坐累逮繫旋釋之起爲蘇州經歷復坐累戍遼東既而以嘗爲藍玉題畫坐玉黨論死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編前有黃佐葉春及所撰小傳稱黃著述甚富自茲集外尚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和陶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則宋濂爲之序黃歿諸書散逸其詩文今行世者爲門人黎貞所編然佐稱西巷集八卷而是編詩八卷文一卷卷端題始蘇葉初春邊或初春別加釐訂抑佐但舉其詩集歟黃當元季綺靡之餘其詩獨卓然有古格雖神骨雋異不及高啟而要非林鴻諸人所及小說載書生見蘇軾侍姬朝雲之魂者得集句七言律詩十首七言絕句十五首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蓋黃游戲之筆即黃佐傳中所稱集古律詩一卷是也黎貞乃綴於集後又併載其序遂似黃真有遇鬼事者殆與林鴻集末附載張紅橋詩同一無識妄南蓉塘詩話又從而盛稱之更無當矣

南村詩集四卷

浙江麗水
茶家菴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毛晉嘗刻入十元人集劉體仁七頌堂集有與張賈水尺牘稱讀史不載陶南村竊謂此君靖節一流人今考十元人集內如倪瓚顧阿瑛亦皆親見新朝然瓚遁跡江湖阿瑛隨子謫徙未沾明祿自可附朱子綱目陶潛書晉之例宗儀則身已仕明孫作滄螺集中有陶九成小傳可證晉仍列之元人非事實矣觀集中洪武三十一年皇太孫卽位詩曰老臣忭舞南村底笑對兒孫兩鬢霜則宗儀臣明原不自諱又集中三月朔日至都門二日早朝三日率諸生赴禮部考試十日給賞十一日謝恩諸詩卽明史本傳所謂洪武二十九年率諸生赴禮部試時作也是又豈東籬採菊之人所可爲之事又何必曲相假借強使與栗里同稱乎是集不知何人所編考其題中年月及詩中詞意入明所作十之九惟饒歌鼓吹曲諸篇似爲元時作耳其編次年月頗爲無緒殆雜收遺藁而錄之未遑詮次又顧阿瑛玉山草堂雅集所載激懷樓七律一首送殊上人七律一首皆不見收知非宗儀自編也毛晉品其詩如疎林早秋殊不甚似然格力遒健實虞楊范揭之後勁

非元末靡靡之音其在明初固屹然一巨手矣

望雲集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郭奎撰奎字子章巢縣人早從元余闕學慷慨有志節朱文正開大都督府於南昌嘗參其軍事後文正得罪奎亦坐詆明史文苑傳附見王冕傳中奎當干戈擾攘之際仗劍從軍備嘗險阻蒼涼激楚一發於詩五言古體原本漢魏頗得遺意七言古體時近李白五言律體純爲唐調七言律體稍雜宋音絕句則在唐宋之間元末明初可云挺出趙坊宋濂皆爲之序推崇甚至良不誣矣五卷之末附短札三篇案嘉靖辛卯吳廷翰重刊是集但稱五言古詩三十七詞歌曲十三五七言律百有九排律雜詩四十四不言有文豈後人得其手彙附入耶集中送陳克明歸茶陵詩瑚璉字押入平韻蓋古人三聲之法古詩上山采蘼蕪以素餘故同押劉琨贈盧諶詩以瓊叟同押蓋卽其例非落韻也

蚓竅集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管時敏撰時敏初名訥以字行華亭人洪武九年徵拜楚王府紀善從王之國後進左長史事楚王楨二十五年乞致仕歸里楨請命於朝置居武昌祿之終身築室黃屯山命曰全菴而名其集曰蚓竅蓋取韓愈石鼎聯句語也是集卽楚王所刊中有丁鶴年評語鶴年家於武昌與時敏皆爲楚王所禮重故并其評語刻之時敏學詩於楊維禎而不蹈襲維禎之體所作春容淡雅多近唐音張汝弼作董紀集序歷數松江詩人獨謂時敏詩清麗優柔足與袁凱方駕蓋不誣也時敏又有秋香百詠還鄉紀行諸篇在集外別行見周子治所作全菴記中今皆未見殆久而佚矣

西郊笑端集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董紀撰紀字良史以字行更字述夫上海人洪武壬戌舉賢良方正廷試對策稱旨授江西按察使僉事未幾告歸築西郊草堂以居因卽以名其集然未及錢版棄藏其門人周鼎家成化中鼎孫光祿寺少卿序始爲

刊印此本有宣德辛亥鼎後跋又有成化戊子錢溥序蓋又從產刻本傳寫者也紀詩平易樸實視袁凱諸人稍爲不逮故張汝弼作是集序謂其漫爾而仕漫爾而歸詩文亦漫爾而著弗莫有傳頗致微詞而未彜尊詩志居詩話則舉其題海屋詩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帆日本船句謂亦不爲率漫然紀集明世未經再刻流播頗稀明史藝文志亦闕而不載彜尊明詩綜所錄但採之賴良大雅集中未及見其全帙故所摘佳句僅此今觀此集過質傷俚之弊誠所不免然其合作往往得元白張王遺意汝弼以一格繩人不足以盡詩體彜尊執一二語以爭之亦未盡紀所長也

草閣集六卷拾遺一卷文集一卷附筠谷詩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昱撰昱字宗表號草閣錢塘人南雍志作臨安人蓋偶畧宋代地名非明之臨安也洪武中官國子監助教昱元季避地永康東陽開館於胡氏故集中與胡伯宏兄弟贈答之什最多此集乃昱沒後伯宏及其友徐孟璣陳公明所輯拾遺一卷則其門人唐光祖所輯拾遺之後又附雜文四篇題曰文集不知何人所續軫或亦出光祖之手歟昱詩才力雄贍古體長篇大抵清剛雋上矯矯不羣近體亦卓舉無凡語雖爲高楊張徐諸人盛名所掩實則竝駕中原未定孰居先後也未附筠谷詩一帙不著名氏案宋濂作昱詩序稱其子轅子公載爲詩能繼其家于頃堂書目亦載有李轅筠谷集註爲李昱之子官宜綸縣丞殆編錄者以卷帙無多附其父後觀詩內有冬至前日侍父譙胡伯奇濟生堂七言一首是轅作之明證矣宋濂尊曝書亭集有昱草閣集跋而不言未附筠谷詩或所見之本偶佚此卷也

樗菴類彙二卷

永樂大典本

明鄭潛撰潛字彥昭歙縣人元末由內臺掾廣東帥府從事上計京師遂爲監修國史掾後擢正字歷官監察御史福建行省員外郎海北道廉訪副使泉州路總管入明起爲寶應縣主簿遷潞州同知至洪武十年乃致仕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其始末甚詳黃虞稷于頃堂書目列之元人誤也虞稷載樗菴類彙二卷今從永樂

大典裏輯得古體詩五十首近體詩一百四十六首併原序三篇仍可編爲二卷計所遺亦無幾矣是集皆其在元所作程以文序稱行役小彙二卷豫章鄧文著所編凡一百五十餘篇其時方爲監察御史貞師泰序稱集其歌詩爲二卷題曰行役彙攬彙其時爲福建廉訪副使揭汝序始稱爲樗菴類彙不言卷數據其所言仍成於元末官福建時蓋初爲行役彙二卷後副併爲一卷而益攬彙一卷仍爲二卷終乃合爲一編改題曰樗菴類彙蓋數經增損而後勒爲定本則其成集亦不苟矣潛雖起家掾吏而天資絕異其詩詞意軒爽有玉山朗朗之致視元末纖穠之格特爲俊逸人明以後名位不昌距纂修永樂大典之時年代又近而書局諸人顧特編錄其遺彙追配古人知當時必有以取之非徒然也

春草齋集十卷附錄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烏斯道撰斯道字繼善慈谿人洪武初官石龍縣知縣調永新坐事謫戍定遠尋放還明史文苑傳附見趙璩傳中所著有秋吟彙及此集十頃堂書目載秋吟彙之名而闕其卷數蓋明代已佚此集凡詩五卷文五卷與千頃堂書目卷數相合蓋猶舊本又附錄傳贊一卷則萬歷閒其八世孫獻明所續輯也斯道詩寄託深遠吐屬清華能刻滌元人繁縟之弊文亦雅合不爲劍拔弩張之狀夷猶淡泊頗近自然宋濂爲作集序所謂俊潔如明月珠者蓋狀其圓潤所謂洵湧如春江濤者則與其文之紆餘爲妍頗不相肖推濂之意特狀其詞源之不竭非謂其騁才恃氣以驚風駭浪爲奇特也史稱斯道工古文兼精書法不及其詩殆在當時文尤見重於世歎

耕學齋詩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袁華撰華字子英崑山人生於元季洪武初爲蘇州府學訓導後坐累逮繫死於京師此集凡古體詩七卷近體詩五卷不知何人所編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考楊維禎爲作可傳集序稱華自二十歲後三十年所積無慮千餘首吾選之得若干首云云疑卽所謂千餘首者後人哀輟以傳也明之初年作者林立華爲諸家盛名所掩故人與詩皆不甚著實則銜華佩實具有典型非後來僞體所能及固未可以流傳未廣輕之華贈閔中孚初度詩

有同生延祐丙辰年句以千支推之下至明太祖洪武元年已五十三歲故集中詩句元代所作爲多如甲午丙申己亥庚子乙巳丙午丁未諸紀年皆在順帝至正中惟癸丑正月風雨中偶成一首作於洪武六年頗露悲涼感慨之語蓋欲自附於元之遺民然已食明祿不必作是語矣

可傳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袁華撰其本爲至正癸卯楊維禎所刪定華維禎弟子也前有維禎序稱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如張憲袁華者不能十人其集名亦維禎所題蓋推獎之甚至而維禎與李五峯論詩又稱梅一於酸鹽一於鹹食鹽梅而味常得鹹酸之外若華之作僅一於鹹酸而已其說自相刺謬今觀其詩大都典雅有法一掃元季纖穠之習而開明初春容之派維禎所論蓋標舉司空圖說以味外之味務爲高論耳其實一於鹹酸不猶愈於洪熙宣德以後所謂臺閣體者併無鹹酸之可味乎未可遽以是薄華也華耕學齋彙卷帙較富世多行之此集明史藝文志亦不著錄千頃堂書目雖著錄而不載卷數蓋黃虞稷亦未見之今以其爲楊維禎所手定去取頗嚴故一取其備一取其精與全集並著於錄焉

強齋集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殷奎撰奎字孝章號強齋崑山人洪武初以薦例授州縣職以母老請近地除咸陽教諭卒奎受業於楊維禎之門學行純正爲當時所重是集乃其門人余焯所編詩文雜著凡九卷又益以其交游贈答詩文暨行實墓誌共爲十卷元明之閒承先儒篤實之餘風乘開國渾朴之初運宋末江湖積習門戶流波前除已盡故發爲文章雖不以華美爲工而詞詞爾雅亦頗有經籍之光如奎等者在當時不以詞翰名而行矩言規學有根柢要不失爲儒者之言視後來雕章積句乃有逕庭之別矣集本刊於洪武十五年崑山儒學訓導錢塘陳振祖爲之序其文亦朴雅可想見一時風氣云

海桑集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謨撰謨字一德泰和人生於元成宗時洪武初召赴闕以疾辭歸後屢聘為江浙考試官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集有謨家傳稱卒年九十六考集中年月止於洪武十七年晏璧於永樂七年作海棠集序稱謨卒後二十年則卒於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也謨書劉氏西齋唱和卷後稱生大德間為前朝太平幸民六十餘年由洪武戊辰上推大德元年丁酉僅九十二年或晏璧所稱乃約成數也其詩集文集各五卷為其甥楊士奇所編 國朝康熙庚申其裔孫邦祥重刊然靈山寺詩以五言長律入古體悼劉生詩以七言拗律入古體而崆峒雲居詩又以古體入律體士奇未必舛誤如是殆邦祥又有所竄亂歟集中通塞論一篇引微子箕子反復申明謂革代之時不必死節最為害理故其容韶州時為太祖吳元年元尚未亡已為衛官作賀表而集中頌明功德不一而足無一語故君舊國之思其不仕也雖稱以老病辭然孫仲亨跋其墨跡稱太祖龍興弓旌首至先生雖老猶與曳就道一時老師俗儒曲學附會先生之論動輒矛盾是以所如不合遂命駕還山拂衣去國云云則與柴桑東籬之志固有殊矣至於文體簡潔詩格眷容則東里淵源實出於是其在明初固風風乎雅音也

畦樂詩集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梁蘭撰蘭字庭秀又字不移泰和人右贊善梁潛之父也田居不仕故以畦樂自號於楊士奇為姻家士奇嘗從之學詩此集即士奇所編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士奇序考士奇所作蘭墓誌稱卒於永樂八年則編此集時蘭猶及見之也舊本列泊菴集後蓋用山谷集後附刻伐檀集之例今以各自為集仍分著於錄原日列古今體詩二百三十四首而五言古詩中註闕七首實二百二十七首題中有闕字二處詩中亦有闕字二處均無別本可補今亦仍之士奇序稱其志平而氣和識精而思巧風風焉穆穆焉簡寂者不失為舒徐疎宕者必歸於雅則優柔而確識切而婉雖自重其師過相推重而於繁音曼調之中獨翛然存陶韋之致抑亦不愧於作者矣

竹齋集三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冕撰冕字元章續高士傳作字元肅諸暨人本農家子家貧依沙門以居夜潛坐佛膝上映火讀書後受業

於安陽韓性遂傳其學然行多詭激頗近於狂著作郎李孝光祕書卿泰哈布哈

原作泰不華今改正

皆嘗薦於朝知元室

將亂辭不就明太祖下婺州聞其名物色得之授諮議參軍未幾卒宋濂爲作傳載潛溪集中敘其始末甚備明

史文苑傳亦同續高士傳以爲太祖欲授以參軍一夕卒浙江通志據以列入隱逸傳舊本亦題爲元人非其實矣

詩集三卷其子周所輯劉基序之續集詩及雜文一卷又附錄呂升所爲王周行狀則晁女孫之子駱居敬所輯晁

天才縱逸其詩多排奐道勁之氣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視闊步落落獨行無楊維禎等詭俊纖仄之習在元明之間

要爲作者集中無絕句惟畫梅乃以絕句題之續集所收皆自題畫梅詩史稱其隱居九里山時種梅千株自號梅

花屋主尤善畫梅求者踵至以幅長短爲得米之差云

獨醉亭集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史謹撰謹字公謹崑山人洪武初以事謫居雲南後用薦爲應天府推官降補湘陰縣丞尋罷歸僑居金陵以終

是集前有陳璉序稱洪武壬午九月按洪武無壬午壬午爲建文五年蓋革除之後傳錄者所追改又有獨醉亭記

一篇不著作者名氏稱謹爲演陽史先生則竄謫之時卽以編管之地著籍也據璉所序是集蓋謹所自編但以體

分不題卷數自武當八景以下九十三首別題曰遺藁疑謹沒以後其後人掇拾晚年所作附於集末然中有經人

鮮襲詩謁黔寧王廟詩則皆在謫雲南時又有雪酒爲金粟公賦詩金粟道人乃顧阿瑛別號則元末明初之作亦

在其中殆雜採佚篇不復甄別觀所載題畫之詩特多必丹青手蹟一一錄入矣今以原本所有亦併存之與謹所

自定諸詩共釐爲三卷其詩不涉元季縛靡之習亦不涉宋季酸腐之調平正通達而神采自然高秀在明初可自

爲一家偶桓選乾坤清氣集就爲精鑒其論詩多否少可而此集有送桓詩及題桓家攬勝樓詩二人契分頗深則

謹之詩格可見矣

謹之詩格可見矣

海叟集四卷集外詩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袁凱撰凱字景文華亭人洪武中由舉人薦授監察御史以病免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其集舊有祥澤張氏刻

本乃凱所自定歲久散佚天順中朱應祥張璞所校選者名在野集多以己意更竄如煙樹微茫獨倚欄改為煙樹微茫夢裏山蓋以詩用刪山韻而欄字在寒桓韻不知洪武正韻已合二部為一凱用官韻非奸韻也故國飄零事已非改為老去悲秋不自知蓋以凱已仕明欲諱其前朝之感不知據陶宗儀輟耕錄是詩作於至正末乃用金陵王謝燕事下句自明非為元亡作也至兩聲終日過開門改為兩聲隨處有開門更不知其點竄之意何居矣宏治間陸深得舊刻不全本與何景明李夢陽更相刪定即所刊瓦缶集既悔集是也陸慶時何元之得祥澤舊刻以活字校印百部傳之萬歷間張所望復為重刻此本乃國朝曹炳曾所校以張本為主而參以何氏本正其謬誤較諸本差完善焉凱以白燕詩得名時稱袁白燕李夢陽序則謂白燕詩最下最傳其高者韻不傳今檢校全集夢陽之說良是何景明序謂初詩人以凱為冠蓋凱古體多學文選近體多學杜甫與景明持論頗符故有此語未免無以位置高啟諸人故論者不以為然然使凱馳騁於高啟諸人之閒亦各有短長互相勝負居其上則未能居其下似亦未甘也陸深金臺紀間載啟贈凱詩曰清新還似我雄健不如他其語殊不似啟殆都穆等依託為之

案二語啟集不載深間之於穆穆之史鑑證間之朱應祥云然深以兩言為實錄則頗不謬云

榮進集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吳伯宗撰伯宗名佑以字行金谿人洪武辛未進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後降檢討以終事蹟具明史本傳伯宗守正不阿雖忤旨貶謫不少悔胡惟庸擅權之日勢始張甚獨毅然上疏劾之風節稜稜殊不可及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集共二十卷又玉堂集四卷今皆未見此本中有奉使安南國學釋奠玉堂燕坐諸詩疑原集散佚後人掇拾殘牘合為此編也一卷冠以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小傳一篇次為鄉試會試御試卷二卷三卷皆詩而附以賦及詩補遺四卷為雜文目錄首列序文而卷首無之蓋傳寫佚脫詩文皆雍容典雅有開國之規模明一代臺閣之體胚胎於此其鄉試會試諸篇可以考見當時取士之制與文字之式惟陸深金臺紀間稱洪武前三科猶沿元制用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而集中所載試卷乃經義而非經疑殊不可

解又第三卷有上問安南事五言詩與諸選本所載日本使臣嗜哩麻哈荅明太祖詔問日本風俗詩僅字句小異未詳孰是然其詩皆誇大日本之詞不應出自伯宗之手或伯宗後人因其曾使安南誤剽入之歟今姑仍舊本錄之而記其所疑以備參考焉

梁園寓彙九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王翰撰翰字時舉禹州人元季隱居中條山明初出爲周王禕長史王素驕有異志翰屢諫弗納斷指佯狂去後王敗得不坐其事附見明史周王傳中後起爲翰林編修尋謫廉州教授夷獠亂城陷抗節死明史藝文志載所著有敝帚集五卷梁園寓彙九卷敝帚集今未見此書卷數與明史合焦竑經籍志止稱寓彙二卷誤也焦志別載翰山林樵唱一卷今亦未見殆併歟翰始抗驕王終殉國難其立身具有本末發爲文章率具剛勁之氣故古體往往有質直語然自抒性情無元人穠纖之習七言古體聲調亦頗高朗朱彝尊輯明詩綜未錄翰詩當由未覩斯集今以其人而特存之亦 聖代表章忠烈闡揚幽隱之意也

自怡集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璉撰璉字孟藻青田人誠意伯基長子洪武十年爲考功監丞兼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爲胡惟庸所脅墮井死事蹟附見明史劉基傳是集爲其子廌所編未附洪武十三年國史院編修官吳從善所作哀辭備述基從太祖起兵璉在南田山制馭諸草竊請設談洋巡檢以靖逃盜之源及沮沈立本媚附權臣事惟以材略氣節稱之不及其文章卷首載秦府紀善黃伯生序乃稱嘗見其遇事剛果坐折姦佞不撓不阿宜其少年銳氣盛滿於中今讀其詩頗乃溫柔沖淡怛然有愛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欲然如有不足以爲庶幾於聞道今觀其詩惟七言律詩頗涉流利圓美不出元末之格然僅三首蓋非所喜作至於 五言古體居集中之太平皆詞旨高雅而運思深摯殆於駕兩宋而上之以繼犁眉諸集可謂不愧 其父而明人罕稱道之者殆轉以動閭掩

歟

明胡奎撰奎字虛白海寧人生元至順間嘗遊貞師泰之門明初以儒學徵官寧王府教授是集前有寧王權序稱其晚年泊舟鄱陽望湖亭見石刻東坡黑雲堆墨未遮山詩次韻和之俄見一叟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耶因以自號其事頗怪疑好事者附會之莫由詰其真妄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吾鄉雲東逸史曾手錄其藁舊藏項氏天籟閣繼歸高氏稽古堂後為華山馬思贊所藏案今世所傳奎集皆出天籟閣鈔本止有四卷前有項元汴題識而無寧王原序此本為明初寧王府文英館所刊見於寧藩書目崑山徐氏傳是樓又從原刻影鈔實分六卷凡詩一千九百餘首與項氏所藏互校乃知彼多所脫佚不為足本觀寧王序中又載宗哲徐將軍居西山有道士過訪食蕨道士吟一絕句云一拳打得地皮穿握住東風不放拳只待杜鵑啼血後展開鳳尾始朝天問其所作以箸書斗南一人四字時先生未有是稱後得先生藁方知先生詩也與望湖亭和詩一事文相連屬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獨未採錄知彝尊所見惟天籟閣殘本其記望湖亭事亦從都穆南濠詩話摭入耳奎詩不事雕飾往往有自然之致彝尊謂其功力既深格調未免太熟誦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其言誠不為過然春雍和雅其長處亦不可掩視後來之摺拾摹擬者固有閒矣

希澹園詩三卷 編修正如 漢家藏本

明虞堪撰堪字克用一字勝伯長洲人至正中隱居不仕故其題趙孟頫畫絕句有曰王孫今代玉堂仙自畫蒼溪似輞川如此青山紅樹裏可無十畝種瓜田深諷其出事一姓然堪至洪武中竟起為雲南府學教授卒於官蓋與仇遠入元事同一例原本題曰元虞堪非其實也堪隸籍長洲而集中巖居高士圖歌有我亦本是青城人句畫山曲有家山萬里隔窮道正難行向朱仲叔山水引有西蜀書生句而西蜀二絕句三峽謠旅懷詩憶錦官詩送張士皋歸閩中詩次韻陸高士見寄詩皆於蜀有故鄉之思而成都使君王季野席上詩則併作於蜀考宋史虞允文本蜀人而虞集亦每自署西蜀堪於允文為七世孫於集為從孫意其流寓長洲而於蜀仍往來未絕數此

集後有自跋稱丁未歲冬至前一日案丁未爲元至正二十七年則皆元時所作而入明以後篇什遂不復見相傳堪沒後所遺翰墨尙數篋其子孫不讀書漫置屋中久而亡之則其散佚者固亦多矣詩多題畫之作又丁元末造時有憂時感事之言古體氣格頗高近體亦音節諧婉惟七言律詩刻意欲效黃庭堅而才力淺薄終不相近然大致婉約秀逸頗饒情韻無當時穢豔之習亦可謂娟娟獨立矣世又有堪詩別本題曰鼓柶橐者與此集互相檢勘其詩篇數多寡竝同惟前後編次稍異或卽堪之原本或後人別題以行均未可定今附存其目於此不復錄焉

鷺湖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明龔敦撰敦鉛山人明史無傳惟太祖本紀載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杜佑龔敦杜敦趙民望吳源爲春夏官又宋訥傳稱訥爲祭酒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敦三人年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亦不詳其本末考鉛山縣志稱敦先以明經分教廣信轄朱子之說補六經圖御史葉孟芳薦其學行徵入爲四輔官以老乞歸又召爲國子祭酒卒於官著有經野類鈔二十八卷蓋亦窮經篤學之士也其集見於焦竑經籍志者六卷流傳甚渺程敏政明文衡黃宗義明文海蒐採極博而均不及其名姓則亡佚久矣今惟永樂大典尙頗載其詩文詩雖多沿元季餘波而清婉諧暢亦自琅琅可誦文則原本經術結構謹嚴實能不愧於作者其送周倬張溥使高麗序稱洪武十八年命倬等往封國王而明史高麗傳失載其事又贈劉叔勉奉使西洋回序稱洪武二年春詔叔勉往使三年夏纔至西洋而明史淳泥傳乃稱三年八月命御史劉敬之往使閱半年始抵其國年月參錯不合自當以敦所記爲得其實是亦足以資考證也謹接拾舊粹仍依原目定爲六卷著於錄

榮陽外史集七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鄭真撰真字千之鄆縣人成化四明郡志稱其研窮六籍尤長於春秋吳澄營策以治道十二事皆經史之雋

永真答之無凝滯洪武四年鄉試第一授臨淮縣教諭陞廣信府教授與兄駒弟鳳竝以文學擅名真尤以古文著初與金華宋濂聲價相埒嘗與濂共作表中著存堂記真文先成濂爲之開筆後濂致位通顯黼黻廟廊眞假蹇卑棲以學官沒世故聲華闕寂傳述者稀今觀所作雖不能與濂竝鶩詞壇而義有根柢詞有軌度與濂實可肩隨未可以名位之升沈定文章之優劣也原集百卷明代已佚其三十卷今所存者亦多殘闕失次譌不勝乙或至於不可句讀殆世不甚傳故莫爲是正其不全佚者幸耳今推驗文句各爲校定其必不可通者則仍原本錄之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僧宗泐撰宗泐字季渾臨安人洪武初舉高行沙門命住天界寺尋往西域求遺經還授左善世太祖欲授以官固辭太祖爲揆免官說其後胡惟庸謀逆詞連宗泐特原之是編題曰外集蓋釋氏以佛經爲內學故以詩文爲外猶宋釋道璨柳塘外集例也首二卷爲應制詩及樂府供佛讚佛諸曲三卷至八卷爲古近體詩九卷爲疏及題跋續集詩文合編而詩文之間闕四頁其原數遂不可考今所存者凡詩二十六首題跋十五篇千頃堂書目作全室外集十卷蓋合此一卷言之耳宗泐雖託蹟縉流而篤好儒術故其詩風骨高雋可抗行於作者之間徐一夔作是集序稱其如霜晨老鶴聲聞九皋清廟朱弦曲終三歎彷彿近之皎然齊己固未易言要不在契嵩惠洪下與句曲外史張羽均元明之際方外之秀出者也千頃堂書目載宗泐尙有西遊集一卷蓋奉使求經時道路往還所作見聞既異其記載必有可觀今未見其本存佚殆不可知矣徐楨卿翦勝野聞謂宗泐奉使西域未至其地途遇神僧幻化而歸者蓋未知宗泐有此集故造是齊東之語與所謂宗泐蓄髮還俗同一謬妄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別集類二十三

峴泉集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宇初字子璿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世孫洪武十年襲掌道教永樂八年卒明史方技傳附見其父正
常傳中稱其建文時嘗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又稱其嘗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互相
詆訐其人品頗不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中若太極釋先天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有合
於儒者之言問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嘗以雲師風伯荒怪之說張大其教以視誦周孔之書而混淆儒墨之
界者實轉為勝之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
名則非校其行則是然則若宇初者其言既合於理寧可以異端之故併斥其文乎朱彝尊明詩綜稱其集二十
卷詩居其半王紳為之序此本皆所作雜文惟末附歌行數十首卷首雖載紳序而二十卷之舊已不復存蓋又
掇拾重編之本矣

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之淳漢之淳字愚士亦以字行山陰人肅之子也建文初詔詞臣修鑑戒錄方孝孺薦之授翰林院侍讀與
孝孺同領書局卒於官明史文苑傳附載王行傳中徐禎卿剪勝野聞載明太祖以布囊貯之淳夜越宮牆入便
殿點竄十王冊文一事其事荒誕不經殆委巷小人因之淳文思敏捷造是妄語張芹遺忠錄稱洪武中有薦之
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俾其子師馬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蹟援筆而賦凌轢一時考明史
李文忠傳景隆以洪武十九年襲封曹國公不載其北征事惟馮勝傳載洪武二十年與傅友德藍玉趙庸等北征
常茂李景隆鄧鎮皆從是年歲在丁卯與集中寓寧軒記所載洪武丁卯相合當即其時也是集僅其丁卯戊辰二

年所作似非完本又詩文相開成編而總題曰詩亦非體例疑當日雜錄手彙存此一帙後人因鈔傳之故編次叢雜如此歟其詩雖未經簡汰金礫並存而氣格質實無元季纖穠之習其塞外諸作山川物產尤足以資考核會稽懷古詩一卷乃其少作凡五言古詩三十首題下各有小序仿阮閱會極張堯同之例其中如舜廟不取地志耕象之說禹廟不取禹穴藏書之說皆為有識此卷本於集外別行然篇頁寥寥今綴於集後末附長洲戴冠和詩三十首大抵湊泊成篇不及之淳原唱以舊本所有姑亦並存焉

繼志齋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紳撰紳字仲縉義烏人待制禕之仲子明史附見禕傳稱禕死時紳年十三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於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述滇南痛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召為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卒於官王泌東朝記以為成祖召入翰林編摩太祖實錄者誤也其集冠以鏡歌十二首即建文初所獻次為賦二篇次為古今體詩及諸雜文末為附錄一卷紳名父之子又師承有自其文演迤豐蔚不失家法詩亦有陶韋風致無元季纖穠之習在洪武建文之時卓然自為一家不但行誼之高也名其齋曰繼志可謂無忝所生矣

練中丞集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練子寧撰子寧名安以字行號松月居士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建文時官左副都御史燕兵入殉節死事蹟具明史本傳當燕王篡立之初誣建文諸臣為姦黨禁其文字甚嚴宏治中王佐始輯其遺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詩說有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為世所寶之語此本乃泰和郭子章重編附以遺事一卷其裔孫綺復增輯之黃溥簡籍遺聞嘗記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娶詩謂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狀元但有吳伯宗丁顯任亨泰許觀張信陳郊胡埜七人無所謂狀元花綸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二人不應有奉詔歸娶事一曰故耆老理庭黃公墓誌謂子寧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誌後題洪武丙辰三月之吉乃洪武九年不應結銜

稱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一日集後雜考引葉盛水東日記載長樂鄭氏有手卷練子寧賦張顯宗啟稱顯宗狀元及第洪武時亦無此狀元其言頗核蓋子寧一代偉人人爭依託因而影撰者有之然終不以偽廢其真也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有雜誠已著錄是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詠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卷史稱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稔藏其遺藁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頗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遺十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此本併爲二十四卷則正德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也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并觀瓊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然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爲之諱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卽委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入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都穆南濠詩話曰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作然兩集互見古人多有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穆說備考焉

貞白遺藁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程通撰通字彥亨貞白其齋名也績溪人洪武乙丑貢入太學庚午舉應天鄉試時方遣諸王將兵因以封建策貢士於廷通所對稱旨擢第一授遼府紀善進左長史燕王叛後通上書數千言論戰守大計永樂初錦衣衛

都督紀綱發其事詔械通詣京師與二子俱論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述凡百餘卷悉毀於官後十年其弟赴
荊州遼王以所圖通像及遺棄授之嘉靖中黨禁漸弛其從孫長等乃搜訪佚篇哀為六卷附以遼王竝同時諸
人贈言及行狀小傳等篇別為四卷天啟中其裔孫樞及子應階又集前後建祠請諡之文為顯忠錄二卷附綴
於末即此本也初通以祖平久戍陳情乞賜還鄉人稱其孝及建文中遭逢國難上防禦封事而卒以是死人稱
其忠今陳情之表具在而封事獨有題無文蓋嘉靖中刻集時猶有所諱而不敢存也封建二策乃其受知於太
祖者持議頗正其他詩文亦俱醇樸有法雖所存無多而大節凜然有不僅以詞章論者固宜與方練諸集竝傳
不朽矣

靜學文集一卷 兩淮馬參家藏本

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竝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
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為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
不可為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還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
忠節史稱叔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
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
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竝無之案
徐敬孚跋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文求無完本深悼惜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募刻以廣其傳蓋搜葺重
編非其舊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人所錄入非即為此本作也叔英嘗自云趙孟之貴非所慕陶朱
之富非所願使吾文如聖賢是吾心也今觀是集大抵皆規撫昌黎稍失之拘而簡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
存雖少已可以見其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為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為用世之儒蓋不誣云

明周是修撰是修有綱常懿範已著錄是集爲其孫應鼇所編凡詩三卷賦及雜文共三卷大抵風骨稜稜溢於楮墨望而知爲忠臣義士之文其矩度波瀾亦具合古法不在當時作者下世不甚稱殆轉以氣節掩歎史稱是修由霍邱訓導遷周王府紀善王多不法是修動繩以禮今觀集中修已十箴與保國直言二篇蓋卽是時之所作其剛正不阿不待後來始見矣末附解縉所作誌銘及楊士奇所作傳誌銘但稱歸京師爲紀善預翰林纂修以死竟不言其殉節傳乃言其自經應天府學蓋縉作誌在永樂九年時黨禁方嚴故諱其事士奇作傳則在宣德四年時公論稍明故著其實也傳又稱是修數論國家大計至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云云於當時情事亦得其真雖是修精貢三光不待二人之文而顯二人之文尤不足以榮是修然有誓死不死者而後見真能死者之難有委曲以文其不死者而後見慷慨就死者之不愧不忤竝錄存之亦可以相形而益彰矣

吳隱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本立撰本立字原道吳隱其號也桐鄉人洪武九年以明經擢秦王府引禮舍人以母憂去復補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歷官至右僉都御史調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篡位遂自盡以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詩二卷文二卷爲其曾孫山所編宏治乙丑桐鄉知縣莆田李廷梧序之嘉靖初南溪吳氏爲刊版西虞范氏又重刊之歲久皆散佚此本乃萬歷乙丑桐鄉知縣濮陽裴得遺槧於其裔孫九澤而屬訓導李詩校刊者也本立文章典雅詩亦深穩樸健頗近唐音不但節義爲足重卽以詞采而論位置於明初作者之間亦無愧色矣

易齋集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璟撰璟字仲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之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襲父爵以讓其兄子虜乃特設闕門使授之尋爲谷王府左長史燕王稱兵隨谷王歸京師令參李景隆軍事兵敗上書不見省遂歸里燕王卽位召之稱

疾不至逮入京下獄自經死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事蹟附見明史劉基傳其遺文久佚不傳明末楊文驄令青田從諸生蔣芳華家得鈔本始以授梓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瓌集十卷疑此尚非完帙又別有無隱彙一卷今佚不見其與此本同異亦莫可考也瓌少通諸經慷慨喜談兵太祖嘗以爲眞伯溫子而詩文傷於恂率頗遜其父天台盧廷綱稱其詩云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冰斷玉盈貯繁露和如大廷清廟鳴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蓉雖譽之未免過實然其氣勢蒼勁兀傲不羣猶有覆瓿集之一體且其值革除之際捐生完節不墜家聲允宜以其人而重之矣

野古集三卷

內府藏本

明龔詡撰詡字大章崑山人父督洪武中官給事中以言事遣戍五開衛詡遂隸軍籍後調守金川門燕王篡位詡變姓名遁歸賣藥授徒以自給正統己未巡撫周忱薦爲松江學官不就又薦爲太倉學官亦不就嘗語都御史吳訥曰詡仕無害於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勳耳成化己丑始卒年八十八明史附載牛景先傳是集乃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前有李繼貞序稱刪其十之二三蓋詡詩格調在長慶集擊壤集間其傷於鄙俚淺率者繼貞稍汰之也要其性情深摯直抒胸臆律以選聲配色彫章琢句誠不能與文士爭工律以綱常名教之旨則不合於風人者尠矣末附上周忱書及王執禮張大復等所作家傳墓誌諡議像贊等篇又有年譜稱詡族姪紱所編於建文四年稱傳言乘輿遜去於正統七年稱舊君還京先生作落葉吟見意案紱之作譜在成化十三年楊應能事應久已論定不應有舊君還京之語且落葉一詩本無明指安知非別有託諷而顧據斷爲憲帝出奔還京之作亦未見其然此譜於康熙乙巳擬得本於其族弟維則故崇禎乙亥原刻總目不與墓銘家傳等並列觀是一條其眞爲紱作與否猶在兩可間也疑以傳疑姑並存之而已

案練子寧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蓋有在解縉諸人之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效命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同器於義未安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己丑更遠在縉等之

後今亦升列於籍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好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先後也

文毅集十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解縉撰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永樂初官翰林學士出爲江西參議改交趾爲漢王高煦所譖下獄死事蹟具明史本傳縉所著有白雲稟東山集太平奏疏等書歿後多散佚天順初金城黃諫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卷後亦漸湮嘉靖中同邑羅洪先復與縉從孫相輯成十卷千頃堂書目又載有似羅隱集一卷學士集二十卷今並未見此本十六卷則康熙戊戌其十世孫悅所補輯也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迄今委巷流傳其少年夙慧諸事率多鄙誕不經故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其詩無全稟真偽相半蓋出於後人竄亂者爲多然其中佳句間存亦復不減作者至其奏議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長冤諸篇俱明白剴切黃汝亨狂言紀略詆其文義繁縟使當賈長沙直是奴隸苛矣又案大庖西封事中有云陛下好觀韻府雜書鈔輯穢蕪略無文彩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云云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縉實爲總裁官果用分韻編類之法勒爲巨帙一切遺文靡簡竟賴以傳於今日以待 聖朝之表章卽以功在典籍而論其著作亦宜存錄可不必銖銖兩兩而繩之也

虛舟集五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王僂撰僂字孟揚永福人元潮州總管翰之子翰於明初抗節死僂生甫六齡其母教之讀書洪武庚午領鄉薦乞歸養母成祖卽位徵至京師授國史院檢討充永樂大典副總裁後坐解縉黨下獄死僂爲閩中十子之一明史文苑傳附見林鴻傳中是編乃其詩集前有王汝玉序又有解縉序二篇一題虛舟集序一題王孟揚文集序又有宏治六年桑懌序則爲袁州守王世英翻刻虛舟集而作不言其別有文集蓋當時已失傳矣集末附書評及自述誄各一首僂與解縉友善其才氣學問約略相似卒同被讒譖以死然縉詩頗傷剽直僂詩恬和安雅殆爲勝之自述稱服羣聖獵百家窺幽明每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其命意亦殊不凡

故集中若感遇諸作規撫拾遺詠史數篇步趨記室將進酒行路難等亦頗出入於太白雖未必盡合古人而意度波瀾時復具體固不比於優孟衣冠也

王舍人詩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紱撰紱字孟端無錫人別號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師尋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卒於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集為其子默所編又名友石山房彙前有曾棨王進序後附章炳如胡廣等所作行狀墓表紱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韻蕭灑妙絕一時說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詩雖結體稍弱而清雅有餘蓋其神思本清故雖長篇短什隨意濡染不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合度都穆南濠詩話獨稱寄別娶婦者一絕則儉父面目不足以見紱之長矣

泊菴集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梁潛撰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人授蒼溪訓導歷知四會陽江陽春三縣永樂初召修太祖實錄累遷右春坊右贊善會修永樂大典代禮部尚書鄭賜為總裁暨侍讀永樂十五年北征仁宗監國以釋陳千戶事牽連坐死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為潛子棗所編考肅鐵尚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潛以職務違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估書冊賣錢入官循道人訪求倍價贖還今錢梓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棄為潛所自編因循而傳於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遭際諱言其賜死耳潛文格清倚而兼有縱橫浩瀚之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環并觀瑣言稱其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潛墓誌稱其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列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此本有文無詩集末有康熙辛酉潛裔孫天清續刻家集小引云泊菴公詩集已瘞文冢不復存人閱則舊本久佚矣

殺齋詩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洪撰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八舉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尋擢吏科給事中以薦入翰林由檢討歷官修撰
侍講爲水樂大典副總裁官明史文苑傳附載林鴻傳中稱成祖嘗命洪爲文洪遂巡不應詔爲同列所排不復
進用而是集有劉公潛所作輓詩序及莫琚後跋乃言洪預修國史會大臣欲載其家瑞異入日歷中洪持不可
至聞於成祖前坐譴禮部主事卒於官會榮輓洪詩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亦指是事明史蓋偶遺也此集卽莫
琚所編雜文皆樸雅駢體亦工詩尤具有唐格而不爲林鴻高棟之鈎摹其序文及序書一篇立論具見根柢其
序胡儼詩集謂至元天歷閒趙虞范揭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靡豪爲壯以尖新爲奇語言纖薄音律
怙憑論元末之弊至爲切中則洪之所見高出當日遠矣雖名位不昌要爲有明初年屹然一作者明史文苑傳
稱王侑預修水樂大典學博才雄自負無輩行獨推讓同官王洪則洪之文章概可見矣

頤菴文選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儼撰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院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內閣遷國子祭
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史稱儼少嗜學於象緯占候律算醫卜之術無
不通曉又稱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纂修太祖
實錄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而以議論齷直爲同僚所不容故久於國學未能大用其詩頗近江西一派詞旨高邁
寄託深遠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文章則得法於熊鉞劉學於虞集授淵源相承有自故其氣格高老
律度謹嚴可以追蹤作者卓然爲明初之一家明史藝文志載頤菴集本三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
非其全帙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概矣

青城山人集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璠撰璠字汝玉長洲人洪武中舉浙江鄉試以薦攝府學教授改應天訓導永樂初擢翰林五經博士官至左
春坊左贊善後坐解縉累下詔獄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諡文靖事蹟附見明史鄉濟傳史稱璠少從楊維禎學

嘗應制撰神龜賦第一解縉次之其文采爲當世所重然所著詩豪散佚正統十二年其孫鐘始哀次爲編其姻家華靖明定爲八卷卽此本也靜志居詩話稱其詩不費算索斤斤唐人之調吳人徐用理集永樂後詩家三百二十人以璉壓卷今觀其詩意卽色澤皆合古格誠有擬議而不能變化者然當元季詩格靡麗之餘能毅然以六代三唐爲楷模亦卓然特立之士又不得以王李流弊預繩明初人矣

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士奇撰士奇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明初三楊竝稱而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髣髴故鄭瑗并觀瑣言稱其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遂爲七子之口實然李夢陽詩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廟廟珍亦不盡沒其所長蓋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風氣非偶然也集分正續二編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其別集四種一卽代言錄一爲聖諭錄一爲奏對錄一爲士奇傳誌諸文綴於末爲附錄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爲人竄入數首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所自芟棄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往往有足備考核者故仍其舊并錄之焉

楊文敏集二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楊榮撰榮有後北征記已著錄榮當明全盛之日歷事四朝恩禮始終無間儒生遭遇可謂至榮故發爲文章具有富貴福澤之氣應制諸作風雅雅音其他詩文亦皆雍容平易皆其爲人雖無深湛幽渺之思縱橫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實無疵臺閣之文所由與山林枯槁者異也與楊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國既久晚進者遞相摹擬城中高髻四方一尺餘波所衍漸流爲虜廓穴長千篇一律物窮則變於是何李崛起倡爲復古之論而士奇榮等遂爲藝林之口實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無不生弊微獨東里一派卽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併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

之衰併掩沒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與榮哉

省愆集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黃淮撰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燕王篡位命入直文淵閣陞翰林院編修累進右春坊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爲漢王高煦所譖坐繫詔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保卒諡文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淮當革除之際身事兩朝不免爲白圭之玷史又言淮性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解縉之死淮有力焉人品亦不甚醇然通達治體多所獻替其輔導仁宗從容調護尤爲有功雖以是被謗獲罪而賜環以後復躋禁近迨至引年歸里受三朝寵遇者又數十年遭際之隆幾與三楊相埒其文章春容安雅亦與三楊體格略同此集乃其繫獄時所作故以省愆爲名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溫厚無所怨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故特存之以見其著作之梗概至其退直入覲歸田三稔同編爲介菴集者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旣已著錄則是可姑置焉

金文靖集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有北征錄已著錄幼孜在洪武建文之時無所表見至永樂以迄宣德皆掌文翰機密與楊士奇諸人相亞其文章遒幅稍狹不及士奇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頗亦肩隨蓋其時明運方興故廊廟展殿具有氣象操觚者亦不知也千頃堂書目載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北征集大漢窮沙靡不身歷時露悲壯之音則彝尊猶及見之今亦未見是編爲其子昭伯所輯詩文多應制之作蓋卽黃虞稷所謂十卷之本別冠以三朝恩榮錄一卷則其敕諭誥命祭文像贊神道碑之屬幼孜事蹟已詳明史核以本傳多其子孫誇侈之詞無關考證今刪去不載惟以本集著錄焉

夏忠靖集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原吉撰原吉字維詰湘陰人以鄉薦遊太學選授戶部主事燕王篡位原吉降附後官至戶部尙書諡忠靖

事蹟具明史本傳原吉詩文集六卷載於明史藝文志與此集卷數相合蓋即舊本後附遺事一卷爲其孫廷章所輯刊版久佚此本乃 國朝康熙乙酉潘宗洛提督湖廣學政時得其裔孫之所藏重爲校刊前有楊溥序稱其詩文平實雅淡不事華靡考原吉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洪永之際作者如林以原吉位置其間尙未能竝鶯中原齊驅方駕然致用之言疏通暢達猶有淳實之遺風以肩隨楊士奇黃淮諸人固亦無愧也

抑菴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王直撰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正統閒拜吏部尚書天順初以老疾乞休卒諡文端事蹟具明史本傳直當景帝易儲之時持之不堅爲平生之遺憾然于謙當國亦不能爭其中殆有難言者至於初諫親征繼力爭遣使迎英宗侃侃不撓至以出使自任大節究爲不愧其器識厚重在銓曹十六年奉職公允亦稱名臣詩文典雅純正有宋元之遺風自永樂初爲庶吉士卽承命入閣典司制誥後在翰林二十餘年朝廷著作多出其手當時與王英齊名有西王東王之目而直尤爲老壽儻然負一代重望蕭鎡作是集序稱其文汗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浴洄曲折輪寫萬狀蓋明自中葉以後文士始好以矯激取名直當宣德正統閒去開國之初未遠淳樸之習猶未全漓文章不務勝人惟求當理故所作貌似平易而溫厚和平實非後來所及雖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謂尙有典型者矣集爲其子檢討積所編成化初其次子植復加校訂而以原集未錄及致仕後所作別爲後集云

運甓漫叟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李昌祺撰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禮部郎中 案明初六科皆有庶吉士不止翰林有之故得以直授郎中

官廣西河南左布政使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古近體詩竝詩餘乃天順三年吉安教授鄭綱所編史稱昌祺預修永樂大典凡僻書疑事人多就質其詩清新華贍音節自然陳循序稱其本之以理充之以氣故雅淡清麗宏偉新奇無不該備不必遠較於古就今而論千百之中不過數輩曹安調言長語極推其題文丞相研一首未彞尊靜志居詩話亦謂李禎詩務謝朝華力啟夕秀取材結體頗與段柯古相似蓋由其一變綺靡纖巧之習而以

流逸出之故別饒鮮潤迥異庸蕪鄭瑗并觀瑄言乃曰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運甃詩藁浮豔
太遲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根也愆焉得剛云云是梅花一賦足累宋璟之生平矣執文章正宗一編以進退
古今之作者不亦隘乎惟其中騷虞歌汴城閱武諸篇或稍傷俚俗然論一篇之詩當字銖句兩而求之論一家
之詩則當統觀其全局不以一二章定工拙也

古廉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時勉黃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卒諡文敬成化中改諡忠文事蹟具
明史本傳時勉學術剛正初以三殿災條上時務忤成祖繼以奏上六事忤仁宗終以不附王振爲所構陷前後
瀕死者三而勁直之節始終如一其在國學以道義砥礪諸生人才蔚起與南京祭酒陳敬宗號南陳北李而時
勉尤爲人望所歸明以來司成均者莫能先也至其爲文則平易通達不露圭角多藹然仁義之言豈非以躬行
實踐所養者醇故與講學之家驕心盛氣以大言劫伏者異歟其所著作以當代重其爲人脫藁多爲人持去故
所存者無多此集乃成化中其門人戴難所編其孫長樂知縣容所刊併以墓誌傳贊之類附錄於末焉

梧岡集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唐文鳳撰文鳳字子儀號夢鶴歙縣人與祖元父桂芳俱以文學擅名永樂中薦授興國縣知縣改趙府紀善
卒年八十有六文鳳宰興國著有政績泰和劉鴻嘗爲作賢令祠記見程敏政所編唐氏三先生集附錄中其詩
文亦豐縟深厚刊落浮華能不失其家法其五世孫澤撰墓表云先生著述在鄉校者曰朝陽類藁在興國者曰
政餘類藁又曰章貢文藁在藩府者曰進忠類藁在洛陽者曰洛陽文藁歸田後曰老學文藁今此編所存者止
詩四卷文四卷蓋不逮十之三四然亦足見其大凡矣

曹月川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曹端撰端有大極圖說述解已著錄明初理學以端與薛瑄爲最醇瑄詩文集讀書錄等皆傳於世而端之遺

書散佚幾盡其集亦不復存此本爲 國朝儀封張伯行哀輯而成首以夜行燭次家規略次語錄次錄粹次序七篇次詩十五首夜行燭家規二序不冠本書而別載於後詩之中間以太極圖贊一篇皆非體例蓋編次者誤也未附諸儒評語及張信民所纂年譜端詩皆擊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質直朴素不以章句爲工然人品既已醇正學問又復篤實直抒所見皆根理要固未可繩以音律求以藻采況殘編斷帙撥拾於放失之餘固宜以 其人存之矣

薛文清集二十四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關西張鼎所編初瑄集未有刊本瑄孫刑部員外郎禧以稟付常州同知謝庭桂雕版未竟而罷宏治己酉監察御史楊亨得其稟於毘陵朱氏鼎又從亨得之字句舛譌多非其舊因重爲校正凡三易稟而成書其得詩文一千七百篇釐爲二十四卷 鼎自爲序引朱子贊程子布帛之文枚粟之味二語爲比殆無愧詞考自北宋以來儒者率不留意於文章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家究謂之別派相沿至莊景之流遂以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京等句命爲風雅嫡派雖高自位置遞相提唱究不足以厭服人心劉克莊集有笑恕齋文集序曰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閒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則宋人已自厭之矣明代醇儒瑄爲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絕不以俚詞破格其詩如翫一齋之類亦閒涉理路而大致冲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韋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當之然後知徒以明理載道爲詞常談鄙語無不可以入文者究爲以大言文固陋非篤論也

兩溪文集二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球撰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以楊士奇薦入侍經筵改侍講後忤王振下詔獄爲振黨馬順就獄中支解死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諡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所作雜文球歿後二十年其子廣東布政司參政鉞所編彭時劉定之皆爲之序當王振盛時侯伯公卿惴惴風恐後而球以一文

弱詞臣仗大義以與之抗至死屹不少撓沈德符野獲編記其見害之後猶爲厲於馬順家明史亦載其事於本傳是其剛毅之氣互生死而不可磨滅今觀其文乃多和平溫雅殊不類其爲人其始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然味其詞旨大都光明磊落無依阿澳忍之態所謂君子之文也雖殘章斷簡猶當寶貴況全集哀然具存固宜亟爲採錄以風厲名教者矣

于忠肅集十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于謙撰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歷官兵部尙書英宗復辟爲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棄市成化初追復原官宏治初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萬歷中改諡忠肅事蹟具明史本傳倪岳作謙神道碑稱謙平生著述甚多僅存節菴詩文集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益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歿後遺藁已多散佚世所刊行者乃出後人掇拾而成故其本往往互有同異明史藝文志載謙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又嘉靖中河南刊本詩文共八卷而無疏議此本前爲奏議十卷分北伐南征雜行三類與藝文志合後次以詩一卷雜文一卷附錄一卷與藝文志迥異與嘉靖刊本亦迥異蓋又重經編次非其舊本也謙遭逢厄運獨抱孤忠憂國忘家

計安宗社其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集所載奏疏明白洞達切中事機較史傳首尾完整尤足規其經世之略至其詩風格適上與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上亦足見其才之無施不可矣又案王世貞名卿續記及李之藻序謙集皆謂謙嘗再疏請復儲今集中實無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惟倪岳神道碑稱景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是當時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謙一人故集中不載其藁世貞等專屬之謙始亦考之未審歟

蘭庭集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謝晉撰晉字孔昭吳縣人工畫山水嘗自戲爲謝靈山其名明詩綜作晉而集末贈盛啟東一首乃自題葵邱謝縉又附見沈大本詩一首題作寄謝縉案易象傳稱明出地上晉雜卦傳稱晉晝也以其字孔昭推之作晉有

理作繼無義本集或傳寫之誤耶其始末不甚可考集中有承天門謝恩值雨詩則嘗以布衣應徵者也卷首有汝南周傳浚儀張宥二序宥序稱晉詩二百餘篇而此集所存乃不下四五百篇考張序作於永樂甲申而集末有永樂丁酉十月既望之作丁酉上距甲申凡十四載積詩之多安過於宥序所云傳序謂姑蘇之詩莫盛於楊孟載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旨趣宥序亦謂其得性情之正而深於學問然則晉不特以繪事傳矣

古穰集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賢撰賢有天順日錄已著錄賢為英宗所倚任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其比雖亦頗有所輔助然抑莖盛排岳正擯張寧不救羅倫諸事頗為史所譏議其相業蓋在醇疵之間文章非所注意談藝者亦復罕稱然其時去明初未遠流風餘韻尚有典型故詩文亦皆質實嫻雅無矯揉造作之習此集為其增程敏政所編凡奏疏二卷書一卷記二卷序三卷說題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卷墓表二卷墓誌二卷行狀傳一卷祭文銘箴贊賦哀辭一卷古今體詩二卷和陶詩二卷天順日錄三卷雜錄奏疏雜文三卷中多記載時事亦有足備史乘參核者未可棄也其天順日錄有本別行茲以原本編入集中仍並錄之焉

武功集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徐有貞撰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尋下獄戍金齒放歸久之乃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有貞究心經濟於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惟傾險躁進每欲以智數立功名與石亨等倡議奪門僥倖孤注之一擲幸而得濟又怙權植黨威福自專卒亦為人構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實深為君子所詬病祝允明為有貞外孫所作蘇談往往回護其詞究不足以愈公論也然其幹略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全涌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辨集中如文武論制縱論及題武侯像出師表諸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之不醇於是可見才氣之不可及亦是可見擬諸古人蓋夏竦文莊集之流遺編具存固不必盡以人廢也至其詩則多在史館酬應之作非所擅長集中羽林子二首靜志居詩話謂源出右丞然語亦

平平僅具唐人之貌人各有能有不能存而不論可也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 詞部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倪謙撰謙有朝鮮紀事已著錄據李東陽序謙所著有玉堂彙一百卷上谷彙八卷歸田彙四十二卷南宮彙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鮮之作爲遼海編別行於世今皆未見此本凡賦辭琴操古今體詩詩餘十一卷頌贊表牋箴銘一卷文二十卷蓋謙所自編於生平著作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楊臺閣之體至宏正之閒而極弊冗闊庸靡幾於萬喙一音謙富有明盛時去前輩典型未遠故其文步驟謹嚴朴而不俚簡而不陋體近三楊而無其末流之失雖不及李東陽之籠罩一時然有質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聲價之重輕爲文章之優劣也

襄毅文集十五卷 副部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雍撰雍字永熙吳縣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正德閒諡襄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明自正統以後正德以前金華青田流風漸遠而茶陵震澤猶未奮興數十年間惟相沿臺閣之體漸就庸腐雍當其時雖成行兩廣以武略雄一世不屑屑以雕章繪句爲工而英多磊落之氣時時發見於文章故雖未變體裁而時饒風骨其雜文亦高視闊步氣象迴殊韓愈所謂獨得雄直氣者殆於近之未彝尊明詩綜但稱雍有集而不著集名所錄雍詩一篇又非佳作其賜遊西苑記日下舊聞亦不載靜志居詩話絕無一字及雍殆偶未見斯集歟

白沙集九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諡文恭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歷閒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於後史稱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巖野不可嚮適至今毀譽亦參半王世貞集中有書白沙集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出

法與體與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蓋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類博彙十卷附錄二卷

浙江汪汝深家藏本

明岳正撰正有類博雜言已著錄天順復辟以後奪門諸臣挾功驕恣帝心畏之而不敢遽圖正以書生支撐其間欲設計以離曹吉祥石亨之交事不能成反為所中至於竄謫瀕死其策雖疎其志要為忠藎及羣姦繼敗又阨於李賢之媚嫉淪落以終蓋桂之性始終不改嘉靖初追贈太常寺卿制詞有云嫉邪已甚受誘深左謫南荒再編西戍既而逆臣伏鑽正士賜環擬陟曹庶僉言之允協出分符守竟直道之難容紀其實也其文章亦天真爛漫落落自將史稱所草承天門災諭廷臣詔剴切感人舉朝傳誦足以見其一斑矣是集為其門人李東陽蒐輯遺藁而成凡詩二卷雜文八卷又附錄二卷前一卷載諸人誌銘傳贊等作後一卷則東陽以葉盛所作誌銘多所隱諱為正補傳也傳稱正晚好皇極書故所作雜言二篇皆闢邵子之學而詩亦純為邵子擊壤集體東陽懷麓堂詩話稱蒙翁才甚高俯視一切獨不屑為詩云既要平仄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云云蓋得其實而傳乃稱以雅健脫俗未免阿其所好至稱其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則不失為公評正統成化以後臺閣之體漸成啾緩之音惟正文風格峭勁如其為人東陽受學於正又娶正女其懷麓堂集亦稱一代詞宗然雍容有餘氣骨終不逮正也所謂言者心之聲歟

平橋彙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文康撰文康字時又號介菴崑山人平橋其所居地也集中或自署曰開封其祖貫耳江南通志文苑傳稱文康登正統戊辰進士以父母繼亡遂絕意仕進居家枕藉經史操觚頃刻千言彙成輒為人持去其存者有平橋彙十八卷即此本也初刊於天順辛巳葉盛為之序舊版久佚康熙癸酉其裔孫起泓又為重刊凡詩五卷文

十三卷其詩意主勸懲詞旨質直頗近擊壤集體而溫柔敦厚藹然可挹要不失爲風人之遺文章亦不屑以修詞爲工而質朴之中白中繩墨較其詩爲尤勝江南通志稱所作多記載時事有益勸懲文尤簡質有法度殆非虛美靜志居詩話以文康比石介尹洙雖所造深淺不同而意度波瀾亦庶幾近之矣

竹巖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補遺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柯潛撰潛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潛在當時負詞林宿望流風餘韻蔭映玉堂嘗就後園結清風亭一區手植雙柏數百年傳爲古蹟卽所謂柯亭學士柏者也柏已不存而柯亭之號得入御製臨幸翰林院詩其名益著惟文集乃傳本甚稀據集首董士宏序則原集在嘉靖中曾經刊版然今福建所採進者僅屬鈔本又據康太和序知當時已多闕佚今則并康序中所稱記益魚序愚樂等作亦俱未見殆更爲後人妄有刊削致散亡鈔錄亦多舛誤彌失其真今就是集所存詩文各一卷重爲訂正并從鄭岳莆陽文獻鄭王臣莆風清類集中錄詩十首文二首爲補遺一卷附綴於末以存梗概其詩冲澹清婉不落蹊徑文亦峻整有法度蓋其時何李未出文格未變故循循軌度猶不失明初先正之風焉

彭惠安集十卷附錄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彭韶撰韶有政訓已著錄韶正色立朝端然耆舊其文雖浴臺閣之體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瘠而貌腴初名從吾滯橐嘉靖中重刊乃改題此名然據鄭岳原序已有遺橐散佚之語則似已非其舊本故所收詩僅十餘首如明詩綜載其臨江詞一篇指斥東里慷慨激烈足起頹懦而此集不載又莆風清類集載其詩十五首亦半從他書錄入是掇拾散亡尙多未盡特賴此一編幸不至於全佚是則校刊者之功耳韶之風節雖不藉文章以傳然文章亦足以不朽至其巡視浙江兼理鹽法憐窻戶之苦繪八圖上進各系以詩具有元結春陵行鄭俠流民圖之意又不僅以詞采工拙論矣

清風亭橐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三

十

明董軒振軒有紀夢要覽已著錄千頃堂書目載清風亭彙十卷此本第一卷爲騷賦自二卷至七卷皆詩其門人李澄所編而劉珣張弼評之後有魏驥楊守陳沈周諸人題詞較千頃堂書目少三卷未知爲原本佚脫爲黃虞稷誤記也戴冠濯纓亭筆記稱軒性寡合不妄取子居南京日家人衣食或不給惟王恕餽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慎知其介不敢致餽有以禮幣求文者導使詣軒軒亦不納其人品本爲高潔其詩亦雅淡絕俗然在明代不以詩名殆正德以後北地信陽之說盛行寥寥清音不諧俗尙故耶宋澤尊明詩綜僅錄其憶金陵五言律詩一首未盡所長又引周吉父之言稱其九日詩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初草堂詩草堂夜雨生科斗花徑春風喚栗留兩聯亦非其至或彝尊偶未見其全集亦未可知也軒別有秋舫集二十卷又有海岳談諭蜀藁千頃堂書目尙著錄今未之見其存佚蓋莫之詳矣

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寧撰寧有方洲雜言已著錄是集首有宏治四年仁和夏時正序稱方洲集四十卷又有餘姚謝丕續集序稱夏復拾林下之作爲四卷又有錢陞募刻疏稱僭作補遺是又在四卷外矣而今本乃止二十六卷合以所附讀史錄僅三十卷或錢陞重刊改併歟寧官給事中嘗謬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石亨曹吉祥惡之會有邊釁奏使宣撫竟論定而還其才略爲一時所稱後以建言忤李賢與岳正同調外其氣節尤爲天下所重雖一麾出守蹶不復振而屹然宿望不在廊廟鉅公下今觀其奏疏諸篇偉言正論通達國體不愧其名他文亦磊落有氣詩則頗雜浮聲然亦無癡癡萎弱之態觀其使朝鮮日與館伴朴元亨登太平館樓頃刻成七言長律六十韻始由才調縱橫不耐沈思之故矣

重編瓊臺會彙二十四卷

副部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邱溶撰溶有家禮儀節已著錄其文集世不一本初其門人蔣冕等刻其詩曰吟臺續又哀其記序表奏曰類彙嘉靖中鄭廷鵠合二彙所載益以所得爲本釐爲十二卷名曰會彙天啟初其裔孫爾毅遵類彙十之二

增會彙十之三併吟彙合刻曰重編會彙卽此本也雖不及類彙會彙之完備而簡汰頗嚴菁華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濬相業無可稱其立朝與葉盛不相能又與莊景相惡具載明史盛景二人傳中其喉御醫劉文泰陷王恕一事雖其妻亦知其非具載明史恕傳講學家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護迄不能與公論爭也其兩廣平賊之策言之鑿鑿然韓雍力駁其說竟奏蕩平具載明史雍傳中則其好論天下事亦不過恃其博辨非有實濟然記誦淹洽冠絕一時故其文章爾雅終勝於遊談無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諸作者之列焉

謙齋文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溥撰溥字時用立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諡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溥於孝宗時在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不立異同然於事有不可者侃侃力爭多所匡正如諫止李華復官執奏不撰三清樂章因視朝漸晏上疏抗論並著諱直之節孝宗時朝廷清暇海內小康論者謂溥等衰贊之力爲多今集中奏議尙存其指事陳言委曲懇至具見老成憂國之忱與隆萬後以訐激取名鬻爭立黨者詞氣迥殊蓋有明盛時士大夫風氣如是也至其他作則頗多應俗之文結體亦嫌平衍蓋當時臺閣一派皆以春容和雅相高流波漸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王鏊震澤紀聞曰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忤戚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云云是文章不如器量當時已有公評然有德之言終與塗飾字句者異是又不能不以其器量重其文章矣

椒邱文集四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有周禮集註已著錄明史喬新本傳載其歷任中外多著政績又以氣節剛方爲萬安劉吉所排故遂不得大用又載江西巡撫林俊爲喬新請諡時中書詰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爲訟冤以鄒魯之劾喬新比於蔣之奇劾歐陽修胡紘劾朱子是誠太過然核其立朝始末嶷嶷懷方在成化宏治之閒不能不謂之名臣也是集前三卷爲策略蓋科舉之學次五卷爲史論次十二卷爲雜文次十四卷爲詩次六卷爲碑誄次

三卷爲參議外集一卷則往來贈答之文爲婺源余瑩所編輯喬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詳明剴切直抒胸臆學問經濟實具見於斯史稱其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自校讎著述甚富則有本之言固宜與

石田詩選十卷

南江總督採進本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雜記已著錄此集不標體製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蓋方宋人分類杜詩之例據慈谿張鈇跋蓋其友光祿寺署丞華汝德所編也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載都穆學詩於周嘗作節婦詩有青燈淚眼枯句周以禮寡婦不夜哭議燈字未穩是周於詩律不爲不細然周以畫名一代詩非其所畱意又晚年畫境彌高頽然天放方圓自造惟意所如詩亦揮灑淋漓自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棲心邱壑名利兩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瑣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之以繩削其於詩也亦可謂效外別傳矣都穆南濠詩話稱其詠錢詠門神詠簾詠混堂詠楊花詠落花諸聯皆未免索之於句下蓋穆於詩所得不深故所見止是也集前有吳寬序稱其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核實而論周固以畫之餘事溢而爲詩非以詩之餘事溢而爲畫寬序其詩故主詩而畫畫耳又有李東陽後序東陽與周不相識時已爲大學士與周勢分懸隔以吳寬嘗以寫本示之重其爲人故越三十年後又補爲作之然二序皆爲全集而作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而錄之非序此本者也

東園文集十三卷續編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紀撰紀字廷綱別號東園仙遊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是集前四卷爲經筵講章及奏議後九卷爲雜文續編一卷凡文二十一篇則國朝康熙初其九世孫梁英等所續輯也紀入翰林後歸臥屏山讀書二十餘年生平爲文無構思無易棄爲人取去亦不復問人吳濂稱其文甚類老泉其氣昌其思深其辭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今觀集內所載諸奏疏皆愷摯詳明切中時政諸體文亦多屬有關世教之言續編內有

歸田咨目十條皆兢兢以禮法自持蓋其人品端謹亦有足重者焉

懷麓堂集一百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東陽依阿劉瑾人品事業均無足深論其文章則究爲明代一大宗自李夢光焰幾燼逮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之傳以相撻并蓋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爲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沈博偉麗爲宗其究漸流於虛懦虛僑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勝負蓋胥理勢之必然平心而論何李如齊桓晉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氣終存東陽如袁周魯力不足禦強橫而典章文物尙有先王之遺風俾後來雄偉奇傑之才終不能擠而廢之亦有由矣其集舊版已燬此本爲國朝康熙壬戌茶陵州學正廖方達所校刻凡詩彙二十卷文彙三十卷詩後彙十卷文後彙三十卷又雜彙十卷曰南行彙曰北上錄曰經筵講讀曰東祀錄曰集句錄曰哭子錄曰求退錄凡七種其詩後彙本十卷張鴻烈跋作二十卷筆誤也前有正德丙子楊一清序及東陽自序然自序爲擬古樂府作不爲全集作後人移并全集耳

清谿漫藁二十四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倪岳撰岳字舜咨錢塘人徙居上元南京禮部尙書謙之子也登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諡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岳承其家學研精典籍明代父子俱入翰林官九列俱有文集傳世者以倪氏爲首其居官不徇名譽銓政平允與王恕彭韶等俱爲孝宗時名臣史稱其爲禮部長貳時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今集中疏議共五十九篇與所謂白餘事者不合疑刊集時已有所刪擇然如正祀典陳災異及論西北用兵諸奏皆建白之最大者已具在其中所言簡切明達得告君之體頗有北宋諸賢奏議遺風他文亦浩瀾流轉不屑爲追章琢句之習蓋當時正人在位爲明治全盛之時故岳雖不以文名

而乘時發抒類皆經世有本之言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亦可知文章之關乎氣運矣

康齋文集十二卷

江蘇周厚
靖家藏本

明吳與弼撰與弼字子傳臨川人天順元年以忠國公石亨薦徵至京師授左春坊左諭德辭不就職詔行人護送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集初刻於撫州凡四卷歲久漫漶此本乃崇禎壬申江南提學副使陳維新所刻分爲詩七卷奏疏書雜著一卷序一卷記一卷目錄一卷跋贊銘啟墓誌墓表祭文一卷其詩自永樂庚寅至正統辛酉皆編年以下則有洪都稟遊金陵稟適上饒稟金臺往復稟西遊稟適閩稟東遊稟東遊饒州稟諸名而所註某稟止此之後又有附贅之詩蓋亦以編年續入者也與弼出處之開物論頗有異同尹直作瑣錄錄詆之尤力雖不免恩怨之口然爲石亨作族譜跋稱天順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門下士崇仁吳與弼拜觀其文今載十二卷中決非尹直所竄入陳維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爲解劉世節序又引孔子欲見佛肸爲解究不能厭天下之心也其講學之功備見於日錄第一條卽稱乙巳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三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此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亦或有之至稱新居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二從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不覺歎觀其稱隨處惟歎聖人難學又稱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謂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然與弼之學實能兼採朱陸之長而刻苦自立其及門弟子陳獻章得其辭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啟餘干之學有明一代兩派遞傳皆自與弼倡之其功未可以盡沒其詩文亦皆淳實近理無後來混濛恣肆之談又不得以其急於行道躁於求名遂并其書而詆之也

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藁一卷野航文藁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存理撰存理有旌孝錄已著錄據文徵明作存理墓誌稱所著有野航集不言卷數存理自作募刻詩疏稱選得一百首之外沈周題其詩藁亦有雖止百篇諸體備不拘一律大方諧句知其集不過一卷千頃堂書

目載其野航漁歌鶴岑集二種亦不言卷數蓋已久佚是編爲其族孫觀潛所輯惟樓居雜著一卷爲當時原
秩凡題跋二十二篇引一篇逸事一篇記二篇尺牘二篇募疏二篇然雜亂無次第又以王荦募造野航疏一
篇竄入其中殊不可解詩彙文彙各一卷則觀潛採掇諸書而成詩彙僅十四首其中一爲佚句一爲聯句實
止十二首仍冠以楊循吉祝允明二序文彙亦僅十篇而見於吳都文粹續集者八益以欣賞編所載一跋及
顧氏憩賢堂所藏一帖而已附錄一卷雜錄存理逸事及諸家詩文爲存理而作者而以觀潛跋語終焉存理
嗜古精賞鑿雜著中如題雲林子詩後跋席上腐談跋夷白齋彙跋夷白齋拾遺書楊鐵崖遺文書吾氏類集
跋鳴鶴餘音後諸篇皆足以考證諸書之始末詩文則皆佚之餘不足以盡所長姑附存以備一家耳何良
俊四友齋叢說記當時盛推其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句其事今載附錄中然二語怪意殊卑不
審何以傳誦折楊皇峇嗑然而笑殊不足爲存理重蓋成宏之際大抵浴臺閣舊體故見一本色之語遠覺耳
目一新而不知實非其至也